

“我妈烙的饼特香，吃上去就像和你所爱的人接吻。”薄荷甜甜地说。

“别想男孩了，以后什么都得指望女人。”

乔丹的嗓音从电话线那端传来，像个光滑的瓷瓶哗啦一下掉在长富宫大堂的角落里，显得那样古怪。

“我等那个董事长呢，不和你瞎扯了。”

薄荷用身体护住电话，生怕别人发现乔丹的秘密。乔丹毫不掩饰她对女孩的依恋，经常让人脸上挂不祝她和 NBA 的飞人乔丹同名，听起来特别滑稽。薄荷不想把乔丹的名字和一切危险的字眼连在一起，她死心塌地维护着乔丹，自从那年夏令营她们合用一个洗脚盆开始，浑然天成的友情就像百事可乐浸润心田，这是一种宿命的东西。

金灿灿的射灯洒下令人目眩的光，打在墙壁上，闪动着男人和女人的瞳孔。薄荷看看表，还有十分钟那个董事长就要来了，她摸了摸双肩背包里的软盘，心里有点不踏实。

高挑的冷艳美女涂着 CD 口红，一个个都够酷的，娇艳的花瓣晃来晃去，连成一片红云，男人经过她们身边，发馋的目光似乎在说，他体内骚动着渴望。

小猫吃柿子——色迷迷。

涂口红源于一种上古的生殖崇拜。实际上，男人不喜欢女人涂太艳的口红，可女人却乐于炫耀她们的伤口，这些嘟起的红唇不断提醒着男人：是他们咬伤了女人！

薄荷再次摸了摸背包里的软盘。她不需要昆德拉的幽默哲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对她这种有点野心又不想付出大多代价的女孩来说，找个能替自己买单的老公是最现实的。

聪明的女人就应该和丈夫相亲相爱，每天晚上打洗脚水什么的，薄荷今年夏天刚从工艺美院毕业，没有服从分配，暂时还没找工作。她一点也不着急，只想在家集中精力搞创作，上大二开始她的画就已在画廊展出，每月

都能有些收入。另外，她有时帮朋友做电脑动画，一会儿要来的那个董事长就是取软盘的。

“最好他又有钱又精神。”

丈夫好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有一点可以肯定：丈夫似乎和爱情不挂钩，这个时代的爱情活像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的动物标本，“嫁个好男人是今年的头等大事。”薄荷记得她淡淡地说出这句话时女伴惊讶的表情，“你不像个画画的。”天才需要的是效率，他说不定会去电脑征婚，条件是竞争出来的。

又过去一个模特儿，吸走了薄荷的最后一丝自信，漂亮是平淡生活的最佳注脚，她想去电梯口照照镜子。明晃晃的镜面闪动着缎子特有的银色光泽，女人对镜中的自己是百看不厌的。乔丹说薄荷比美女有才，比才女漂亮。薄荷深吸了一口气，这会儿没有乔丹的鼓励，她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盘清炒豆芽菜。眼睛长得还可以，至少很大，鼻子应该垫垫……她一直坚持使用强生的婴儿护肤品，再加上一半的南方血统，使得皮肤总能保持光洁、细嫩。

“何必呢。”

薄荷嘲笑自己的虚荣心。她松开手，满头乌发滚落下来，捕捉着萌动的情丝。时间到了，她开始向转门那边走，心里似乎还牵挂着那面镜子，等她完全转过身来，一个小伙子叫住了她。

“是薄荷小姐吧，”

“啊，对……”

他就是那个董事长吗，这么小！这张脸在给薄荷造成某种印象之前，已经预先击中了她。

“咱们去咖啡厅吧。”

男孩说着已经走到她前面，那挺直的身板有一种坚实的质感。

薄荷看到他亮滑的头发，感觉他一定用了飘柔洗发液。气氛不对，薄荷还没有将一口气和盘托出，就轻易让出了主动权。下巴好像被什么东西撑着，整个人像条拧干了水的毛巾。这是怎么回事？薄荷觉得费解，要解释这一切，必须把古典主义过渡到印象派的全部过程叙述下来，而这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他们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一处最好的咖啡厅。

薄荷在对着镜子的地方坐下来，这会儿她感觉好一点，但她吞下去的那种印象依然横亘心底。她发觉自己的脸红扑扑的，有一种朴素的高原色。总以为是情场老手呢，看来不过如此。

红色最有感染力，那种流体的亲和力荡漾在男孩脸上，世界在一刹那间变得通体透明，简直要滴出水来。目光被粘住了，如同古老的仪式，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幻想随即被包容在这团红光之中。

“我叫肖汉。”

在一种磁力面前，他叫什么名字似乎都无所谓。薄荷开始仔细端详起他来。她的脑袋具有多媒体的动态捕捉功能。究竟哪一处微小的地方首先击中了她？他看上去显得更小，可又有一种莫名的老成支撑着他，薄荷仿佛看到幽深的古堡中一个小孩套上成人的盔甲，举起一柄和他体重相抵的重剑，仓促应战。

“你长得像个演员。”

薄荷脱口而出，马上又觉得这样说太冒失了。

“是吗？”

肖汉顽皮地扭过头去，迅速照了一下镜子，他的头似乎能转三百六十度。

薄荷的多媒体开始工作，肖汉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根发丝的轻微闪动都在她的镜头之内。他穿了一身稻草人的米色便装，里边是雪白的圆领T恤，这种浅色与即将来临的冬天不大协调。有一种香味弥漫上空，灵感浮出水面，天与地仿佛两瓣欲吻又分的嘴唇。

薄荷辨认着那种味道，是河边豆麦的清香。

“你像马龙·白兰度。”

他显然不知道。马龙·白兰度，五十年代硬汉与性感的象征，现在早成老头了。

薄荷差点笑出来，怎么搞的，能不能想点纯情的事埃在一杯清水面前，哪怕是一粒细小的沉淀物也显得异常清晰。薄荷一向爱欣赏美男，但是直到现在，一种温情突然不期而至时，她才真正听到了生活的召唤。

她把软盘递给肖汉，气氛始终不对，根本不想谈什么工作，老是想盯着他的脸看。

她发现对方也许比自己更紧张，男孩不知所措时总要点上一支烟，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薄荷见过很多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男人，而肖汉的目光却像蜻蜓点水一样擦着她的面颊，随即又飞逝远去。薄荷琢磨着他的五官，她擅长画人，拆开来看并没什么特别，凑在一起就像新款的福特Ka型车身，线条流畅，过渡得体。一双眼睛腴腆中包含着激情，就像那种良好的刹车性能：想玩硬的，一脚准踩住；想玩软的，可以平稳地停下来，如同贵妇的拖地长裙。选择一个男人做丈夫，要看他开的车稳不稳。薄荷当下断定：即使他以180公里的时速高速奔驰，她也敢坐他的车。

肖汉要了一杯立顿红茶，薄荷要的是大湖牌的橙汁。她有时也喜欢喝现磨的苦咖啡，但此刻橙汁更能起到润滑油的作用。薄荷觉得她必须不断他说点什么，否则就特别不自在。

“你有二十四吗？”她问。

“二十三。”

“我也二十三。”

“七月？”

“六月。”

闹了半天，她还比肖汉大一个月，真逗。她记得以前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她不找比自己小的，哪怕小一天也不成。她一面想着，一面把烟灰缸挪向肖汉那边。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那股热力传到她脸上，耳根像被点着了似的。

“上大学好吗？”肖汉忽然问。

“还行，没有什么好和坏的。”

从刚才的闲聊中，薄荷知道他是中专毕业，不爱念书。不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俩似乎越不同就越有意思。当海尔一波普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横扫天空时，你一定要追究它的来源吗？

“追你的女孩肯定很多吧？”薄荷问。

肖汉发现这是个限定性很强的问题，怎么回答都不太合适。

“没有吧。”

薄荷笑了，一种瞬间的默契往往胜过多年的了解。说不清是哪个切入点迅速打开了缺口，把他俩粘在一块。就像《廊桥遗梦》里写的：“现在很清楚，我向你走去、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不过这么说有点酸。

“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肖汉暗暗想着。

他是个大胆的赌徒，可以为了一瞬间的印象押上全部赌注。他必须制止她的笑，可她双眉一挑，隐隐一笑，就把别人献的殷勤化为齏粉。她好看吗？是的，还行。不过，他见的女人太多了，“漂亮”早已是个令人麻木的概念。他根本不想把她和别的人对比，那种感觉是 JIN·TONIC（汤力水）里的柠檬，嘴唇里的阳光，超越了生活本身的含义。

她的穿着和她毫不相衬：坠满金属扣的黑皮夹克，浅蓝牛仔裤。尽管他对女人的衣着并不在行，也毫不关心，但他还是数了数她身上的金属扣，一共二十三颗，没错。她的长发令他满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娶短头发的女孩做老婆。她上身微微向前倾，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她皱皱眉，眼睛下面露出一圈淡淡的紫印，眉梢渐渐隐入鬓角，他的心跟着颤动了一下。

“她是个淑女。”

做出这种结论未免有点武断，但最初的印象已经填满了他的意识。乌黑的秀发丝丝缕缕，抚摸着他的心，有些发痒。尽管她打扮得像个摇滚青年，但仍旧掩盖不了那一派淑女气息，犹如岩缝里一刹间透入的阳光。不管她是不是画画的，总之，她和那些披头散发、脏兮兮的嘻皮士毫不相干。不过，她这样打扮也无可厚非，一种不和谐中的和谐，反而更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具有这种惊人的洞察力，他想大概是喝了红茶，茶叶总是能发人深省“我这人没什么心眼，宁可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

肖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他急于要把他的真心放在她的手心。现在说这种话的人太少了，谁也不爱用高标准给自己下套儿。他觉得自己说了一大堆废话，但他必须保持一种状态。

薄荷吸一口凉丝丝的橙汁，如同品味着早晨清朗的空气，她没有仔细听他的话，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印在脑子里。他的脖子挺括、直率，简直可以说是憨厚，贴上去的感觉一定很好。

薄荷感到脸红，可是无法将视线移开。她很快就知道了很多情况，他父母都是军人，有个姐姐嫁人了，他开的私营公司在昌平，最近正赶制一批不锈钢的啤酒桶，他去过缅甸……薄荷想起很多年以前，她喜欢上一个男孩是因为他有一双好看的手，不过，后来让她厌烦的也是那双手，她发现他心里有一条很难看的疤。

“你喜欢看足球吗？”薄荷问。

“当然了，国安是每场必看。这星期天跟申花，看吗？”

“看！”

“那我去买票。”

“带两个女孩行吗？”

“没问题！”

他真有本事，况且还这么小！当无数男人连给老婆买一条围巾的钱都没有时，他却在轻松地嚼绿箭口香糖。一个有钱的小帅哥，简直是女人择偶的模子。长得精神的小男孩没钱，有钱的老男孩没模样，他可是个全能冠军。

“幸运写在你的脸上。”

薄荷有一种预感，他的好运一定会传给自己。有人说看男人有没有钱不看西服，要看袜子，因为那套西服也许是一百零一件，是千人一面的道具，薄荷知道这样想很庸俗，但她还是忍不住用余光瞟了一眼，沙发挡着，没看成。

“吃饭吗？”

“以后吧。”

时间就像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一样飞速跳闪。薄荷确实饿了，但她觉得保持淑女的矜持是必要的。

“我送你回家。”肖汉说。

薄荷蓦地一惊，这话说得真甜。长期以来，她觉得只有活在玩笑里才是最真实。看看周围的人吧，谁还会在乎什么。英雄就像复印机里的美女，被复制出来的万种风情早就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肖汉是个英雄，他哪怕受骗一千次也会对别人好。而她呢，正是骄傲和聪明阻止她爱别人，因为她怕受骗。可这样，她反倒轻松了，因为她是大众中的一员。英雄是那样显眼，他必须独自受苦。现在薄荷终于明白，她没有别的信念，相亲相爱才是她的理想。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自然，仿佛丈夫了解妻子的习惯一样。

他的车是深蓝色的捷达——最新的捷达 CT 型。

“我给你开车门。”

薄荷再次笑了，年轻的心到底装不下多少深沉。他这样做会把女人宠坏的，蒙田就拒绝给女人开车门，他说只要开一次就要开一辈子，女权主义已经搞得过头了。

肖汉倒车、换挡，在暖融融的阳光之下朝薄荷家驶去。薄荷觉得他仿佛不是在开车，而是在尽情吹奏一首萨克斯金牌舞曲，就像和女人做爱一样驾轻就熟。

女人的美在钢筋水泥中尤为显眼，成为众人目光的漩涡。捷达跑在金光大道上，新的液压助力系统没治了，再加上 BEYOND 的老歌，阳光在人的血液里作怪。

肖汉想起威哥经常给小蜜送“情人弯儿”，女孩的笑声像下酒小菜一样清凉可口。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薄荷，她不是那种特别靓的女孩，但她有一种美，舒适、安闲，就像那可爱的名字——曼妥思薄荷糖。

她捋了捋头发，肖汉瞥见她挺秀的脖颈，细小的绒毛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她戴了一根很细的 18k 金项链，像头发丝似的。脖子一定很凉，腰也很细，呈现着恼人的曲线。肖汉深深吸了一口气，赶快将视线移开，仿佛再下去就要冒犯神灵一般。等红灯时，他一心盯着小店外面黄底黑字的“粘鼠胶”广告，可是没用。

再次启动时，他觉得自己应该喝点矿泉水了，空气里有一种薄荷的甜味。新捷达虽然还是 1.6 升的排量，可最高时速能达 180 公里，一点油，车就一个劲儿往前窜。

“到了。”薄荷莞尔一笑。

天啊，这么快！世界对肖汉来说，一下子全变了样。

“我给你开车门。”

薄荷又吃了一惊，她看到肖汉跳下车，已经站到了她的右边，像酒店

恭敬的门卫。

让一个大男人这样隆重地宠一回，实在不在做女人。

“记得住这座楼吗？”

记得住！

薄荷轻轻扬了扬手，径直朝大门走去。

“我怎么会遇到他？”

是啊，多年的梦轻飘飘浮游空中，没有附着物，她只好崇拜某个外国球星。前世修五十年可以同舟，修五百年才能同床。小时候看铁臂阿童木和一休的时候，谁会想到今天的奇遇呢？她听到身后发动机的声音，暖融融的阳光依旧熨贴着脸颊。

北京，一座古老而充满激情的城市！

2

明天是黑色星期五，肖汉心里堵得慌，六点刚过，他就钻进威哥开的毛家菜馆。这个月接连走背字，坑你的人往往是朋友，比如威哥。多个朋友多条路，可有时候多个朋友多堵墙。“国徽”、“麦穗”抛上抛下，他还是看不到一丝希望。朋友毕竟是朋友，况且威哥也有难处。他们就像一群偶尔飞上同一棵树的鸟，相互依偎，藉彼此的羽毛和体温来抗拒严寒和恐惧。

肖汉想象着威哥迫于压力，从千头万绪中把自己拽出来，首先了清他俩之间的事。

他感到一阵轻松，不过明知这是扯淡。那样做他觉得对不住朋友，好像是个到处要嘴吃的孩子。嘿，谁欠谁的钱呀！

他皱着眉推门进去，馆子里没有散客，全是哥们儿。正中一张水曲柳桌子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酒菜，像给灶王爷上供似的。

“谁过生日啊？”他问。

“待会儿就知道了。”

大伙笑而不答，神秘兮兮的。

肖汉知道该怎么办，他决不会在这当儿破坏威哥的兴致。崇拜往往会使男人把目光聚到一个人身上，这些年做生意的本事都是威哥教给他的，那会儿在缅甸人家嫌他小，是威哥拉了他一把。

威哥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像个商人。

“有什么新闻吗？”

“马拉多纳又吸毒了”

“他不是没事了吗？”

“瞎折腾什么呀。”肖汉说。

“这孩子的脑袋还处在‘任天堂’阶段。”刘军大笑。

肖汉也笑了，这就是他不能把朋友从心头抹去的原因，即使他们放肆、粗俗，仅仅“朋友”二字就是一种从心眼里抓人的东西，一种铁打的默契。

大伙聊起女人，一个个叫苦连天。女人的欲望就像个不断吃币的游戏机，男人的呢？女人是祸水，似乎铲除了她们世界才会太平。

“现在的女孩都太精，你说请她打台球，她马上会问你是打斯诺克，还是美式落袋。”

“没结婚后悔一辈子，结了婚后悔半辈子。”

“当女人真舒服。”

“做女人真好。”刘军嗔声嗔气地学着广告里的腔调。

他滔滔不绝地倒着苦水，说在中国做女人最舒服，妇女解放搞得多彻底呀，她们吸收西方的女权，同时继承东方女人的传统地位，又让丈夫养着，又跟丈夫闹独立，中国男人大概是最受迫害的。

“男人其实就是难人。”威哥叹了口气。

肖汉点上 555，他讨厌威哥那一脸倒霉相，好像被女人逼到了墙角。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能再见面了，找机会摊牌。

“要想做生意，首先得学会怎么欠债。”

想不到刘军头一个冲威哥开火了。

“你小子鳖精喝多了。”朱小东刺了他一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威哥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觉得众人箭一般的目光追逐着他，要将他剥得精光，一种巨大的疲乏感像钳子一样夹住了他衰弱的头。

“你们说这回国安能赢吗？”肖汉打岔。

他解开上衣扣子，感到一种文火的煎熬。没人响应他，这种抵抗是行不通的。

“威哥——”

女人的声音。门外传来“咚咚”的脚步声，大伙纷纷掐灭了烟，隆重地整好衣服起身相迎。还真像那么回事，他们有个好习惯：一定要在外人面前把自己朋友的面子给足，别管刚才发生过什么。

威哥把一个细高挑的女人让进屋，脸上躲闪着莫名其妙的尴尬，大伙反倒会意地笑了。肖汉发现那女的不是威哥的媳妇，下巴立刻脱臼了，他望着窗外，555 浓白的烟柱撞在冰凉的玻璃上，无力地四下逃逸。

“威哥怎么这样！”他忿忿地想。

不出所料，那女人很漂亮，但她是镶嵌在珍珠翡翠里的一口粘痰，口红的颜色像锅烟子似的，还有那灰白的脸色，像从冰柜里取出的冻肉。

“生意火吗？”女人问。

“这阵子餐饮业都不景气。”威哥垂下头。

“特色菜被掏空了。”

“股市有什么消息？”

“天桥百货跌了 1.6，北人股份跌了 1.98，北京比特爬了 3.43。”女人如数家珍。

她说自己不透支，不做那些风险大的品种，只在下跌幅度较小的股票中玩玩，那种老练的神态全然不像个女人。

“我就玩点垃圾股。”刘军瞟了她一眼。

“她还真行。”肖汉暗暗想着。看得出来，威哥也很服她。说到底，男人都喜欢风情万种的女人，但他们又要在女人身上加盖私人印章，场面上的女人很随意，可她们是裹着无数男人的浊气向你走来的。除非两种人不在乎：没长脑袋的和嗅觉不灵的。否则只要想点什么或者鼻子好使就全完了，那时女人还会不失时机地笑笑，丝毫不掩饰得胜的喜悦，等男人乖乖地递钱时，

真说不好谁被谁玩了。

“何必呢！”

肖汉生着威哥和所有男人的闷气。男人到底是主子还是奴才？

靠钱来侮辱女人，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他记得从前威哥老说自己有个好媳妇，现在怎么这样！瞧他还假模假式地戴条花领带，头发上喷了半斤发胶，苍蝇上去都得劈叉，什么东西！肖汉感到头顶上有一把小锤敲击着头骨，磨砺着神经。他不否认每个男人都有欣赏美女的爱好，包括他自己。女人以为男人一旦爱上自己就会对其他女人视而不见，那正是她们天真的地方。美女就是正餐后的冰淇淋，好男人是不用老婆管的，他会掂量着自己的胃，想到消化不良的滋味。

大丈夫看到冰淇淋后反而会更加清醒，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白米饭一样纯朴的老婆。

女人说自己叫丽丽，大伙都明白这是一种即兴发挥。她们真正的名字可能比“秀清”、“雅萍”还要平淡、没劲，爹妈给的名字早就和贞节一起扔到垃圾桶里了。明天可能叫草莓或者菠萝，怎么啦？像发牌似的，甩掉一个男人就丢掉一个名字，反正大家都在玩，只有骗子是真的。

在男人面前游刃有余标明着丽丽的价码，很多人活动心思了，说不定她还挺仗义的呢。看得出，威哥找她也是要办事。丽丽只涂了口红，这倒使她看上去真实一些。她听着男人们大谈商场趣闻，只是微微抬一下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飞快地斜瞟一眼，手起刀落，绝不留情，好像黑社会老大听着属下微不足道的冒险故事。刘军最讨厌女人这种喧宾夺主的架势，她已经在精神上把他们调戏够了。可不得不服啊，现在女人做生意不靠姿色，她们确实贼精。再说，男人要是看上哪个女的，干脆就长包她，绝不会把生意让她。

丽丽给朱小东上了根烟，他躲躲闪闪的，丽丽一撇嘴，说：“瞧你吓的，我又不是卖粉的，还能毒死你。”

“来，干吗不喝点！”

刘军冲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大伙立即明白了。别的比不了就比酒，反正威哥不会拦着。别来酸的，干脆就上红星二锅头，几个人手脚利索地用矮粗的广口玻璃杯在桌上撂了长长的一溜儿，那架势就像杨子荣进威虎山似的。

肖汉滴酒不沾，他要开车，再说大伙也拿他当小孩。他不断看表，等这娘们走了，必须和威哥急一回，就冲他背着老婆干坏事也得跟他急。

丽丽似乎有备而来，嘴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汕笑，她端起酒杯，猛地一抖腕，一饮而尽，还卖俏似的用食指和中指把酒杯掉过个来。

“今天不干可不行！”

紧接着一杯又一杯，丽丽来者不拒，酒到杯干。她发现肖汉一直闷闷不乐地戳在那里，像一听没有开盖的生力啤酒。想逗逗他，不敢，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架势，如果馆子里全是这种人，她没准会说出真名的。像她这样的女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老于风情的，谁是完全不禁逗的。哼，我才不冒这个险呢。她脸上露出的那种千载难逢的真情，随即化作无所不知的冷笑。

肖汉发现那女人的睫毛像蚊子的长脚在他脸上叮来叮去，他使劲挠了一阵，觉得自己干脆是只发了霉的蓝皮鼠。她长得确实不赖，领口开得很低，胸罩带露了出来，可怜巴巴地挂在锁骨上。

夹在这伙人当中，肖汉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空气沉淀到头顶上，他与一种可怕的力量对峙着，孤军奋战。沉重的气流默默堆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力量围上来，把他和其他人隔开。朋友们似乎在无声地叫嚷、嬉闹，云里飘似的，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在一瞬间定格。

“找个女孩多好，我爱她，她也爱我。”

“女孩”这个尊贵的称呼只能献给配得上它的人。在“女孩”和“女人”这两个词上，肖汉成了斤斤计较的语言学家。他腾地一下站起身，推开窗户，凉丝丝的空气追逐着他的思绪，孤独而美丽的路灯坠在天上，如同一只又一只扑火的飞蛾……暮地，他依稀感到一个女孩温情的呼吸，一团乌油油的秀发流淌而出，薄荷那双晶莹闪亮的明眸镶嵌在夜空之中。有一种温热的东西浸润着眼眶，这是今夜唯一一丝实实在在的感觉。莫名的忧伤掺在空气里，他怕自己尝不到上天赐予的甘露，越想得到就越怕失去，说不清，实在说不清。

“我和我追逐的梦已擦肩而过……”他轻声哼唱着。

丽丽尖利的笑声像油锅里的水珠，几乎每个人都喝多了，却脸红脖子粗地紧攥着酒瓶不撒手，她一个人就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没辙，喝酒又输给人家了！女人挑大梁的时代，男人他妈就是活生生的道具，陪客！

丽丽的肩膀不住地乱颤，像个小孩在庆幸阴谋得逞。

“过来。”刘军冲肖汉招手。

他知道肖汉的酒量，想让他来救驾，干脆说是让他为脆弱的男人阵线挣点脸。

肖汉鼻孔里出气，霍地抖出一张《精品购物指南》，大声念着二手货广告，气得刘军像瓮中之鳖。他知道刘军会说他不给面儿，老子就这样，跟女人逗有什么意思！这就显出你是男人了！一帮孙子！我开我的车，谁也别想改变我！

丽丽忽然不笑了，猛地又灌了一杯。

一阵细碎的敲门声。

谁呀，店门早就关了，这会儿不会有吃饭的。

肖汉只好站起身去开门，那帮人早成了肯德基里的土豆泥。

“糟啦。”

他感觉好像有一把斧子劈着他的太阳穴。

威哥的媳妇来了！

他就像见到活鬼似的，想用身体挡住门，可心里发虚，还是让开了。

“嫂子。”他叫了一声。

“唉，好久没见着你了！”

威哥的媳妇像个姐姐似的拍拍他的肩膀。他们只见过两回，可她对她的印象很深，因为那种贤妻良母的微笑。

肖汉感到心头堵上沉重的铅块，气流的堵塞与排空冲击着耳孔，他像一个随时准备接受体罚的小学生。一种难过的情绪攫住他，为天下所有爱丈夫的女人。

“你在这儿……”威哥的媳妇阿兰喃喃地说。

肖汉知道阿兰已绕到身后，可他分明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哀伤与无可奈何。

威哥也是活该，他会遭报的！

肖汉猛地转过身，想看看威哥的嘴脸。他呆住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是威哥吗？这个又高又壮的汉子一下子开始苍老了，时间像粉笔沫一般抖落在他头上，一切仿佛停滞不前了，刚才面孔上的红色被陡然抽去，呈现惨白的可怖模样。

这里边一定有鬼！威哥好像有预感似的，男人要是存心搞女人绝不会这样！

沉默像一瓢凉水浇得所有人都清醒了，连朱小东、刘军他们都找不着舌头了。还是丽丽反应快，她摆出女主人的架势。

“来，这边坐。”她招呼着阿兰。

大伙都听说威哥的媳妇是个有里有面的人，今天一见，确实不同凡响。尽管阿兰心里翻涌着惊涛骇浪，脸上却不动声色。

丽丽从那身清淡的衣着中猜出阿兰的身份，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敌，男人正是被这两种女人不断争夺着。所以，丽丽最懂得怎样伤害她们。

“威哥这几天确实很忙，嫂子别见怪呀。”她那风骚的鼻音像马蜂的毒钩子。

阿兰不上钩，不管发生什么决不和这个女人搭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

威哥真是活该，抢这点时间差不是活受罪吗！

肖汉真想现在就和他摊牌，让他尝点雪上加霜的滋味。算啦，为了阿兰，还是算了吧。

“敲牌吧。”朱小东提议。

除了丽丽，没人响应。

阿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威哥，除了他，世上仿佛没有别的男人。威哥就是她的青春，她的贞节，最初那十一米的平房，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卤蛋……如今已没人拿这些事当香饽饽了，但这正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

他隔三岔五才回家一次，而且总要耗到半夜，就为了这些女人吗？他不是这种人！

威哥的喉结像被小鬼掐着，幸亏有朋友在，否则……五脏里的热烙铁搅动起来，他知道阿兰正遭受着痛苦的啃噬，她要是破口大骂就好了，可她偏不！

老天爷，您饶了我吧！让她走吧，我实在没辙，我……您开个价吧！

丽丽在最要命的时候帮了他，一条白嫩的手臂攀住他的脖子，随即在宽阔的肩膀上游走，像条慢慢爬行的黄鳝。天底下，总也少不了这些无耻的连体婴。不过，无耻总比痛苦好些！她爷们就这么缺德！

威哥感到心里有种东西在迅速下沉，这条柔软的手臂于他毫无意义，他真正想要的就是紧紧搂住妻子！紧紧地！

阿兰仍旧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她知道他这是在折磨自己，她怀着强烈的爱望着他：你这是干什么！

“你先回家吧。”威哥说。

威哥了解妻子，他被那种天生的执着所感动，但正是那种坚贞不渝害了他。一个女人在荒野拉屎，她愿意让心上人看见吗？

阿兰到底是个好女人，她懂得分寸，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

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抬起头来，献上肃然起敬的注目礼，他们什么样的美妞都见过，却分外迷恋这种女神般的光辉。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女人，一

个不战而胜的女人！

再坐着装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男人们纷纷站起来，表示无言的反抗。他们默默地跟在阿兰身后，像是护送贵宾的仪仗队。

肖汉和刘军也跟着出去了，等大伙走远，刘军忽然想起忘了带手机，又和肖汉一起折回馆子。

进门的时候差点和丽丽撞个满怀。

“装什么孙子，看来什么都得打假！”

丽丽手里攥着一叠票子，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骂着，像诉苦似的。

“给你钱没有，滚蛋！”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使刘军大喝一声，也许是阿兰给了他勇气，真正的女人永远都会帮着男人。刘军想不到他会借着女人的力量战胜女人，那又怎么样！他只服从一个权威——真正的女人。

丽丽灰溜溜地走了，她搞不明白今天晚上怎么折在这儿了。

刘军不愿搭理威哥，拿了“爱立信”就冲出门去。

最后只剩下威哥和肖汉两个人。

一种默契迅速把他们粘在一块儿，如同两个裸身相对的男人。

女人之间的事情不好说，但男人自古就能体谅男人。

“我……”威哥欲言又止，脑袋快扎到裤裆里了。

“你这是何苦呢，”

肖汉太了解威哥了，更懂得男人宁可吃哑巴亏也要保全面子的道理。

威哥甩头，重新打起精神，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像川戏中的变脸。

“咱俩那事肯定得解决，你再等等。”威哥说。

肖汉点点头，但心里明白，这一等就是猴年马月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做了生意，一切日常的伦理道德就都不实用了。”威哥从前对他说的话回响在耳边，现在他才掂出这句话的份量。到了这会儿仍然精神不倒，还拉得下脸来，威哥是个真正的商人，佩服！不过有些事他肖汉永远也做不到。

肖汉没和威哥打招呼就出了门，让威哥一个人静静有好处。夜色像一颗游魂笼罩在都市上空，饭馆已经打烊了，菜市上成捆的大白菜在隐约的乐声中飘然欲举，卖烟的老头扯着破锣嗓子沿街叫卖，红塔山，万宝路，生活像一艘飘忽不定的船。

肖汉感到自己浑身发飘，抓不住一点实在的东西，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似的。拐角的街心花园里有一对少男少女紧紧搂着，刚上高中的样子，女孩穿着浅藕荷色的背带裤，一头短发乱蓬蓬的。

男孩的脸被女孩的头挡着，看不清。

肖汉想转过头去，可脖子依旧梗着，他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奇心，只要打开电视，随时都会演出这种镜头，何况中学生的控制力很差，好不容易在一起，就像小猫小狗互相乱啃。那不是爱情，而是荷尔蒙的放射。他之所以一直盯着他们，只是想试探一种渴望，对幸福本身的渴望。女孩肩上的一条背带滑了下来，男孩手忙脚乱地按住她的腰。

还是小孩有意思，他们不懂得爱，但毕竟有感情掺在里边，如果是一对场面上的男女，肖汉根本就不会去看。那是一种操作性的东西，两个熟练工种的技术交流，就像金属的碰撞，没有交融，没有温情。

肖汉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种醉意超越了欲望，从心底油然而生。他又

朝那边看了看，两个小人已经挪到松树后面去了，只能从缝隙中看到那拨浪鼓似的头。他像个贪吃的孩子，吮吸着最后一丝甘露。

干吗不给薄荷打个电话？干吗像个呆子似的傻站着？

可……

3

薄荷，曼妥思薄荷糖，头发丝似的项链，细嫩的脖颈焕发着内秀的光泽……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像丝绸之路上飘渺的驼铃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楼兰古国揭开神秘的面纱，讲述着封存已久的爱情故事。

必须抓住点什么，宝贵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的。“流连于舒适的购物大道，尽情感受潮流脉搏，逛累了，在流行的咖啡屋轻松小坐，浏览窗外的摩登男女。小歇后，蓄势待发。这就是新加坡。”

他想起旅游公司的广告词，那是幸福吗？那只是新加坡。“幸福不就是每天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吗。”忘了是哪种油的广告，这更贴近他对幸福的理解。

why not ?

手机没电了，他找到一处公用电话，在一家小杂货铺外面。

“康师傅”。“美厨”。“统一”。“营多”。“新人类”……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方便面，有防腐剂吗？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双汇，还想葛玲吗？葛玲是谁，金帝巧克力，献给最爱的人，可大家都爱吃德芙。华贝康橙，有点酸，得加点糖，柯达，富士，保护国货，我偏用乐凯！红牛、舒跑、雪碧、美年达，还是小时候的北冰洋最好。

干吗呢！嗯？

什么时候变成一个为消费者权益奔走的老记了？

他摇摇头，半天拉不开栓，电话像个红色的怪物，随时会喷出火来。十点零七分，她肯定在，好女孩这会儿都在家，有点晚了，不过也许她还在画画。

“小伙子，这会儿没人，可劲儿打。”

热情的大妈拉了他一把。

他果断地拨了号码，通了，滴答的声音像他狂跳的脉搏，她本人接的。他想和她贫几句，刘军最擅长这个。他要求自己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可心里想说的话还是进了桑塔纳车间，甩出一个硬梆梆的金属外壳。

“明天我想请你吃饭。”

“几点？”

她竟敢冷冰冰的！

“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嗯……五六点……好吧。”

她的声音那么冷，在“新大陆”的众多冷饮上跳来跳去，那股缓慢的劲儿真难拿，像把小刷子擦着肖汉的腋窝。

她是不是在敷衍我？

挂上电话，肖汉仍然不放心似的，管他呢，反正她答应了。

“有零钱吗？”大妈问。

“没有”

他摸了摸兜。

“要一包 555，再要一条曼妥思。”

“润喉糖也不错。”

“不，就要薄荷！”

太阳昂首挺立，在薄荷的画布上洒下光怪陆离的彩条，好像雨夜的霓虹灯，泛着松节油的香。应付画廊的那几幅画扔在一边了，她现在只想画点真正想画的东西。

“蒙田的画室跟狗窝似的。”小羊说。

“可有不少女人流连忘返呢。”

“他怎么没有女朋友啊？”

“谁跟他呀，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薄荷一边说，一边矫正乔丹的姿势。她没钱雇模特，只好把三个好朋友小羊、乔丹、蒙田轮番画个够。眼下蒙田这个准画家不在，女孩们拼命挖苦他。

“蒙田怎么不想着挣点钱啊，他现在这德性哪样都拿不起来，要是在八十年代还行，搞艺术的，听着挺飒的。”

“最好是找他这么个男朋友，再有一个专门替我买单的。”

乔丹毕业以后留在哲学系当助教，小羊说这样很不利于找对象。女人就是女人，干吗弄得跟男人似的。

“我说你就是神经病，房顶漏水找几个男的帮忙不就完了，干吗自己蹬梯爬高的瞎忙乎！”小羊冲乔丹说，“女人就应当利用女人的优势。”

“你以为那些男的愿意白帮你呢。”乔丹耸耸肩，她觉得那孩子永远长不大，老以为男的都得围着自己转。

小羊说乔丹该做皮肤护理了，她才真得了美容师的职业病呢，让那双挑剔的眼睛一照，美人就绝种了。她和男朋友小廖好了半年，她坚持说是试婚而不是同居。

薄荷的画体现着她这个人的精神：在实用主义的基调上点缀着理想。工艺美院的学生都有点旁门左道的意思，画油画不是他们的专长。薄荷一点也不清高，她不像蒙田那样，总画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她想的是首先养活自己。

小羊蹲在地上把薄荷的绿画夹打开，翻着里面的习作，她说要是嫁个好主就不上班了，整天奔波不是徒劳吗。“应该把那些烦人的事都甩给男人，昨天我玩游戏机时看见一个俊妞傍着个胖子，她大概是存心的，好几十个币一会儿就玩完了，胖子屁颠儿屁颠儿地去买币，看着真可怜。”

“花男人的钱也不舒服，到时候还得交账呢，”乔丹说。

“嫁给他不就完了？”

“大款都多少岁了，再说一般人哪儿见得着他们呀。别看他们有钱，可他们也穷，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到老了再享受，可是老了还有什么用埃”乔丹比小羊更能领会薄荷的意图，而且她有时自己就能摆出好看的姿势，特绝！她个高，肌肤的线条比一般女孩硬一些，但这样更好，反而有一种将得夷止的美丽，像黑人名模坎贝尔那种感觉。

穿衣服的和不穿衣服的乔丹简直是两个人。

乔丹的丰满刺激着其他女孩的自信心。

她怎么没有男朋友呢？

薄荷喜欢搞心理分析，如果不当画家，她肯定去做心理医生。

很多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是因为在异性面前缺乏信心，按说乔丹不属于这个问题，那就是有什么心理障碍，她有时偏激得要命！

薄荷熟练地调色，不断在深色里加白，她喜欢把画面搞得很亮，不要那些阴暗、晦涩的东西。乔丹穿了一件苹果牌的琥珀色高弹紧身毛衣，美极了，就像是欲望的颜色，原始、朴素，却蕴含着火一样的热力。

“你说多少岁结婚合适？”薄荷问乔丹。

“这说不准，要是打算当贤妻良母最好早点。女人二十左右是鲜花，二十五以后是干花，三十岁是标本，四十以后就成草木灰薄荷和小羊对望了一眼，乔丹这个比喻够让女人寒心的，这么说她们都没几天蹦头啦。

“男女就是不一样，有时候觉得男人长皱纹也挺好看的，皱纹有一种力度，可女人就不行。你看日本的女明星越来越小，二十以上的就没戏了。”

小羊把头往后一仰，弄得沙发吱吱作响。

“这个社会就是个男权社会，一切价值观、审美观都是为了适应男人的口味。”

乔丹越说越起劲：“‘女强人’这名就是丑化女人的，男人嫉妒心也持强，尤其爱嫉妒老婆，一家子还这样，多蠢哪！”

“俩人要有感情就不这么想了，”薄荷用手揩去笔上的油彩，“成熟点的男人不喜欢小女孩。”

“关键还得苦练基本功，”小羊坏笑着，“中国男人那点精力有限，好些男人变花就是因为老婆太死板。”

是啊，历史上的女人爱走极端，不是哀怨的秦香莲就是害人的潘金莲，谁要能将秦香莲的贤德和潘金莲的风流集于一身，她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好女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妻子、情人、母亲、女儿、朋友、谋士……哪种角色你都能上。”薄荷想了想又说，“不过得看这男的有没有激情。”

“我表姐说结婚就是抽死签，现在她就是免费保姆，那男的什么也不管，成天等吃等喝的。”小羊愤愤不平他说。

乔丹乐得肩膀一颤一颤的，传统家庭没戏啦，独身、单亲家庭、同性恋、丁克家庭、婚外恋……就像海尔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联合起来声讨一夫一妻制。

薄荷重新拾起画笔，抱怨有什么用？还得先有点本事。她就要出名，那有什么不好！

蒙田口口声声说淡泊名利，其实他比谁都想窜红。陈逸飞画展撩起她心头的火焰，她可不想当梵·高那种死后扬名的倒霉蛋。

她用笔尖细心点染，乔丹肤色发黑，可她不想把调子降下来。

“高更的画有一种歧视女人的倾向。”她说。

“你说的恰恰相反，亏你还是画画的，高更把女人尊为大地，他总是用黑糊糊的泥土色来画她们，那正是对女性至高无上的崇拜。”

乔丹做了个得意的手势。

这个乔丹，让你不得不服！

阳光如同一个大胆的情人，肆无忌惮地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调色板里的蓝色明亮清澈，仿佛秋日下无云的天空。

“你和小廖怎么样了？”薄荷问小羊。

“怎么说呢，他就知道我最简单的功能，年轻漂亮，会玩，就像买了586只会打字一样。”

小羊脸上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深沉，说到自己的事就不那么好玩了，她一边哼着张惠妹的歌，一边蹲在墙角帮薄荷收拾扔在地上的颜料，这种居民楼总是不能彻底解决隔音问题，邻居打得正欢，重物在床板上乱滚的声音，盘碟的摔打声，婚姻疲乏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早晚喂狗，人到中年，倒霉。

“他是外地人，你们家同意吗？”

“还没扯那么远呢。”

薄荷听出一种弦外之音，那是爱情吗？小廖也许只是利用小羊。一个外地人，又是搞音像制品的，哪儿有安全感呀。

这种男人，闯入你的生活，占有你的心，然后冷静地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到头来火车站见，留几滴鳄鱼的眼泪。

“最近我就关心那几只克隆羊。”乔丹说，“我对人都失去信心”不至于。”

乔丹拿起《南方周末》专注地读着。

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用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繁殖方式。西方宗教界对此持异常激烈的批判态度，称这是反人类的行为。

“母系氏族早晚统治世界，”乔丹自豪他说，“这些羊就说明了一切。”

“别让她妈听见。”小羊小心提醒着。

“没事，她上课去了，几十年不变的英美文学。”薄荷说。

“你爸怎么样？”乔丹问。

“还在基地。”

“父亲是导弹专家，女儿是捣蛋专家。”

薄荷盯着画布，有时认为作品伟大极了，那种天才简直叫人害怕，有时又觉得一钱不值。她需要一种热情，就像肖汉的脸，腴腆而富于激情的眼神，迷茫而又执着的神态，真正的勉惑介乎于天真与成熟之间。

她想起一些事，碎片似的记忆开始自己拼凑起来，由点到线，串成一个个三维动画。

什么叫爱？谁说的来青，“爱情是一朵毒化意识的、充满幻想的美丽兰花”。

莫名的美丽和芳香气息将她吹醒，早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她对那一天的到来，感觉很怪。周洪的文章特有意思，他说：“朋友见了面，最亲热的问候已经不是吃了吗？而是有了吗？”

有什么了吗？有情人了吗？被问的同志很少有感到被侮辱被亵读的，所以很少有人义正词严捍卫自己的尊严。已经有的同志笑而不答。暂时还没有的同志也会笑而不答，显得跟有了一样。很多人在述说自己没贼胆没贼力没贼窝时，实际上是在一种时尚的压力下，给自己寻找清白的理由。”

那篇文章叫“情人走上桌面”，有点绝对了，不至于，不过很多女孩对是不是姑娘的问题有些含糊其词：说不是，太疯！说是，冷淡，怎么都不好伺候。

都有病吧？

乔丹和小羊的声音开始清晰起来，她知道刚才走神了。她们在聊女人

的欲望，这回乔丹和小羊找到共同语言，乔丹的集体宿舍里聊的比这还荤呢。

“其实女人需要的是爱抚，传统的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儿育女。”

小羊叨叨着，她嫌《南方周末》上的性知识只讲了一半。

一定是小廖改变了她，从前她渴望的是一种被男人侵犯的快乐，薄荷想起黛米·摩尔演的那个片子，美国女人真行，心和嘴是一致的。听说，美国电视凌晨一点的“午夜谈”节目专门请被女人骚扰的男人诉苦。有钱的女人找应召男郎不是什么稀罕事，美利坚特色。

“一切价值需要重新评估了。”

乔丹老想把自己打扮成尼采。她告诉小羊“贞节”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女人更了解女人的心思，不过现在只有少数知识女性能懂这个，大多数国人还得再等二百年，有文化的男人指不上，他们习惯把女人踩在脚底下。

她说这话时，真有点像高更笔下那些黑不溜秋的女人。乔丹是相当丰满的，甚至超过画报上的洋妞，简直让人吃惊，特别是当她刷地一下脱掉衣服时，能给人带来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尽管看过无数回了，小羊还是要尖叫一声，对乔丹身体的崇拜已经成了习惯，像强迫观念一样。

最新的巴黎时装推出很多暴露的玩艺儿，没劲，那只能糟蹋女人，性感是一种整体的把握。

乔丹的身体反映着女性美的本质，此刻，薄荷却没有一点欣赏的兴致，乔丹的表情破坏了画面。诱人的线条充斥着无所谓懒散，仿佛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懒得看一眼，那微微下撇的嘴角向人们昭示着：任何事都有时效性，包括爱，而这正是薄荷不能接受的。她想起报上说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公开立遗嘱的事，现在的小孩都怎么了？美国有一对恋人将刚生下的孩子打死而弃之而去，不想好了再生，搞什么骚啊？

日头偏西，薄荷在画布上辨出时间。

“糟啦！”

薄荷立刻手忙脚乱起来。

“我给你看着表呢，”小羊尖声叫着，“还一小时。”

“这孩子要约会，看把她急的！”

薄荷脸上抹了酸奶，睫毛上涂着鱼肝油，趁水开时蒸蒸脸，省时间，纯天然而且是废物利用，这是值得推广的灰姑娘美容法。

“长统袜呢，别像两条饿狗似的在那儿站着，还不帮着点，穿哪件？红的还是黑的？”

“别穿这双鞋，跟性感不沾边，小羊，把那双给她拿来！”

女孩在这时候都是一个样子，就像《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一头四处乱撞的小牛，偶尔闯入围牲口的栅栏，被手拿热烙铁的女伴追着。女人的脸在约会前就像一堆材料进了加工厂，这儿添一笔，那儿弄一下，最后五脏俱全地滚向传送带。

女人打扮起来就像吸毒一样。薄荷精干此道，男人需要带得出去的女人，不过别太漂亮了，那会让他心慌的。

一切折腾完之后，还有二十分钟。

薄荷松了口气。

“你好了，我可倒霉了，一惊一乍的！”

小羊抱怨着冲向厕所。

“虚了，整天往厕所跑。”

“别笑，你那位也上厕所。”

十八岁以前，乔丹这句话最能毁人了，上厕所多丢人呐，足可以毁掉一对热恋的情侣，后来适应了唯物主义，这人要是不上厕所，准是尿毒症！

“人其实都是装卸工，装一点，卸一点，整天为消化道两端而忙碌。”

乔丹仍在阴险地糟蹋爱情，薄荷的心已呈真空状态，任她胡说吧。

“你去刷牙吧，用高露洁。”

尖利的电话铃声敲在薄荷脑门上。

“我是肖汉，我到楼下了。”

“我马上下来。”

薄荷背上双肩背，刺溜一下钻出门去，乔丹的声音像一块热炸糕砍在她后脑勺上。

“矜持点，你是个淑女！”

捷达 CT 型是标准的雄性动物，在 74km / 5800 转的功率下可以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

爱神的箭射向何方？海尔一波普彗星裹着宇宙的尘埃前来赴约，宝贝，快回头，有人已在老橡树上系了黄丝带。

“你家住几楼？”

“十六层。”

“那你从上边可以看见我。”

古老的风卷着楼兰王国的爱情吹拂人间，奔腾的马群撩起漫天土烟，她绕着谜团一般的石柱跑了几千年，猛然转身，天啊，是你！

他好像变样了，看上去更高一些，“鳄鱼”的浅蓝色经纬线衬衫，孩子气的微笑，“我俩相爱，两小无猜，那爱早已无声表白……”悠扬的女中音从薄荷心底油然升起，你到底是谁？

轻轻开启的车门抖出迷人的希腊神话：牧神潘想要水泽女神西琳嘉，女神跑到河里变成芦苇，潘折断芦苇，用绳子拴在一起，他用嘴吹，她就发出动听的声音，慢慢地，女神终于屈服了。

薄荷坐进车以后，朝居民楼望了一眼，阳台上探出小羊和乔丹毛茸茸的头，她动作优雅地钻进车。

“有人爱我。”她想。

烟和车是男人永恒的情人，不会轻易抛弃他们，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犹如睫毛上的点点亮光。女人永远无法理解男人对车的感情。

“你想去哪儿？”肖汉问。

“随你吧。”

“那我拿主意啦。”

魅力也是一种侵略，不用刀枪，而用眼睛。

薄荷悠闲地望着窗外，心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四合院小胡同保持着六朝古都的遗韵，入冬了，工薪家庭兴冲冲地运着十几年不变的“爱国菜”，人们变小了，变形了，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甚至还有些敌意。

车上了二环路。

他们似乎在毫无目的地漫游，这时候塞车是常有的事，只要稍微慢一点，一连串的车都会停下来，汇成一条色彩斑斓的花龙。

薄荷从反光镜里看到后面有一辆耀武扬威的“旁蒂克·太阳火”，黑牌，开车的还是个女的。日产的 CIMA、尼桑、韩国大字、福特 Ranger 从身边滑

过，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这当中，还是奔驰最像一位贵妇。

胡同里的北京和二环路上的北京相比，就像一个化过妆和一个没化妆的女人。

“昨天你和我打电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勉强。”肖汉说。

“没有埃”薄荷抿起嘴笑了，一面留神看着他。

肖汉想起初次见面时她穿的那件摇滚夹克，重金属包裹的小麦麸，欲望在厚厚的玻璃墙那边冲你招手，一个劲儿地吊着你，可那层铜墙铁壁又将你的热情碾碎磨烂。而今世界全变了，西洋红的薄呢子裙装恰到好处地衬托出细溜的腰身，让你一头掉进温柔的女儿乡，再也不想醒来。

他咬咬嘴唇，如同站在喷着热水的莲蓬头下那样品尝着幸福的灼热。昨天，她还像一个遥远的童话故事，现在突然从“女孩”这个抽象概念中一跃而出，怎么搞的，所有儿时对美的记忆一下子拥聚眼前，默默堆积在她身上。

车的颠簸使他的腿和她的手无意一触，就在这自然重力促成的瞬间，奇迹发生了，我爱她，是的，毫无疑问。

一许媚红爬上脸颊，她马上转过头去望着窗外，心里还在回味那美妙的一刻，希望生活就此凝固。

他闻到她头发上的淡淡香味，心里已有什么东西不能和她分开，那正是在他在缅甸湿热的丛林里、在无数披星戴月的夜行中一再渴望的东西。

她手腕上有一小点绿色，好像是油彩，用下巴蹭一下就行，就着反光镜，他觉得嘴唇似乎变绿了。

黄昏的北京敞开胸怀，召唤着思归的水兵，风儿呀吹动着我的船帆，情郎呀我要和你见面……“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好丽友派，三星电子……艳光四射的霓虹灯吞吐着火舌，璀璨的光辉洒在姑娘们的脸上，生活的奥秘就在于你永远也无法预测它。

“两位里边请。”

服务小姐脸上挂着职业式的微笑，簇新的锦缎小褂衬得胸前满满实实的。

五洲大酒店的淮扬菜馆刚开门，肖汉和薄荷挑了一个靠窗的地方，这里是古今中外的情侣专座。

马蹄莲的清香，玻璃窗上五彩缤纷的幻影，上帝对人们恩宠有加。

“你点菜吧。”肖汉递来一本大书似的菜谱。

“以后这种事都你作主。”

肖汉扬了扬眉毛，面对这样的女孩，男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熟练地点菜，“霸王别姬”、“鱼米之乡”、“雪花桃泥”……听起来不像菜名，而像江南小镇上一个活生生的面孔、古风犹存的石桥和曲折缠绵的爱情。

“要什么饮料？”戴着黑领结的服务员推来一辆酒车。

“橙汁。”肖汉替薄荷回答。

“嫁给他真没治了。”薄荷心想。

还闹什么女权呀，乔丹要是肖汉这样的男人疼她，准保第一个出嫁。尼采之所以成为尼采，就因为他身体不好，长得丑。司马迁受了宫刑才愤而写《史记》，天才都是逼出来的。

天才当然好，做个幸福的女人更重要，好好活着干吗要受罪？

各种造型别致的盘子都摆上来了，薄荷还在发呆，这绝不是矜持，而是一种东西吸引住她，像挠痒痒似的，对了，那个词应该叫“秀色可餐”。

“干吗老看我？”肖汉逗她，心里美着呢。

男人其实也臭美，谁说他们不注意形象？蒙田路过臭水沟还照呢！

薄荷想起《爱情故事》里女主人公说的话，“我喜欢你那个身坯。”没错！

“你吃埃”肖汉说。

你不是也没吃吗？

“你很忙吧？”

“也该歇会儿了，今晚你是最后一个。”

哼，今晚！

“你们是不是整天谈判？”

“那是电视里演的，其实做生意除了吃饭还是吃饭。”

“那多好埃”

好？那饭都是顺脊梁沟下去的！

她当然不懂这些事，肖汉这才隐隐感到他们之间的差距。当他为了注册公司累得要死时，人家正在画室里冲着石膏像乐呢。

她不懂更好。

“你做生意是为了钱吗？”

“怎么说呢？”

是啊，做生意到底为什么？

男人就得有本事，生下来注定的，女人干得不顺心了，尽可以退守家中，男人不行，整天忙乎人家还嫌你窝囊呢！再说，就怕人比人，朱小东不是说明，年轻时靠健康去换钱，老了以后再靠钱修补幢廉。不过男人就该这样，唉声叹气的有什么劲！

薄荷喝了一口龟蛋汤，怎么尝不出味儿来，像馄饨皮似的。

“我想你倒不一定在乎钱，不过钱是一种成功的代名同，对吗？她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

她和那些只会撒娇的小妞下一样，没错，善解人意，这是女人最大的美德。

肖汉点点头，发觉自己浸泡在温情里，好爽，脸上的鳞片层层剥落，似乎能听见它们掉在地上的声音。

“哪天背上你的画夹，我带你到八大处兜风去。”

肖汉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觉得那并不是他，而是一个温柔的小白脸。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刘军说他在女人面前像白雪冰柜。

仿佛有一块柔软的飞毯将他轻轻托起，在都市上空悠闲地俯瞰万家灯火。滴酒未沾，却有一丝醉意袭上心头，打开话匣子便一发不可收。他讲述着在缅甸搞边贸时的种种经历：有个大高个整天搞女人耽误事，他们就在他杯子里放泻药，一分钟七回。那时候老吃不上肉，有一回逮着了，吃得他都直不起腰来，也成乌克兰大白猪了。威哥带了一大包妇女用品，在码头上和胖警察玩猫捉耗子，结果东西都飘多到伊洛瓦底江喂鱼了。

薄荷咯咯直乐。

她笑的时候特别好看，脸上添了一抹媚红，仿佛女孩成为女人时脸上增添的第一抹红晕。

这样子真像小红。

“有个缅甸小女孩是我们房东的女儿，那时才十六，我们管她叫小红，”肖汉回想着当时的情景，“她懂一点汉语，对我真好，每次都从厨房里给我拿吃的。”

薄荷津津有味地听着，按理说她应该吃醋，是的，有点儿，不过是酸甜的，洒了一把白糖。很多男人都爱在姑娘面前大谈从前的罗曼史，为的是让姑娘吃醋。这不是什么高明的招，但确实灵验，不少女人就是因为吃醋才中圈套的。蒙田就干过好几次，薄荷总是装糊涂。

肖汉绝不是这意思，她看得出来。小红爱他，普天下的女人都应该爱他。

“有一次摇船，我正擦汗呢，她趁我没留神把手放在桨上，我再摇时就摸住了她的手，后来我摇累了，她就蹲在那儿哭。”

肖汉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天啊，那双手多可爱呀！

“后来呢？”

薄荷用双手托着头。

肖汉眼里飘过一丝淡淡的惆怅，接着说：“后来她嫁给邻村的一个男人，比她大十五岁，那里的女孩嫁得都早。”

“你去喝喜酒了吗？”

“没有。”

多可爱呀，一个缅甸的小芳！

薄荷的眼眶里微微有些润湿，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她看到小红纤细的身影，长长的筒裙裹着的少女的身影。

“她很漂亮吧？”

“算不上漂亮，和这里的女孩不一样。”

薄荷的目光滑向遥远的地方，有双眼睛若隐若现，一串串哀怨滚滚欲落。这一刻，她也爱上了那个缅甸的小芳。

“你为什么不和她私奔？”她好像不甘心似的。

“她家早就给她订亲了，”肖汉顿了顿又说，“我要跟她好可就没有你了。”

薄荷的嘴唇微微张着，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

“那是你的初恋。”她说。

“算吗？”

“应该算。”

“还有一个就是你了。”他缓缓地说。

一瞬间，两人默默无语，都市沉没了，她凝神望着他，仿佛听到了几生几世的召唤。

她只想搂着他，贴着他的脖子，紧紧地。

肖汉似乎感到了那种肌肤相亲的力量，热情的漩涡直往上顶，在后腰扑腾着，发散着，随即一股火热的劲蹿上来，烧着喉咙。他赶紧移开视线，并拢双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薄荷轻轻说了些什么，他没仔细听，拿过薄荷喝剩下的橙汁，一饮而荆他们再次坐进捷达时已经九点了，停车场的老大爷直冲他们乐，这顿饭吃的够长的。肖汉想起他俩几乎什么也没吃，真逗，回家还得泡方便面。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爱情，换挡，倒车，一切按照秘而不宣的程序演示着。尾灯依旧一眨一眨的，蒙上醉意，自己催眠了自己。

夜晚的北京是个新嫁娘，万家灯火是她的嫁妆，浓浓的夜色擦肩而过，足以忘却滚滚红尘中的一切烦恼。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真正的乐园是已经失去的乐园，回忆才是最美的体验。薄荷分享着肖汉的回忆，为那伊洛瓦底江谷地的少女，为他们相隔的千山万水而感慨。小红的腰身变粗了，人们再也看不到甘蔗林中飘逸的情影，雨季来临时谁也不知道她内心的波澜。背着孩子生火做饭的小红，你还记得那个中国的少年维特吗？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流泪……”小红，为了你我一定好好爱他。

“今天怎么想起这事了？”肖汉眼睛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只微微闪了一下，“像我这样爱动感情不好吧？”

薄荷侧过脸望着他，蓝幽幽的月光洒在他脸上，腼腆而富于激情的眼神，良好的刹车性能，纯棉衬衫的新鲜味道，脚底下的扳子和两听燕京啤酒，一水的雄性气息。毫无疑问，这是个孤独惯了的男孩，他的心是一间尘封已久的书斋，轻轻吹一吹，便抖落了一室的萧瑟。他绝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人，但他的心太敏感太善良，很少有人能轻启小门，听懂他的高山流水，伯牙遇到钟子期之前一直是孤独的。

他说父母都特好，不过见了他们反倒没话说，也许是代沟吧。

哥们儿之间就是玩玩，喝多了说点什么谁也不在乎，但男人不能公开发泄，人家会说你是吃软饭的，成天不干正事。

“可是你必须发泄，憋在心里多难受啊，你可以来找我，咱们到山上去喊，像日本人那样。”薄荷认真地说。

她真逗。

“你再也见不到小红了吗？”她问。

“我们俩没缘分。”

是啊，缘分，就像张爱玲说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一排排街灯擦过脸颊，每闪一下，如同一个轻柔的吻。薄荷收拢视线，恰巧看到副座前面放着一个小印第安橡皮人，蓝色的脸膛和上身，双臂交叉胸前，土黄的腿，深棕色的大鞋子，一双俏皮的眼睛向上翻着。

薄荷心里立刻起了化学反应，一种奇妙的震颤摇晃着她，小时候的发响玩具，无数个玩得精疲力竭还不肯睡觉的中午，废墟似的工地，童年的影子显露出形状，闪动在小印第安人的目光里。

“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我小时候有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印第安人，可惜后来弄丢了。”

薄荷轻轻说着，多么不可思议，情缘就像一只蛾子偶尔飞入空洞的现实，掀起晚风中早已褪色的理想主义。

“后来找着了？”肖汉扫了她一眼，意味深长地问。

“没有。”

薄荷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不是吗。”肖汉努努嘴。

薄荷明白了，一种热情再次燃起，迅速发散成无数箭头，似乎伸手可

及，又似乎远在天边，鱼儿在水里翻腾，白色的气泡噗啼噗哧地顶开了。

过了立交桥，熟悉的街道为她指路，少年活动中心、平价商店……这么快又到家了，她隐隐地希望某个邻居能发现这一切，多情的捷达，从电影里跳出的男人，还有失而复得的小印第安人，今晚，月亮就睡在我心里。

他的热情透过衬衫拽着她，反光镜瞄准着她的慌张，她微微闭上眼，任凭那股热力抚摸着脸颊。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她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也许应该再坐一会儿？算了，她毕竟不是一个迟疑的人，这一点和其他女孩不同，表叔说她阴中带阳。

“礼拜天见！”

在他开门之前，薄荷飞快地跳出车，再晚一点，她就没有这样的决心了。礼拜天见，听上去多轻松啊，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在她打开车门的一刹那，他看到她灵巧的膝盖闪了一下，肉色的长统袜紧绷地裹着双腿，他似乎感到那条腿热乎乎地贴着他的手，丰腴的肌肤从指间溢出来，水乳交融的感觉。原来我是这样的，他不喜欢那些随时可以进入情况的熟练工种，这一次纯粹是一股坚决的力量冲上来，从未有过的坚决，它渴望圣洁，与享乐无关。他的心颤举起来，扑扑的火焰在两腿之间撩拨着。别走，我要你，他在心里喃喃地说。别走，听见吗，我要你。Call机突然响了一声，天气预报。

薄荷的身影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她知道身后那双眼睛嵌在她的背上，湿漉漉的嘴唇上下盘旋，一遍一遍吻着她的脖颈，她猛地回头，看到他已经站到车外，一副款款深情的样子。月亮悬在头上，笼罩一层光环，一如《人鬼情未了》中最后的分别。

“早点睡，别老画画了。”他说。

凉风嗖嗖吹着，钻入皮肤里，却有一种的人的滚烫，膝盖微微有些发酸，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她是我的。

突突的心跳稍稍平静下来，薄荷快步向居民楼的铁门走去。怎么回事啊？和他只见过两面就想……他的胳膊多粗啊，全是密实的肌肉，那眼神简直叫人受不了，身后没有发动机的声音，他肯定还站在原地没动，应该回去！应该回去！热血冲上面颊，烧着耳根，她对谁也没这样过，怎么回事？

热情理应献给理想。

十一楼上初二的王弓骑着车从她身边擦过，几天不见又蹿高了。硬梆梆的肌肉和信念挂不上钩，薄荷不仅仅是因为肖汉的身体才喜欢他。她遇见过外表有吸引力的男人，看看就得了，再没有进一步的想。没有心的驱动，其他的动作都是耽误时间，简直没有表演的兴致。

贞节是一块遮羞布，它只向爱情敞开。

楼门口的垃圾道里轰地掉出一堆卫生中，成长的烦恼。她想起一首外国人写的诗，恰好能给夜空涂上洁净的色彩：黑夜有一千只眼睛闪亮，白昼却只有一只眼睛发光，一旦夕阳西下，明亮世界的光辉便顿时消亡；头脑有一千只眼睛张望，心中却只有一只眼睛端详，一旦爱情终结，整个生命之光便顿时消亡。

“这地方还行。”

“傣家楼”的地点很偏，却能招来不少回头客。从幽黑的小道进去，登上颤巍巍的竹桥，真有点像当年阿诗玛被劫的山寨。

“我知道今天怎么把你约出来了，”蒙田点着一次性的破打火机，“我给你创造机会，还得给你当保镖，帮你挡驾，你这鬼丫头。”

薄荷把脸扭向亮光照不到的地方，以免大笑出来。她有意和蒙田保持距离，那孙子太邋遢了，挺精神的人却穿一件盖过屁股的大毛衣，全是下针，短肥的裤子好像拿破麻袋扎的。干吗这样，区别于俗人？这也是媚俗。

“待会儿你可别说是我女朋友，坏了我的事。”蒙田煞有介事地四处张望着。

“你真逗。”

有些男人开玩笑的时候恰恰说出了心里话。蒙田抽那种比较廉价的“都宝”，开玩笑不会受伤，谁会当真见“这是规矩，男人办事的时候得把自己先摘出来，大家都方便。”

“你怎么不玩电脑啊？在 internet 上可以找姑娘。”薄荷忽然发现这个问题，连她妈都是个网虫，离开鼠标就像上街没穿袜子一样，特不自在。

“我不用。”

蒙田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这批最后的艺术家们对现代化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圆明园画家村那帮哥们儿一个个跟怪兽似的，好像当初文明人围猎印第安人一样。

没什么神秘的，上了饭桌比谁撮的都多！

“在那边。”蒙田指了指靠楼梯的竹编桌子。

两位衣着入时的女士坐在那里嗑瓜子儿，薄荷胃里一紧，一个三十左右，一个四十上下，不好对付。不用说，这两个就是蒙田说的女画商，没戏了，两人的目光冷冷的，像是夹道而来的鞭子。

“离婚的？”趁还没走到桌前，薄荷小声问。

“什么？”蒙田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是说那俩。”

“嗅觉够灵的。老一点的离了，旁边那个和人靠着。”

女人见了女人就像照镜子，老了以后什么样？皮肤松弛！静脉曲张！这是纠缠女人一生的敏感问题。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化了浓妆，薄荷怀疑她把化妆盒当成了调色板，眉毛精心修过，是今年顶尖名模推崇的弯钩眉，“梦巴黎”香水刺得人鼻子发痒，要打喷嚏。算了，还是承认吧，她很有几分姿色，年轻时是校花一类的人物。她姓王，王小姐，千万别叫王女士。

美丽的女人总是把妙龄少女放在敌人的位置上，时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女人。王小姐对付这种青春的战争所用的武器是化妆品、首饰和时装，她必须全副武装，在梳妆镜前流连忘返，直到满意为止，她常常会为是否擦掉一点睫毛油而耗费两三个小时，唯其如此心理才能平衡一些。

不过，令她苦恼的是，妙龄少女始终无动于衷，丝毫不去应战，好比一拳打进棉花里，她们小嘴一噘，就吸走了男人的全部目光。

“我姓刘。”三十多岁的女人很友好。

她们对蒙田一阵揉捏，表示他们之间亲热到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蒙

田喜欢给小女孩当父亲，给老女人当儿子。

“乔丹在公牛队还是输了。”王小姐说，“英雄末路的时代。”

“国内的男篮联赛怎么样了？”

“八一火箭赢了上海东方。”

女人都怕老，紧追时尚是一粒精华素。刘小姐倒是一点妆都不化，中性皮肤，薄荷受小羊影响，对女人的脸十分在行。

“汤姆·克鲁斯的老婆尼科尔·基德曼比他还高出一截呢。”

两个女人自顾自地闲扯着，一点逻辑也没有。八宝茶很好喝，傣家小伙子提着一米长的尖嘴铜壶到处掺茶。

“演《四个婚礼一个葬礼》的那小子花一百美元召了个路边鸡随地做窝。”

“是吗？”王小姐的眼睛瞪得像油煎荷包蛋里的蛋黄。

“《健康与美容》上写的，本来是桩丑闻，结果所有当事人都因祸得福了。”

“炒新闻呗，”刘小姐瞧瞧蒙田，“等你办画展时要好好包装一下。”

包装？西装鸡？

蒙田说自己不怕糟蹋，能出名就行，反正他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画家跟电影明星不是一回事，怎么运作还得再想想。

薄荷只是干笑，插不上话。一想到出名，就像有小虫钻进腋下，《北京青年报》、《精品购物指南》，看着就着急，什么时候轮到我呀。流芳百世当然好，不过太抽象了，谁羡慕那个？

窗外寒风呼啸，王小姐却只穿了一件透亮的羊毛衫，V字的领口里晃悠着中年妇女直率的乳沟，这对坐在她对面的蒙田来说真是个考验。

傣家楼的装修挺讲究，整个外壳和内壁都用薄竹片包着，四野流香。地板什么也没铺，泥地似的，有点蛮荒时代的感觉，小姑娘穿着迈不开腿的筒裙穿梭往来，银耳环叮当响。

“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蒙田总是爱缠小姑娘，问人家大厨是几级的，这里都招待过谁。

四个人传看菜谱，昏暗的印刷体，有点像哪种教的教义。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单从菜名上就能品出文化氛围。

女老板和她大夫还没来，蒙田先点了菜，没事，他能做那女人的主，她又能做她丈夫的主，食物链。

菠萝饭还行，刘小姐也不容易，外地的，什么都得自己闯，属于应当同情的范围。

王小姐对人讲话爱用祈使句，明摆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不嫩装嫩，这是很多不服老的女人的通玻蒙田吃得很多，明天早上不用吃饭了，弄得好能撑到晚上。大家都吃，生活其实很简单：饮食男女，两点一线。

蒙田昨晚翻了一本名为《吉娜》的法国现代派小说，通篇写的是一个女孩如何贪吃，她受够了消化不良的罪，可每次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见了什么都想吃，直到再一次消化不良。现在的人不都这样吗？

“那只克隆羊叫多利，”王小姐两眼冒火，“以后要能复制人多棒啊，现在的男人太差劲。”

原来她们也在关心那几只羊。

“你知道做这些克隆实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刘小姐扭过头问薄荷，同时斜眼瞧着蒙田。

“要发动世界大战吗？”薄荷问。

“最终目的就是要废除男人，明摆着吗，你看那些示威游行抗议无性繁殖的差不多都是男人。”

刘小姐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她冲王小姐和薄荷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即明白了。

“现在走到哪儿都是阴盛阳衰。”

蒙田不看新闻，不知道克隆意味着什么，还一个劲傻笑。

王小姐拍手称快，紧接着提供了一组美国人调查的男子射精量大不如前的数字，她笑的时候显得年轻多了。

“反了！”

蒙田这才感到女人们不怀好意的目光，自己则像个猪鬃做的沙发，确实有点虚。没办法，她们在人数上明显占优。

“得了，没有绿叶哪能衬出你们这些红花埃”蒙田就跟求饶似的。

他的声音立即被女人们的笑声淹没了，笑真是一种绝妙的状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刘小姐能创造气氛，王小姐也好像从屏幕上走下来了。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女老板和她丈夫来了，四个人的笑凝固住了，好像导演喊停之前的定格。

那眼皮是做的，仿真双眼皮，十分钟成形，不开刀，可修改。

烂桃似的双眼皮是女老板给薄荷留下的第一印象。她丈夫呢，个还没她高，脸特白，在面缸里滚过，动作很轻巧，像软木塞儿似的，看女人的目光粘乎乎的。永生牌乳胶漆。

“真不好意思，我们先吃起来了。”蒙田说。

女老板对满桌的剩菜一点也不介意，她说这个月的主要任务是减肥。

“不要追求从这家美容院出来的女士，因为她有可能是你的外婆。”薄荷望着女老板的脸，想起小羊那家美容院的广告。

王小姐见了女老板，一改先前的傲慢，她和刘小姐这样的小画商都要仰仗人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你的画备齐了吗？”女老板问蒙田。

“画倒是没问题，就是……”蒙田支支吾吾的，不好意思开口。

他想起毕业之前的豪情壮志和目前灰溜溜的境况，不免黯然神伤，觉得自己干脆像个要嘴吃的孩子。

女老板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好像喂小狗之前，先把火腿肠高举到半空，轻易让你够不着，那才好玩呢。

“你应该画点通俗的东西，什么前卫啦抽象啦，怪吓人的。”软木塞儿在一旁添油加醋。

如果说点别的，蒙田都不会生气，谁不靠装糊涂过日子，可他偏偏糟蹋我的画，老孙子！他把手上的关节攥得咔咔直响。

薄荷和刘小姐转而支持蒙田，她们很能把握玩笑的火候，像姐妹护着兄弟似的，她们逗蒙田可以，但决不能看着别人奚落他。

王小姐一边讨好女老板，一边迂回地冲软木塞儿飞眼。

“您这双眼皮真自然。”

“嗯？”

王小姐这句话拍到马蹄上了，本来她就不擅长此道。

“有些人做的很假。”她越描越黑。

女老板的脸耷拉下来，王小姐急了，她用目光向众人求救，软木塞儿嗤嗤发笑，蒙田生自己的闷气，薄荷和刘小姐息事宁人。

怎么办？饭桌上出现了僵局。

“我这双眼皮就是做的，”她的脸简直比哭还难看，“才花了一百，所以没弄好，到现在都不好改了。”

可怜巴巴的王小姐从众人轻薄的笑中察觉到他们压根儿不相信双眼皮的事，说相声的对于观众的毫无反应是最敏感的，她把脸伸向大伙，喋喋不休地抱怨着那些不合格的美容师。

“和面膜的水简直比洗脚水还脏，打开化妆柜，里边有俩耗子正打架呢！”说完，她带着哭腔傻笑着。

桀骜不驯的王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帽子接铜钱的小丑，热腾腾的盖碗茶被抽筋的手掀翻了，滴滴哒哒流了一裙子，而她一点也不觉得烫。混到四张半了，家却丢了，好不容易撑起来的做劲儿却被自己的一句蠢话撕破了，走到哪儿都晦气，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

蒙田喜欢嘲弄别人，现在看着疯疯癫癫的王小姐，丝毫没有一点优越感，话剧中的A角最怕看到日角重演他的角色。

过了一会，女老板觉得王小姐现眼够了，就拍了拍她的肩膀，尽量不看她的窘态，还附在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像个体贴的老大姐，王小姐立刻鸡啄米似的点头，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佩服。”薄荷心里说。

女老板已经修炼到一定地步了，她可以一边掉眼泪一边数钱，她可以用眼神来捍卫她的权威性，下回谁再说错话就会想起这个活灵活现的王小姐，而她还显得挺大度，让大伙面子上都好过。估计这一套是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学会的，当然也靠灵感，有些人二十岁像五十岁那么老辣，有些人五十岁了还办二十岁的事，越活越年轻。

女老板能像扔烟头那样轻易掸掉那层沧桑感，刘、王二位小姐还且练呢。薄荷在她面前可不敢卖三字经，也没暴露自己的野心，她比两位小姐聪明些，知道讨好她没用，女老板不会给她投资的，也许有一天她画好了会的，那是为了赚钱，不过到那时薄荷也不用求她了。

薄荷再抬眼时，发现软木塞儿一个劲儿盯着自己，挑衅似的，好像用目光就能剥掉别人的衣衫。瞪他是不明智的，女人都不愿意丈夫当众出丑，薄荷是蒙田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使女老板迁怒于蒙田。

“薄荷小姐在哪里发财呀？”软木塞儿的腔调像老广似的。

“上哪儿发财呀，我就在家画两张画玩玩，挣钱是男人的事。”薄荷说。

“女人就该这样，”女老板连连点头，她捏捏软木塞儿的下巴，“听见没有，你们男人也该有点压力了。”

“听蒙田说薄荷小姐出过两本连环画，想不到你还这么校”刘小姐说。

“这小家伙挺可爱，以后大伙都照应着点，”女老板说。

大伙啧啧称赞，薄荷有点不好意思。离她的目标还差得远呢！

女人不能靠脸蛋活着，也不能完全靠聪明，只有执着才能使你立于不败之地，青春和智慧是带进沙漠的两瓶水，能不喝尽量不喝，等你凭着一往无前的执着征服沙漠时再痛饮甘露，那多来劲呀！

蒙田其实也挺执着的，但他过分迷信包装和炒作，他觉得缺了这两样

就会像梵·高那样靠弟弟供养过日子。

他又灌了两杯“嘉士伯”，胃里有种扎人的疼，他知道想要面子就办不成事，要办事就不能要面子，反正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不过，她算什么东西，在她面前要面子有什么用！

“蒙田，有困难就咳嗽一声，大姐总会帮你的。”女老板拿出火腿肠来了。

“这小猴真够精的。”女老板咯咯乐着。

蒙田在一边赔笑，他的态度变得太快了，简直有点奴颜婢膝，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他瞟了软木塞儿一眼，想借机报复他一下，自己开玩笑结果却掉进一个更大的玩笑，软木塞儿一点也不在乎，也许根本没注意听他们那些调情的话，他正用眼睛勾刘小姐呢，什么事啊！

这类加菲猫似的小胖子到哪儿都爱插一筷子。

女人凑在一起时，男人是她们共同的猎物，谁能吸引男人的目光，谁就是女人中的女人。饭桌上一共就俩男人，蒙田已被女老板占先，明白人就别惦记了，这下软木塞儿轻易超出。

“现在为你筹办一个画展没什么难的，花不了多少钱。”女老板轻描淡写地说，她已经把火腿肠掰下一块了。

蒙田觉得他必须得嘲弄点什么，已经现够了眼，软木塞儿的毫不在乎又让他落了空，舍了孩子就必须套住狼，可他一点也不怕女老板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开画展之前，我给你在王府包个房间，让你好好歇歇。”女老板说。

“多棒啊！”王小姐立刻被女老板训练成狗腿子，不失时机地叫好。

蒙田的脸刷地红了，女老板在精神上完全把他调戏了，还要为此举行一个仪式。他其实是个善于表演的高手，本可以表演得贴近生活一些，但他出于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故意夸夸其谈，动作扭曲，借以嘲弄自己和面前这个半老徐娘。胃里好像有一壶滚开的水，胃疼得越厉害，他的俏皮活越多。

“我一天见不着大姐都难受。”蒙田阴阳怪气地说。

他的心和嘴已经分家了，调情是一件可以随意操作的事情，面茶锅里煮皮球——混蛋带冒烟。他对自己的冷漠态度感到吃惊，这种态度具有一种毁灭性力量，企图毁灭一切美好生活。

他觉得自己像个面孔痉挛的小丑，为逗观众一笑，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拉着可笑的俏皮腔儿，而观众却以为他在搞促销活动。

女老板把身子朝他那边挪了挪，他感到有一只手像泥鳅似的在腿上盘旋，在那只手的爱抚下，他的心却在不断地退却，签名售书，鲜花，他的首次个人画展，几年的心血将要展示在众人面前……他想着自己不懈追求的事情，然而没用，他的身体没有参与表演。那只手越来越放肆了，他腾地一下站起身，再下去他就不能表演了，软木塞儿装出一脸不快，女老板就势抽回手。

蒙田找了个借口出来，卫生间一向是男人的避难所，他看见镜子里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今晚他现够了眼，可他却没有向女老板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要求，他昨天整整想了一夜的要求！

算什么东西！一阵风刮走了他的骄傲，使他看清了自己，为了艺术？扯淡！他终于发现自己不是神，而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员，很俗的一个。

他茫然无措地解开裤子又系上，洗了手，匆匆往嘴里塞了一片“乐得

胃”，无端想起崔健的《宽容》：我就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

我背后骂着你。

我们看谁能够！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

女老板属于睡着了比醒着还明白的人，在商场上，她是独当一面的女将，老奸巨滑的男人也要让她三分。她毕竟不是早恋的女中学生，蒙田的鬼话骗不了她，但她又情愿相信，哪怕是买来的。青春已逝，这是个残酷的现实，人们都是冲她的钱包来的，但她至少还有点乐趣，她可以决定把钱扔给谁。

“有时想想也真没劲……”这回轮到刘小姐感慨了。

三十而立，独身女人，漫长的夜晚……仿佛全世界的倒霉事都让她一个人赶上了。

这个身材苗条、皮肤细嫩的女人开始在饭桌上苍老下去，显得憔悴不堪。薄荷为她感到悲哀，冰凉的芒果汁卡在嗓子眼里，眼前浮现饱经风霜的皱纹，唉，不想当什么，何必立什么牌坊呢！

桌前四个年龄段的女人恰巧反映了女人的一生，她们都是能干出点事的人，不会喊喊嚷嚷靠诋毁别人过日子，她们渴望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张床，与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相拥而眠是女人最大的理想。

“别伤感呀，干吗不唱唱歌！”

软木塞儿最善于破坏气氛，但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大伙一致想到了《小芳》，这也不奇怪，小芳可以是男人眼里的少女，也可以是女人心中的挚爱，总之它代表着纯情。

一个倭家的小女孩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伙人，薄荷忽然想起小红。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回到那个年代……”随着日历一篇篇翻过去，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已然成了老歌。

王小姐突然哭起来，乳房一颤一颤的，她的前夫不动声色地甩了她，有一天早晨，她发现自己除了裸体和一张离婚协议书之外，便一无所有。

刘小姐想到自己的冷屋子凉炕，也哆哆嗦嗦地哭了，女老板给她俩递过去餐巾纸。

软木塞儿不断地打喷嚏，今天沾了一身晦气，这帮女人都怎么了？

“让他给咱们唱《无言的结局》，”女老板指着软木塞儿说，“他是卡拉ok的老泡儿了，花十万块钱才学利索这么一首。”

时间晚了，薄荷该回家了，两位小姐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一看就是单身女人，这么早回去干什么？又没人惦记。

薄荷想不到今晚会是这番风景，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尽管心里热情膨胀，但她很清楚：女老板只是玩玩而已，尽管她现在和蔼可亲，开空头支票是一种乐趣，可以尽情炫耀自己的大度和本事。明天一切都将恢复原样，王小姐依旧会固守着傲慢与偏见，刘小姐也不会如此动情，况且她还自身难保，谁都这样，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

准要想讨好软木塞儿可就打错主意了，跟这种人，白搭，财权掌握在他老婆手里，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对于感情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是纯粹物质化的人，这倒使他们比谁都幸福。

薄荷丝毫不怀疑大家的眼泪，但生活有它自身的逻辑，就像莫泊桑说的，“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人也一样。

“我送你回家。”

蒙田说着和薄荷一起出了门，脑中最后的印象是女老板满怀醋意的眼神。他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就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才会这样做。夜市很热闹，使得枯燥的冬日变成春风沉醉的夜晚，竹签串的麻辣烫在热锅里泛着诱人的香味和光泽，干啥子？吃不吃牛肉拉面？南腔北调弥漫在夜市上空，让人分不清这里是成都还是兰州。北京是一个高速旋转的大转盘，你必须做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动作，才能追上它的节奏。

四块钱一双的拖鞋，披着军大氅的下岗女工把那几双鲶鱼似的鞋放在析叠床上，她叫卖的声音不大，也不勤，偶尔一声提醒着她的存在。没人注意这张床，她也不介意，似乎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持一种状态。

女人，床，女人，永远的命运。

小伙子说中老年妇女是一大自然灾害，谁知道呢，明天你会不会也煞风景？

桑塔纳嘟嘟叫着，反光镜里映出女人美丽的腿。有几个王小姐似的女人仍旧不肯退出舞台，九八流行彩妆，“雅诗兰黛”的金色口红，“皮仙娜”的裙子，“蓝色沸点”新款墨镜，看我比你更艳！女人有维护视觉环保的责任！

“其实画画干吗呀，生活就是一张画。”蒙田说。

是啊，薄荷品味着他的话，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干，就想把色彩往身上堆，打扮得俗艳俗艳的。

她讲了好些笑话，还是不能影响蒙田的坏情绪。何必呢？我又没看不起你，事都做出来了，干吗还那么累？

下岗女工身边聚着几个等车的女学生，脸上现出小鸟依人的轻松笑容，手里捧着《世界时装之苑》、《演艺圈》，嘴里嚼着绿箭，议论着时下最流行的进口大片、小说、毛线的价格以及男朋友的长相。

薄荷身不由己地向她们靠拢，甚至不敢回头，王小姐和刘小姐的脸像黑洞洞的枪口堵着她的后腰。孤独无助的感觉如黑锅烟子涂满天空大地，没有男人哪儿行啊，白天不懂夜的黑，没错！

“女孩就得激流勇退，这样才能干出点事来。”薄荷挺感慨的。

“怎么，要结婚了？那我们可连精神插足的机会都没有了。”蒙田找回了舌头，“现在至少还有点理论上的可能吧。”

“聪明人都早婚，这样才能延续青春。”

“鬼丫头。”

夜，已经神开懒筋，挨家挨户地扣动门环。

肖汉干什么呢？想到这里，愉快的心情在薄荷脸上铺展开来，生活中的亮色掩盖了一切，肖汉的笑容烙在她的记忆里，许久，许久。有了肖汉，一切都不同了，米兰·昆德拉说的，“每个人都决定着另一个人的存在意义。”

眼神不好的以为前面是个花坛，走到近处，那冲天的臭气和子弹一样来回弹射的苍蝇让你领略了生活的另一面。

薄荷每次来找乔丹，都要经过这个垃圾堆，人们习以为常，好像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的单身宿舍楼里弥漫着经年的陈腐气息，肠子一样的楼道，路灯砸瘪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去，一不留神撞着个煤油炉，仿佛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专门把镜头对准下层贫民。

“她昨天走了。”乔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薄荷一进门就看到了，右边那张床空着，格外刺眼。它的主人叫何平，是乔丹的……“她去哪了？”薄荷问。

“她快结婚了。”

是吗，其实薄荷早就想到了，可仍然感到吃惊。她没见过何平，阴差阳错的总是碰不到一块。乔丹手里也没有她的照片，她像个影子似的纠缠着现实。

“也许她结婚是为了分房子吧？”薄荷问。

“不，她想和大伙一样。”

这间小屋一败涂地，暖气烧得不热，窗户上裸露层层锈斑，书架、床、写字台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墙角扔着《中国可以说不》。乔丹说这里是多功能厅，吃喝拉撒睡全包了。

“你真的爱她？”

话一出口，薄荷就觉得别扭，“爱”这个字头一次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寒风在窗外格格作响，灰蒙蒙的冬雨扫过宿舍楼。

乔丹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头，透过手指的缝隙，依稀有一滴眼泪滚落下来。薄荷的心跟着抖了一下，她很少看到乔丹哭。

乔丹的头发太短，一堆小毛贴在头皮上，像得了产后风似的。

灰暗的环境塑造了她，应该出去走走，生在这个时代挺不错，一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代，没本事的人才会徒生失落感，整天怨天尤人。

九七夏秋时装展，各大名师纷纷把自己的女模特儿打扮成彻头彻尾的男人，前一段时间，全球呼唤中性角色，现在索性只剩一种——披着男人皮的女人。

“很难找到她那样的人。”乔丹喃喃地说。

有个心理学家说同性恋也许更符合理想主义，它寻求感情上的依恋，一旦拥有，别无选择。

薄荷望着那张空荡荡的床板，想象着两条蛇一样盘扭的身躯，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当然，乔丹和何平之间主要是感情上的东西，她们是这学期才分到一块的。也许男人搞同性恋是出于生理需要，女的搞实在不可思议！

心理障碍！

薄荷这样想着，嘴上什么也没说，她知道乔丹很难过，如果在这会儿讨论什么生理和心理问题，就有点不识相了。

“我想请你帮个忙。”

乔丹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她只穿了一套“爱慕”牌的三点式内衣，看上去更见风韵。“姗拉娜”健胸霜、雪樱花牌“风韵丹”、填充硅胶和生理盐水的各种隆胸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所有的女人都变丰满了，薄荷凭着职业的敏感，一眼就能辨出真伪。

丰乳，似乎是一种信息，一种目标，女人不再指望男人接纳自己，过去男人选择我，现在我选择男人。没能耐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

女人的欲望迅速膨胀，她们在隆胸的同时隆起欲望、谁更丰满，谁的欲望就更强烈，丰乳，是对男人的一种暗示，也是给男人的一种压力。

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女”是一个具有硕大乳房和乳头的女人图形，丰乳，真的要把历史连成一个圆吗？

“我想让你给何平送一束花。”乔丹怯生生地说。

“你会着凉的。”薄荷仍然望着她浮想联翩。

丰满真好，就像“风韵丹”的广告：“漂亮，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美，也许美最终还是自然的风韵。”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想祝她幸福。”

“何必呢，你们不是还能见面吗？”

“一切都不一样了。”

同性恋好吗，至少不用把精力花在避孕上。在这种气氛下，薄荷不当想起什么玩笑话，这样有点对不起乔丹，但她无法溶入乔丹的悲伤，那一套理论是留给下个世纪的人听的。什么都得靠习惯，就像新西兰的裸体游泳池，人人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给一个女人送花，真够别扭的，对一切不正常的东西，薄荷都极力回避。她想告诉乔丹，每个鲜花店都有送花的业务，要不就打电话 185，EMS 能帮你送花。可是乔丹一定要自己选花，她想跟在薄荷后面，看看何平接到鲜花时的表情。

“你不愿意干这件事，对吗？”乔丹苦恼地说，接着又颓然钻进了被子。

看到她这种低声下气的样子，薄荷心软了，在她和小羊感情脆弱的时候，乔丹一向是她们的精神支柱。人世间，打动人的永远是真情，也许它是扭曲的。

“好吧，我答应你，不过别没完没了的。人家想把你甩了，以后别想这种事了。”薄荷说。

“我知道。”

乔丹那苍白的面孔顿时露出了生气，她腾地一下钻出被窝，黑色的弹力裤扔在一边，白的，一定要穿白的，何平会高兴的，不管怎么说，我祝你幸福！她的鼻子微微有些发酸，不过很快就控制住了。所有人走上的都是一条不归路，我会永远爱你的。

白色有扩张感，乔丹是个彻头彻尾的女人，那高耸而富于弹性的胸脯真让人羡慕，和欲望无关，是一种母性的光辉。双休日，何平在麦当劳打工，她缺钱花，大学里那点工资是相当可怜的，另外，她想过得充实一点。

麦当劳，美利坚文化的优势，不过没什么了不起！巨无霸、薯条、圣代……都是些三高食品。

“右边第三个，脸挺白的那个。”

乔丹给薄荷指着。

洁白的百合花，百年好合？

何平坐在红椅子上休息，薄荷招手把她叫到一边。

“这花是给你的。”

薄荷没说是谁，她觉得何平应该能猜出来。这个女人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平平淡淡，有什么地方能迷住乔丹呢？

“你是鲜花公司的？”何平微笑着说。

她的脸上写满幸福，快要结婚的女人都这样，她揣摩着也许是未婚夫

给她送上一个惊喜。曾经有过的许多记忆都像脱下的衣服被扔在一边，淡忘一切可能是最聪明的。

“这是乔丹让我送给你的。”薄荷小声说，她注意到柜台后面有个穿制服的男人一直往这边瞧。

乔丹的眼泪，百合花，还有那张空荡荡的床，全都忘了吗？刚才她还觉得乔丹像个神经病，这会儿却好像自己失恋了一样。

“乔丹？”

何平皱了皱眉，这个名字显然使她不快，尤其是这时候，正如一个十里洋场上的交际花不愿被当初的老乡认出来一样。

“不是 NBA 的飞人。”

“我知道，其实我们……”

她咬着嘴唇想解释什么，何必呢？薄荷打断了她的话，纯属两个人的事是不必向第三个人解释的。

“乔丹祝你幸福。”

薄荷盯着她的脸，想看看她的反应。她难过地低下头，转过身走了，百合花失神地甩在手里，掉下很多花瓣。

薄荷走出麦当劳的门，不知该怎么对乔丹说。

看来何平心里并不痛快，她急急忙忙地结婚是想彻底摆脱这件事，可那样办也许会更糟。

“她说什么了？”乔丹着急地问。

“谢谢！”

薄荷故意把何平的反应描得很冷，还说在麦当劳的欢乐大家庭里，那些花瓣役决就会被扫走。

“她知道是我送的花吗？”

“猜了八回都没想起你。”

“不可能，她肯定是装的。”

乔丹疑惑地摇摇头，她还抱着一丝幻想，屈从于某种固执。薄荷想起台湾电影《喜宴》的结尾：男主人公的父亲过海关时高高举起双臂，仿佛向同性恋投降似的，它寓意着什么呢？远处音像商店里传出的音乐似炒豆般响亮、分明，音乐人忙着为歌手度身定做歌曲，包装真的重要吗？

薄荷站在过街桥上望着虫子一样的行人，比起十年前，人们走路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报纸上正在讨论“抢救精力行动”，人们各抒己见，总之是要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多干事。

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天一个变化，竞争催得你发疯。中关村那些玩电脑的家伙把精力发挥到了极限，一边看文件，一边接电话，中午原地不动地往嘴里塞两个汉堡包，嚼蜡似的。日本的男人早就开始过劳死了，下了班在地铁里困得像一摊泥似的。

人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忙着一天天变老吗？几个老头很有自知之明，溜着墙根儿走，老了似乎就是一种缺陷，一种罪恶，进发廊花同样的钱也没人搭理你。

薄荷喜欢她家楼下的那条街道，这里是水泥森林中的绿茵，闷罐里的桃花源。明天又能见至肖汉了，仅仅“肖汉”两个字就是一股幸福的热流，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爱是最重要的。

一帮老太太坐在门口拉家常，雕刻似的皱纹淹没了五官，那是时间留下的遗产，它提醒着人们要时时夹着尾巴做人，青春的光阴稍纵即逝。

“表叔等着你呢。”

一进门，妈妈告诉她。

啊，表叔，革命年代的样板戏里让人倍感亲切的角色！

“听说你又考上博士了？”薄荷问。

表叔谦虚地点点头。一身“李宁”的运动服，宽厚的小平头使人放松，那双眼睛空洞而清澈，没有欲望，没有感情狂热的流溢，只是静静地望着她，如同观赏一只精美的细瓷花瓶。

好久不见了，薄荷莞尔一笑，带出成熟的魅惑。在“和路雪”的众多冷食中，少女是酸酸的“可丽波”，少妇是甜甜的“可爱多”，二十三岁的女孩夹在当中，如同为白描的仕女图点上一粒朱唇，使一段天然风韵跃然纸上。

表叔怦然心动，窗外的喇叭声把他拉回现实，想到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辈分，脸上显出些微的窘态。

“看看我的画吧。”

薄荷笑着引他走进画室，这个表叔，天才大约都是有点愣头愣脑的。

一个慵懒的妇人在画布上伸腰展臂，追逐着柔嫩而新鲜的阳光。表叔一直是印象派热烈的追随者，他若有所思地用眼睛捕捉着色彩的变化。乍一认识薄荷，觉得这姑娘不错；和她聊几句，你会一下子掉里边；要是再看了她的画，真有点无力自拔了。

这是哪里来的激情啊！

画布上的阳光穿越浓得化不开的松节油味道，紧紧地抓着你的心。巨大的光环倾泻而下，洒下激动人心的溶液。有的地方用色很厚，和雕塑差不多。

表叔感到作品的力量，扎人的痒，一直在身上流淌，沁入心房。天与地是人们认定的两种状态，而薄荷试图开出第三条路来，那是精神与欲望融于一体的路，每个理想主义者都渴望到达的顶点。

“你在恋爱吗？”表叔缓缓地说。

薄荷不知怎样回答，表叔还没结婚，甚至没有女朋友，什么是爱？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任何理论都描绘不出它的色彩。当初，美国一个小药剂师不过是往咳嗽糖浆里倒了点苏打水，就在这不经意的灵感中，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诞生了。

6

“我到楼下了，外边冷，多穿点啊！”

是肖汉！

他的声音总是那么干脆，犹如赛车手在瞬间将油门一踏到底。

薄荷披上乳白色的羊绒大衣冲出门去，半高跟皮鞋轻快地敲打着地面，电梯，快点！

4，3，2，1，闪烁的红灯是咚咚的心跳。

他怎么趴在那里？

天阴下来，看样子这几天要下雪了，申花那帮哥们儿够呛。

“Hi——”

薄荷钻进车，带着外面的寒气。

“昨天天气还挺好的。”

肖汉抬起头来，他的样子有点怪，不太自然，米黄色的衬衫外面套着深棕色的马甲，新衣服的好闻的味道夹着一点淡淡的 555，总是这样情同初恋多好埃捷达陶醉在奔涌而出的热情里，油箱灌的仿佛不是汽油，而是似火浓情的“马爹利”酒。窗外的景物飞驰而过，北京音乐台正在播放张信哲的情歌《不要对他说》，稍带女声的美妙颤音，如神秘之流浸润心田，薄荷不由小声哼哼着，一抬眼看见车厢壁上斜插着一盏桔红色的纸灯，薄荷从电视上见过，那是日本千叶地区的“爱神之灯”，小小的杯形花苞，一切尽在不言中。

爱情就是一眼决定的。

一个好心人救了你的命，却不如多情少年的一个微笑，不公平吗？爱情不需要天平。

上次他们在五洲大酒店还有说有笑的，今天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薄荷两颊绯红，和桔红的纸灯交相辉映。三天创造三个奇迹，头一天互相吸引，第二天说不完知心话，第三天……生活剥掉温情的外壳，露出热切的目光，那里是永恒的男人和女人。

心怦怦跳着，仿佛噌噌拔节的嫩芽，感受着生命的躁动。

她用手捋捋头发，肖汉轻轻闻了闻，淡淡的甜香，直要钻进他心里。熟悉的热浪包围着他，喉头突突发跳，那股力量不住地往上顶，犹如一下子挂入四档。车有点像醉汉似的晃悠起来，不过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咬了咬嘴唇，想什么哪，哥们儿，注意！注意！

张信哲忧郁地唱着，歌声从薄荷心弦上划过，失掉了少女的忧伤。十六岁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每天都想写诗，常常会莫名地伤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少女都喜欢营造一种忧伤的气氛，显露自己的典雅浪漫。

少女情怀总是诗，她还记得其中的一首《献给爱情》：我走了，在细雨霏霏的时刻，这美丽而忧伤的春夜，我只能派遣梦的使者轻轻告诉你，无奈你的小窗早已睡熟。我走了，奈何几度日转星移，再难寻觅今夜的柔情。

想来是前世注定，

天地为你塑造了一个我，

你却一如风尘仆仆的游子，

错过多少沿途风景人物。

我走了，

曾经和你一样酷爱紫色的浪漫，

迷恋如烟的小树，

纵然你心已不属于我，

在微风渐起的失落中，

我将以一生难懂的心情深深思念你。

那时，她的诗里总有一个不知名的他，冥冥之中鼓动着灵感。

现在看来，肖汉就是那个他，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相遇。

人真是奇怪的生灵，一个个假定性构成了生活。遥远的角落，风铃随风飘响的时候，有一个人才是一生中最值得你爱的人，这是人生最虚妄而美丽的幻想。

期待爱情的年代里，她的酸诗多着呢，可总也找不到心醉的感觉，“多年来我谁也不爱，我爱的始终是我的想象。”她怀着淡淡的失落一首一首地写诗，对一个无形的偶像顶礼膜拜。那时有位三十多岁的女编辑看了她的诗，说她很有才华，可有点无病呻吟，没经过风浪的小孩都犯这个毛玻她听了以后不以为然，那是老女人的沧桑感。

过了几年，多少懂得一点“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她的心不再敏感，遇到烦人的事只要逛逛商店就好了，谁不靠装糊涂过日子。小羊说她现实得要命，简直有点无坚不摧。

在感情与欲望的过渡上，薄荷是个十足的理论家。二十岁以前，简直什么也不懂，人家说一个黄色笑话，她一连琢磨三天也不知其妙，只能跟着傻笑。后来她忽然看了好些书，一下子比谁懂得都多，犹如苦聪人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上学时，他们去学校附近的小电影院看点半黄不黄的片子，听听乔丹、小羊和蒙田他们讲的荤故事，乔丹说这些事全靠领悟力，有的女人生过孩子却不如一个姑娘懂得多，她本人就是个高级理论家。

小羊说实践和理论差得很远，乔丹不以为然，特别是看过人体模特以后，人都那样，没什么神秘感。薄荷觉得感情是第一位的，否则一点没劲，有的两口子能白天骂街晚上钻被窝，真可怕。

肖汉系着安全带，好像肩披绶带的将军，他想什么呢？一种隐隐的颤栗掠过薄荷的全身。

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却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小时候都有点不合群，不爱叫人；他们都挺好胜，喜欢参与竞争的项目：看足球、打保龄球、下象棋；有一年的夏天他们都住在密云的一个小山村里，可惜那会儿不认得。还比如那个失而复得的小印第安人，一切都那么巧。

他们的心太敏感，连蜻蜓点水的一丝涟漪都看得出来。不过，他们能随时收起那颗心，直面生活无情的风雨。他们都是干实事的人，同时也注重情调，善于用现实来确保理想。他们有时爱听听摇滚乐，这是生活的作料，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点反叛的冲动。当一颗心压抑太久时，只有摇滚乐能带来无与伦比的震撼七“我喜欢张楚的歌。”肖汉说。

“哪首？”

“《姐姐》。”

“哎——”

他俩都笑了，这是个温柔的陷阱。

哦姐姐，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哦姐姐，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

天阴得更厉害了，有点雨夹雪。肖汉熟练地打着雨刷，好像对心上人说悄悄话，那种对车的痴迷简直让人嫉妒。

想不到我的情敌竟是一辆车，薄荷暗暗吃捷达的醋。

车停在小羊家楼下，薄荷用肖汉的手机叫小羊和乔丹下来。

还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这一刻对他们很重要，周围静悄悄的，音乐关掉了，简直太安静了。窗外的寒气熨贴在玻璃上，白蒙蒙的一片。

肖汉解下安全带，上衣放在后座上，他转过身从兜里掏出一排塑料压膜的药品，撕下来两片。

阿斯匹林！

薄荷小时候老爱发烧，她对于这种包装上印着蓝字的药片是最敏感不过的。

肖汉取出一瓶矿泉水，把药片塞进嘴里，一仰脖咽了。他怎么了？薄荷的心跟着颤了一下。

“你发烧了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头疼。”

头疼，也许有点感冒吧。很多男人都讨厌女人那种神经兮兮的关心，薄荷没再追问下去，她可不是个酸妞。不过，这仿佛更增添了他的魅力。她想起自己对残缺美的迷恋，男人不应当只有阳刚的一面。

能胜任各种角色的人是最幸福的。女人偶尔可以撒个娇，让男人尝到做父亲的虚荣；在男人需要帮助时，你是他值得信赖的朋友；结婚多年，你仍能像个情人似的撩人心弦；男人有时也会十分脆弱，你应当给予母亲般的呵护和体贴。

当然，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薄荷很想抚摸一下他的头发或者别的地方，她能感觉到埋藏在他心中的那座火山，上一次在五洲大酒店时她就发现了，他那个一抖腕就把橙汁全部喝光的动作烙在她的记忆里。他的沉默会有一种惊人的反作用力，那股热情一旦爆发就会将她吞噬。窗外的世界呈辐射状地无限延伸，她的心却渐渐收拢，今天肯定会发生点什么，将冲破她所恪守的自信，往日的冷漠和无坚不摧在压倒一切的力量之下只好束手就擒。

时间仿佛停滞不前了，眼睛有种又胀又酸的感觉，热乎乎的老是要流眼泪，对着反光镜一照，可不是吗，红彤彤的。她想可能是眼睛太敏感了，有点爱迎风流泪。怎么回事啊，千万别让他看见。

车里真热，她不由解开大衣扣子，这个随意的动作留在肖汉的视线之内。

“开开车窗吧。”

薄荷听了这句话，却没有一点反应。肖汉侧过身来，也不看她的脸，伸过胳膊来替她摇车窗。他的胳膊真粗，那里边蕴含着一触即发的热情，她从袖子外面就能感觉到。

这不过是个很平常的动作，她却品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妙。他的胳膊挡在她的胸前，虽然还有一定距离，她却感到沉甸甸的压力，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听到自己沉重的喘息，仿佛每一个毛孔都兴奋地张开了，受到磁石的吸引，急待与之交合，与之滋养。

他把胳膊抽回去了，那种闷郁沉重的质感依然挡在她的胸前。

怎么回事啊，到今天为止才见了三次面。矜持！矜持！

他抽出绿箭口香糖，递给她一个，清凉的味道让她感到放松一些，他的手很自然地伸过来，接着她手里的包装纸。多合槽啊！

这句土话最能形容那种默契。

“来了。”肖汉向外面的小羊和乔丹打招呼。

薄荷蓦地转过身，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乔丹那诡异的笑让她后悔不该叫她们来。

幸亏小羊还挺大方，她打开车门，两个人很快坐进去。在小羊那迅速的一瞥中，薄荷看出她的兴奋。小羊的审美观总是与她不谋而合，而且她们都是多血质的人，强烈的激情可以使她们忘掉一分钟以前矢志不渝的一切。

十二点零三分，这会儿离看球还早呢。

“咱们先去吃饭。”肖汉说。

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最初的慌乱消失了，薄荷感到乐不可支，肖汉足以能满足任何女人的虚荣心。

“今天国安能赢申花吗？”小羊问。

“悬，要看前二十分钟，现在可不是九比一那会儿了。”

乔丹说着和小羊交换着目光，那意思是说这男孩不错。一张漂亮脸蛋绝不会让她心动，她总是能一下子看透人的本质。

“你们喝点水。”

肖汉递给小羊和乔丹两瓶矿泉水，乔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存在决定意识，从前她说“爱情是一场戏，情人随时调整时差，为进入下一个闹剧做准备。”现在看来，她遇见的人还太少，眼下，她希望有一头可以随时捋捋的长发，真怪，头一次有这种感觉，而且是为了人家的男朋友。

薄荷观察人的角度很特别，即使在热情澎湃时也能抓住旁人轻易漏过的细节，像很多摄影师那样喜欢拍摄侧立光，看一个人好不好，关键要看他对别人的态度，一些细小的动作是装不出来的。

小羊的心怦怦跳着，对于薄荷一见钟情的人充满好奇，“蜜雪儿”羊毛衫里的胸脯昂扬起来。英俊的男人就像一杯甘美而有毒的酒，一个眼神轻易就能钓走你的心，等你遍体鳞伤时，他轻松地甩下一句“爱情已逝，友谊长存”。所以长大以后，她们虽说也爱看看美男，但从不会去沾那个腥。不过肖汉不一样，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

唉，小廖这王八蛋，尽管小羊不愿顾影自怜，但她还是忍不住拿这两个男人比较，同时也拿自己和薄荷比。她觉得薄荷不是那种特别靓的女孩，毕竟不是超级名模，可她无端地又认为薄荷比她好看多了，尤其是她那种怕然自得的表情，简直有点让人嫉妒。

想到这，小羊把皮夹克的拉链拉开一点，摇摇头，明摆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小廖显然比不上肖汉，无论是外表还是财力，而且他是奔三十的人了。她觉得这样想有点对不起他，可事实就是如此。做生意就靠关系，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混，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够呛。

小羊甩甩头，发胶味和车里淡淡的古龙水味妙合而凝。蓦然间，她依稀感到一双疲惫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小廖瘦削的肩膀在风中颤抖……生活中处处有反弹力在起作用，平时小羊总是不满意小廖，他就会做赔本买卖，可她一见到别的男人，才知道她没有其他爱人，只有唯一的小廖。在他之前，她不厌其烦地更换男朋友，仿佛在调试电影频道，直到见了小廖，她才安静下来。

“你们多吃点，一会儿还得看球呢！”

肖汉一边说，一边给薄荷夹菜，还是“大湖”的橙汁，这怎么能忘呢，小羊特别欣赏他这种内外有别的态度，小廖就不懂这个，专门当着她的面和

其他女孩逗贫，像电视剧里那帮小痞子似的。

“他的眼神会放电。”小羊暗暗想着。

薄荷运气真不错，她老是驱赶不走这种念头，就怕人比人，不过爱人只有一个，他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他是最适合你的。自己过自己的，别和人家比。

“今天国安肯定能赢，”小羊显得挺高兴，“就冲咱们四个也得赢。”

他们的笑声引来邻座的目光，肖汉夹在三个女孩当中，感觉很飒。

“你能和薄荷在一块真有福。”小羊说。

薄荷听了这话满意极了，小羊不用训练就能在男孩面前满足她的虚荣心，谁都爱听夸，特别是现在，饭桌上不需要魏征直言进谏。

肖汉笑着，假装不在意似的。他不喜欢臭显媚，男人只是在征服世界的同时捎带脚征服了女人。

乔丹望着肖汉，他眼里闪动的光芒不仅仅是热情，那是人类情感中最真纯的东西。

她忽然想起妈妈，每个女孩第一个接触到的异性就是自己的父亲，而她幼年丧父，妈妈是她与异性相隔的屏障。

大人们总是把这类事搞得很神秘，那会儿有个穿蓝上衣的男人老来找妈妈，每次都塞给乔丹点糖或者花生米。她觉得那些吃的有毒，全扔下水道里了。她开始胃疼，一见着两个狗男女在一起就犯，准极了。那男的一走，妈妈挺兴奋的，洗出好几盆脏衣服来。

透过她的高兴劲儿，乔丹窥见了她想象中的厄运的影子。

“你要结婚我就给爸爸扫墓去。”有一天她这样告诉妈妈，她还记得妈妈当时的表情，好像挨了钝器的击打似的。你也有今天，骚娘们！那会儿她会骂很多野话，虽然不解其意，但觉得出气，特痛快，那种发音都不是往里窝的。

后来那男的不来了，妈妈每天晚上都抱着她睡，真幸福，她独占了母亲的爱。可妈妈不快活，她的目光总是越过女儿的肩头，望着很远的地方，让人承受不了。她四十二岁就死了。

乔丹透过玻璃杯望着模糊的世界，肖汉给她添了点橙汁，黄澄澄的，如同他的微笑那样感人，有种喜乐平安的味道。昨天，乔丹还觉得阳光是粉饰太平的东西，阴影下的景物虽然不美，但却是真实的。她刚刚读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心中充斥着对母亲的怨毒和拙劣的爱。她欣赏尼采的疏狂和卡夫卡的病态，女人骨子里都有点自虐的本性，她却将这种本性发挥到了极致。

她爱何平吗？也许仅仅因为何平有点像母亲，她也戴那种白棉布的胸罩，没有海绵衬垫的。乔丹觉得女孩打扮自己就是为了取悦男人，为什么她们都像母亲那样燃起她的爱，最终却抛弃她？

她需要和平的爱，“何平”这个名字是一种暗示吗？在不知父亲的年代里，男人是可怕的梦魇，他们是侵略性的动物，就像波伏瓦说的随时会摘走她的贞操、她的花。她能想象出和男人在一起的感觉，被动的窘迫，像只可怜巴巴的壁虎，或者一只祭坛上的小羊，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对强大力量的奉献。

肖汉是另一种人，属于远古的高贵品种，是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交接时的男人，神性作为爱的先导启发着迟疑的性灵，在他的爱抚下，女人可以

继续生活在仪式和梦幻中。

“接着。”

薄荷爱吃蟾糊，离得太远，肖汉帮她夹到盘子里。小羊和乔丹都注意到这个细小的动作，乔丹迅速移开视线，小羊仍旧吃个不停，爱情最能激发食欲。

小廖特能吃辣的，他敢同时吃香辣鸡块和水煮牛肉。小羊眼前浮现出小廖辣红的小舌头，她不再做什么愚蠢的对比，说到底还是他最好，“痢痢头的儿子自己香。”

“我想出一个对联，”小羊总是能调节气氛，“上联是‘娶妻当娶薄荷’。”

“下联呢？”

“嫁夫定嫁肖汉。”

小羊让乔丹出横批，真够难为她的。

“老公老婆。”乔丹挠着头说。

“什么呀，酸菜鱼，哪儿有这种横批。”

“要不就叫‘少男少女’。”

“更扯淡了，干脆叫‘少儿不宜’吧。”

肖汉和薄荷只是乐，一点也不掩饰脸上的兴奋。出门时，薄荷帮肖汉拿着手机和车钥匙，肖汉为薄荷披上大衣，夫妻肺片似的，真叫人眼红。

“国安时好时坏，”小羊说，“它没有尤文图斯和阿贾克斯的王者风范。”

话虽这么说，当你置身于人头攒动的工人体育场时，立刻就能感到球迷对国安那种义无反顾的激情。

开赛前半小时，看台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巨大的照明灯把草坪照得雪亮，震天的喇叭声响彻云霄。刚过青春期的中学生一边挥舞大旗，一边扯着脖子狂喊，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

“国安必胜！”

球迷见球迷，满脸笑嘻嘻，两个手指头组成的V字代替了相互的问候，主场的巨大优势立刻显露出来。

“就是喊也能给它喊赢了。”

肖汉找到了座位，他先帮小羊和乔丹铺报纸，然后再给薄荷和自己铺。球场上雾气蒸腾，薄荷紧挨着肖汉，羊绒大衣里的身体暖融融的，她始终笑个不停，猛地一回头，肖汉正好搂住她的腰，隔着大衣都能感到那只手的爱抚。

“你冷吗？”他问。

薄荷摇摇头，发现肖汉穿得很少，有点美丽冻人的感觉。他俩头一次离得这样近，几乎脸贴着脸，在六万人的拥抱下感受着对方的呼吸。薄荷敞开大衣给他捂手，两个人的目光粘在一块儿，久久不能分开。

开场哨响了，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淹没了柔情蜜意，人们对体育的热爱反映着自身对原始动力的崇拜，足球再现了古战场上的两军对垒，盘带，过人，永恒的防守与进攻，直到皮球飞入网窝的一刹那，你才懂得生命和欲望的真正含义。

绿色的队旗犹如旌旗招展，每当国安队得球，球迷就像土著人首次接纳文明或是麻木的文明人体尝到原始动力一般，敞开胸怀，兴奋地大叫。

何以忘忧，唯有足球。

今天国安队排成四四二阵形，两个外援卡西亚诺和安德列斯像两把尖

刀戳在前面，是申花后卫重点盯防的对象；胡建平、大王涛、冈波斯等悉数登场，加强了中场的组织能力；李红军率领韩旭、大宝子镇守后防线，让谢晖、祁宏他们大为头疼。

开场仅两分钟，范志毅接后卫一脚直传，迅速往前场带，在禁区前沿妙传给及时插上的祁宏，祁宏一脚挑射，球迷的心立刻悬到嗓子眼，幸亏姚健表现神勇，将球单拳击出底线。角球！

“完了！”

小羊用两手掐着下巴，像只狂躁的小狍狍。

“小心范志毅的头球。”

乔丹急得直搓手心，肖汉拍拍她的肩膀，递给她一块口香糖。

角球开出来了，注意！前点！好几个队员在争顶，好！李红军大脚解围，球迷的喇叭声和鼓声立刻变成冲锋号，周宁、南方，给冈波斯，攻防转换速度如此之快，一时申花门前大兵压境，卡西亚诺左突右晃，射！可惜脚法没掌握好，偏了，不过把申花的门将蔡建林吓得够呛。

站在看台上看不清球员的脸，肖汉能根据他们的习惯动作辨认出谁是谁，为中国足球摇旗呐喊十五年了，他长大了，中国足球却没长大，但每当有中国队比赛，他依然是当年那个狂热的小情人。

姚健今天真神了，连续三次挡住申花凌厉的进攻。上半场第十六分钟，南方中场得球，闯入申花禁区，被对方后卫吴兵铲倒，直挺挺地摔出去。

点球！

裁判坚定不移地站在罚球点上，球迷们腾地站了起来，国安的点球专家谢峰操刀主罚，他从容地把球摆正，后退几步准备助跑，六万种表情于瞬间定格，幸运之神在静默中喘息，起跑，推射，生活展开令人心醉的一幕，一个优美的假动作骗过守门员，皮球划着绝妙的弧线飞入网窝。

哇！

油锅滴进了水点，偌大的工体变成光芒四射的火球，雪花似的纸片漫天飞舞，视觉、味觉、听觉混为一谈，鼓膜在耳鼓里忽闪忽闪地响着，那是生命原始的躁动。

薄荷跳起来，身子一歪倒在肖汉身上，肖汉搂住她的肩膀，她回过头来在他脸上亲了一下，那种流体的亲力立刻传遍全身。

肖汉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和小羊她们拥抱了。那片温热的嘴唇仿佛粘在他脸上似的，耳边飘飘悠悠的黑发抓挠着他的心。

巨型屏幕上吞吐着火舌，1：0！

寒风呜呜叫着，吹在脸上却是扎人的痒，申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洋教头安杰依再也耐不住寂寞了，连忙把吴承玻换上去。

国安是一支充满激情的队伍，越是碰到强队就越兴奋，后卫线固若金汤，李红军他们站位极佳，申花每每无功而返，得势不得分。

老这么玩悬的也不行啊，中场休息以后，金指派李洪政上场，增加中前场的抢断能力，迫使对方把防区扩大。小羊、乔丹她们随着进攻的节奏摇摆身子，天彻底黑下来，男球迷们点着了打火机，一束束火光跳闪，犹如求偶飞行的萤火虫。

蔼——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国安队歌回荡在体育场上空，它道出了人们对英雄的渴求，球迷造起波浪起伏的人浪，肖汉兴奋地望了薄荷一眼，她的脸浸在彩色的光焰下，透

着水晶的亮泽。

终场前三分钟，国安队开出角球，韩旭及时抢点，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高高跃起，用头一蹭，攻破申花门将的十指关。

2：0！

他们四个人抱作一团，连乔丹也兴奋地尖叫起来，绝了，薄荷第一次见到肖汉就知道能借他的运气，无数张狂喜的脸，塑料做的V形大手，印着国安队员头像的锦旗……今天的月亮真圆！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散场时，小羊简直有点手舞足蹈，亲临现场才能感到足球的魅力，它化解了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薄荷垂下胳膊，正好触到肖汉的手，两只手很自然地握在一起。一种莫名的力量把两颗心牢牢地粘上，这就是牵手吧，从今以后，我将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寒冬将至，却有一股暖融融的春意袭上肖汉心头，当你开始和心上人热恋的时候，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你却再也不是那个你了，灵魂，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最终将落向何方？它将被上帝召走，还是偶尔散布到新的生命体里，或是融入早晨的空气中呢？也许会变成一朵野花，一棵草，干脆是一滴露珠。

一辈子为爱而生是薄荷最大的愿望，可她以为那是作家写出来骗人的东西。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最能给人这种感觉，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被赶到了悬崖边上，是世俗幸福的弃儿，瞧梵·高那个倒霉蛋，可怜的单相思总是四处碰壁，唯一一次顺顺当当地得到一个女人——荒地上的玛雅，还是作者虚构的绘画女神，可能是为了告慰那颗曾经被爱伤透的心，不过虚拟的笔触太明显了，明眼人一看心就凉了，干吗呀，让人家乐一次吧。歌德说，“喝了青春这副春情剂，你看哪个女人都像海伦。”这时候爱上一个人，感觉最妙。少男少女的爱是青苹果，没有欲望，咬上去咧牙酸；成熟男女的爱揭去面纱，直奔主题，过了那阵热乎劲，就像咬了一口的苹果，非但失去最初的甘甜，反而爬满一层黄褐的锈斑。

薄荷有一种创作的冲动，画点什么呢？脑子里还勾勒不出它的形状，幸福的时候反而是一片空白，爱情令人心醉神迷，要不豪放的苏东坡怎能写出哀婉缠绵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呢？李白也不会凭空作一首软怯娇羞的《长干行》；维也纳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是有感而发；就连巴黎最昂贵的香水也是为爱情而制。

不是每个凡夫俗子都能得到爱的滋养，尤其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机遇。希腊神话说，早先的人男女同体，创世主把人类分成两性。自那以后，人被分开的每一半，都在试图与另一半汇合。薄荷一直向往精神和欲望的高度合一，亚当在寻找肋骨的时候碰到了夏娃。

小羊和乔丹放慢脚步，望着那对共浴爱河的天使，悄悄溜掉了。爱神抖落衣襟的一角被薄荷抓住了，她俩心里酸溜溜的，同时也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行。她们总是盼着天上掉下个好男人，三个人里就属薄荷现实，她原本指望像进菜市场一样挑选一个最佳丈夫，却子貌不惊人的蔬菜中拾到了金元宝。

微风吹出一阵弦外之音，乔丹心中涌起莫名的感伤，她抱紧凉嗖嗖的

肩头，叹了口气。晴纶棉的短大衣太旧了，明天去蓝岛买件新的。

“你吃醋了？”

一路上，小羊一直在抱怨这个月运气不好，前天又和小廖吵架了，他总是不说一声就把两个人攒的钱拿去投资，钱一甩出去就没有下文了。你看人家肖汉，不温不火的，找这样的男孩当丈夫最有安全感了。

乔丹没有仔细听小羊的话，她何尝不想尝尝爱情的滋味呢？可那个人在哪儿蹲着呢？也许连他妈还没做出来呢！走在清冷的小路上，鞋跟敲打着地面，发出神秘兮兮的声响，使她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话，“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无数肮脏的角落里，每天依旧震荡着巫婆千年的呼喊：‘我怎么让他来爱我？’”咏物抒怀者乃痴人，悲天悯人者是疯子。呼吸着商业文明的空气，天才只能自作多情，干脆自己催眠自己，把那番感悟镌刻下来，留待下个世纪的人去解读。

薄荷其实比自己更有才华，可她有做贤妻良母的机会。天才都是独行侠，因为他没有退路，孤独是他一生逃避不了的命运。

“天才变成贤妻良母，这是二十世纪‘毁’人不倦的地方。”

她的声音古怪极了，把小羊吓了一跳。

7

吃过晚饭，肖汉和薄荷想再玩一会儿，车停在二环路边上，此时，“金球道”保龄球俱乐部生意正火。

换好鞋以后，肖汉帮薄荷挑了两个最轻的黄球。薄荷脱掉大衣，露出浅灰色的羊毛衫和红方格呢短裙，裹在长统袜里的腿依旧是紧绷绷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溢出琼浆玉液。

肖汉戴上护腕，用手指勾住球，胳膊朝上一举，向后甩出一个半圆，两腿交叉，如同捕食猎物的豹，果断地抛出球。小瓶齐刷刷地倒下，全中！头顶的电脑屏幕上打出一个漂亮的x字。

“我劲可小啦。”

薄荷望着肖汉坚实的臂膀，有点心慌意乱的，动作没打开，球一出手就歪了，傻乎乎地滚向边道。

她委屈地耸耸肩，肖汉笑着拍拍她的头，看我的！他的劲真大，扫瓶板刚一升起，就一个箭步抛出球，补中！

婚恋的程序是相识、相知、相爱、相结合，可他们的程序完全颠倒了，甚至在相识之前的一刹那就已经相爱了，或者说所有的感觉揉在一起，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一个全中。

小羊说现在的人都太精，恋爱就像导演随时会喊停的试拍，结婚前一天两个人还是猜仁撮俩的，直到后悔莫及领了证。没两天又觉得自己给自己下套了，然后拼命想逃出笼子。

小羊太刁，乔丹和蒙田也犯这个毛病，尤其是蒙田，以为自己是根葱呢，谁拿他蘸酱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亵读爱情的人自己并不懂得什么叫真爱。有的人总是怕一猛子扎下去落个覆水难收的恶果，这种人理智有余，

激情不足，爱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根空心竹子。

敏感的人能尝到爱的甘甜，也能品出悲的苦涩。人和人之间敏感不敏感差别可大了，薄荷有个初中同学，是个挺秀气的女生，一个月内接连死了母亲和姐姐，她却跟没事人似的，还吵着跳皮筋。不是坚强，人家真没当事，那从容劲儿让你不得不服。没法说，不过那样反倒幸福。一恨针扎在身上，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痛感。

“出手低一点就好了。”肖汉说。

有时他显得特别小，有时又相当老练，在一大堆灰不溜秋的人中间，他是挺拔的西部英雄，举手投足中显示了对生活的无比热情。

薄荷通常在第二局中才能找到感觉，她接连打了两个全中，屏幕上的DOUBLE冲她微笑，这一局的得分是129，按规定末尾是9的可以得一罐“舒跑”。

“你喝吧。”

其实他们的座位上有好些喝的，但薄荷坚持要他喝“舒跑”。

球馆里挺热的，她的脸亮晶晶的，透出发热的红润，膝盖也是红扑扑的，犹如亲吻之后留下的红晕。

他想说点什么，却莫名其妙地从小桌上又拿了一根吸管，插进那罐“舒跑”里，薄荷立即会意了，她把脸凑上来，含住吸管，两个人一起喝“舒跑”。馆内的喧闹声变成嗡嗡嚶嚶的耳语，两双眼睛久久凝望着，四周景物淡出视线，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应和着他呼吸的节奏，我好像认识你很久了，不是吗？

饮料喝完了，肖汉笑着把易拉罐放在一边，又去打球了。薄荷仍旧陶醉在刚才的气氛中，她深深吸一口气，用舌尖舔舔嘴唇上酸甜的汁液，一股热力从两腿之间蹿上来，直抵上腭和耳根下最敏感的地方。

肖汉举起一个紫球，向后一摆，轻快地出手，在球将要击倒小瓶的一刹那，整个球馆突然漆黑一片，起初的两秒钟没有任何声响，后来大家才知道停电了，可能是跳闸。

“你站那儿别动。”肖汉朝薄荷的方向喊。

服务生还没找着应急灯，一点亮光也没有。肖汉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探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她身边去，紧紧搂住她。

他感到自己的心跳明显加快，一片漆黑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她。

“不会搂住一个正在减肥的傻姑娘吧？”

他觉得有点可笑，附近好像有那么一个，梳马尾辫的。不过，他感到一个更强大的磁场，不偏不倚地吸引着他。就在他张开双手的一瞬间，世界恢复了光明，薄荷一愣，他这才发觉自己的滑稽，手却不知应该放哪儿，只好摸成拳头。

“该死的，怎么又来电了？”回家的路上，两人沉默不语，音响里放的还是张信哲，“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一天都没躲开他。

肖汉从来没有把车开得如此游刃有余，简直不用注意周围挤上来并道的车辆，捷达牵着他的心飞翔，超出了驾驶的感觉。

坐在身旁的女孩变成另一个人，仿佛神秘的保险箱，需要穿越时空隧道来破译它的密码。他找到了她，这个女孩会在所有的轮回转世中陪伴他。无论怎样改头换面，他们都能干千万人之中一下子认出对方。

“你怎么不说话啦？”肖汉转过脸问她。

薄荷笑而不答，她到底想什么呢？

过立交桥的时候，肖汉跟着张信哲唱了一声爱你，一个柔滑的慢板，感觉妙极了，不用费什么劲，歌声就轻盈地流淌而出。

熟悉的街道冲他们招手，他闭着眼都能找到她家那座灰楼。太安静了，简直有点尴尬，车在她家楼前的斜坡上停下，就这么让她走吗？唉！

“咱们在这聊会儿天吧。”薄荷缓缓地说。

她把脸凑近一些，嘴角微微颤动着，瞳仁里闪烁着点点火光，他从那对眸子里看到了自己。

“是啊，也该聊会儿天了。”

他松一口气，毕竟先把她稳住了，可嗓子眼儿跟堵住似的，什么也说不出。他一低头，望见那双纤纤玉手，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更加白皙柔软。

澳大利亚众多未开化的部族里，每年都要集体举行男子的成年仪式，经过这个仪式，男子割断了母亲的羁绊，与无责任的幼年时代诀别。

含混而炽热的召唤传遍肖汉的全身，太阳穴上方好像有把小锤子在不停地敲，血脉兴奋地奔流，他似乎能看到那张密匝匝的网。

“你怎么还不说话？这要是考试你可不及格了。”

薄荷的脸转到背光的地方，惟有亮闪闪的眸子像猫眼儿似的，紧紧夹住他的心。他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翩跹的爱神轻易撩起了你的欲望，可你却手足无措，生怕一抬手捅破了桃绒似的肌肤。

“是啊，要是考试我可不及格了，”他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似的，“书上说的，让你三天开始注意我，三个月之内爱上我。”

薄荷噗哧一下乐了，那笑容让他窘透了。

还用三个月吗？

“我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她也喜欢我，那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他的表情可爱极了。

女孩最爱幻想，无数温情蜜意夜夜盘旋在她们的梦中，想象中的王子骑马而来，飘飘悠悠的，像电视里放的慢动作，金光灿灿，他的周围罩上一轮光环，如同耶稣下凡，梦像个五彩的肥皂泡，轻易被第一个到来的男人打碎，小男孩的笨拙破坏情调，老男孩的立竿见影让人吃不消。当女孩梦想着温暖的沙丘和海滨的贝壳时，男人的急躁让她们变成一只被动的小壁虎。早间的浪漫幻想就像猴子身上粘的孔雀毛，一旦被风刮掉了，就露出齜齜的一面。

薄荷听一个美院的女模特儿讲过一点私事，她第一个男人是她的邻居，三十多岁离过婚的二半破子，她起先挺崇拜他的，渴望成熟男人的拥抱，便像一只没头没脑的蛾子扑进他的火堆。后来她说没劲极了，简直就像等着人家宰你一小刀。而那个男的一点品位也没有，连甜蜜的情话都省了，傻狗似的乱啃一气，破舌头像个蜡头。

“还是精神上的东西最让人怀念。”那个女模特儿最后说。

女孩在成为女人的那一夜，首先尝到的是淡淡的苦涩，告别童贞的眼睛里，淌下一滴理想王国的小露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她们才能习惯男人说来就来的欲望，粗重的毛孔和浓密的汗毛，有些心思细密的人恐怕永远也适应不了。

女人之间的分化是从婚后开始的，有的人偏重精神，至少在心里还是个女孩；有的人尝到甜头，变得和男人一样，动情之后的欲望一泻千里。人

和人不同，准说得清呢，荷尔蒙的分布肯定不会像原始社会分发的食物。

薄荷准是一步到位了，她的眼睛不再柔和地眨着，整个人沉醉在温热的波涛里，她激动不安地把长发编成辫子，然后再散开，手里有点汗津津的。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今天一出来就有这种预感，或者说远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有了某种懵懵懂懂的想法，只有对他才会这样。她当然应该矜持些，总不能见面第三回就……可是她不再有什么主张了，神秘力量驱动了心，心又驱动了身体。

他肯定更想，在五洲大酒店时就想了，迷醉的眼神、胀红的脸，一抖腕就喝光全部饮料的动作深深烙在她的记忆里。应该帮帮他，男人克制自己是很痛苦的，真的，应该帮帮他。女人对男人最大的关怀莫过于对他身体的关心。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使她兴奋不已。

肖汉开始倒车，他想把车停在一处更舒服一点的地方，插位停车一向是他最拿手的活儿，今天却总干不利索。

“你别笑埃”

肖汉觉得自己蠢透了，他当然知道该干什么，但必须小心翼翼的，否则一点闪失就会破坏恰到好处的美感。人们对这事处理方式差得很远，有的人能把它变成一首赞美诗，有的人却像上厕所一样敷衍了事。

“你会爱上我吗？”他低声问。

“也许得三年吧。”

薄荷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盈着甜润的液体，他的胳膊又下意识地挡在她的胸前，沉甸甸的，她再也受不了那种炙烤了，耳边是陌生的喘息声。

车里太热了，可他又不想打开车窗，喉咙里烧着火，干极了。

手一滑，烟和打火机一骨碌掉在地上。

“你紧张什么呀？”

薄荷含情脉脉的问话更像撩拨人心的催促。

“是啊，我紧张什么呀。”

肖汉素来就是个敢做敢为的硬汉，可这事不一样，这股劲真难拿：欲望随时都会冲破活塞顶出来，这会儿一体都会痒痒的，可你面前是个女神，怎么办呐，她要仅仅是个女人就好了。

他既不希望她总像个雕像似的坐在那里，又不希望她会有什么轻慢的举动，捏碎他们共同的梦。宝贝，快来吧！他听见自己在心里叫着。

神了，仅仅空了一秒，她好像听到了他的召唤，开始应和着他的兴奋。她缓缓地把手朝他这边移过来，手指头颤动着，像弹钢琴似的，奏出流畅的前奏。他看到了，毫不犹豫地捉住它们，牢牢的，再也不放开。

她是我的！

“咱们到后边去吧。”

她立刻领会了他的暗示，深知他们不仅仅是要换个地方。两个人打开车门绕到后座上，那团热气立刻传到车尾，薄荷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头斜靠在他肩膀上，她觉得自己傻乎乎的，动作十分僵硬。肖汉正要伸手搂她，手机响了，真讨厌！

薄荷像弹出的子弹一样收回身子，这才发现大衣被车门夹住了，好不容易才拽出来，就势给脱了。

足足响了三声肖汉才拿起手机，是刘军他们叫他去打台球，他没仔细听就吼了一句：“不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也不再说什么就果断地关机。这帮孙子，真会挑时候，也不看人家正在干什么！

“还得重来。”他笑着说。

薄荷只好重复那个僵硬的动作，这回脸一挨到他的肩膀就像立刻被点着似的，他怦怦的心跳像战鼓似的敲在她心上，刚才还冰凉的膝盖顿时被烤得火热。肖汉猛然用手托住她的头，将身子翻转过来，把嘴执着地压在她颤抖的小嘴上，一使劲脚卡在驾驶座下面，随你怎么想好了。

想来是命中注定，一切都那么合拍，仿佛经过预演似的。他什么也看不清了，只一心一意地吻，她的脸透出蛋清的鲜亮，泛着淡淡的桃香。他禁不住用嘴含住她的耳朵，舌尖在上面缓缓地滑动，然后用牙齿轻轻地夹住耳垂。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击下，他的心一波一波地膨胀起来，那是无比绚烂的生命！

“你的劲真大。”

“我能把你胳膊掰折了。”

她的手攀住他的脖颈，好像这是世上唯一靠得住的东西。起先，她甚至有一种愚蠢的想法，想模仿点什么来体现她的性感。可现在却像着了魔似的，头已经被那种热情烧晕了，两座相望已久的火山一旦爆发便迅速地熔合在一起，她什么也不会又好像什么都会，那双手受着神明的招引专在他渴望的地方探寻着，一遍一遍爱抚他的后背和亮滑的头发，将他的头皮搓得火热。两件红烛似的东西无声无息地流着烛泪，默默地粘连、溶合。他要是太阳，她就是地球，在公转的同时还能自转。

怪了，在两人紧紧搂住的时候，灵魂也飘出体外，在空中默默地抱吻。

肖汉的右手勾住她的脖子，左手以不可捉摸的温柔抚弄着她的皮肤，她比他想象的要胖一点。薄荷感到自己仿佛泛滥在波状起伏的热浪里，每当波涛来临，她只是出于本能地向上一跃。随着一阵筛糠似的抖动，他忽然猛地抱紧她的腰，一同坠入深崖。在火热的颤栗中，她觉得自己被彻底溶化了，化作无形的热望包围着他的身体，一串串含混不清的呻吟从喉咙里荡漾而出。再也分不清身与心、形与神，夜空繁星点点，默默注视着这对纵爱的天使。

他把头埋在她的胸前，心里感到异常的放松，那里是一片和平的地域，柔软的羊毛衫泛着爱的馨香。男孩出生以后就吮吸着母亲的乳头，长大以后叼上根烟，实际上是在重复这个动作。当他们躺在爱人身上时，还在渴望那种母性的光辉。

仿佛清凉的甘露滋润心田，好爽啊，肖汉把车灯关掉了，此时唯有那盏“爱神之灯”吐着点点黄晕的光……她终于明白了，从前她写诗，看爱情故事，在心底打下无数腹稿，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能好好爱他。

奇美的感觉使她禁不住要落泪，一个男人能做一个女人的侍者，把这件事做得如此完满，而他自己却不急于索龋这种美震撼人心，她感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超越人类肉欲之上的满足。这才是人世间最有魅力的精灵！它创造美，但并不破坏，并不侵略。

这是神性的爱，亚当为了让夏娃心满意足，甘愿忍受痛苦让她独自享受。千百年来，这一向是女人应当做的事情，而男人总是充满氧气的皮球，固执地把气放完，丝毫不顾忌女人的心情，到最后只留给她们一个瘪了的皮胎。

女人只有忍让，每一次她们总是充满希望，希望能把那一过程延长下去，使之升华，而男人天生具有破坏性，天生不通人情，他们总是把本该属于两个人的果子全吃光，丝毫不给女人留下。而女人呢，天生富于牺牲精神，压抑着她们对情欲的无限渴慕。

女人的位置在哪里呢？大多数人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心里夹杂着一丝被侵略的感觉，只有在两性互爱的温馨氛围里，女人才是真正的半边天，合而为一的温馨，甚至超越了性别。

“我真想跟你在一起。”他趴在她耳边说。

“瞎说。”

她一边说着，一边轻轻解开他的衬衣扣子，月光像一盏亮度正好的迷你灯，轻柔地洒在他身上。衬衣里边是一件很薄的跨栏背心，真可爱！大多数男人在这个季节都穿臃肿的保暖内衣，薄荷用指尖点着他的胸膛，简直无法形容这件背心给她带来的冲击力，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性感。

“咱俩真有意思。”

肖汉把她的金项链放在手里，宝蓝色的项链坠刺着眼睛，她的回答既让他生气又令他满意。

“你不是说我是个好女孩吗？”

“我已经认为你是好女孩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露出难得一见的迷惘痴情，仿佛沉醉在梦里，久久不愿醒来。

“我只按你最初说的话做。”

她的脸在他头上轻轻蹭着，已经不早了，爸爸昨天从基地回来了，她心里有点慌，同时又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兴奋，仿佛《罗马假日》里出逃的公主。

“我这是自己给自己下套。”

他点点头，好像恍然大悟似的，“下套”是他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说起来特甜，薄荷从小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讨厌那些繁琐的用词，“作茧自缚”也是这个意思，可是没味，一点不性感。

“我会娶你的。”他心里想着。

不过他不会在这会儿说的，那她就太美了。他们脸贴着脸，皮肤粘在一起，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粘下一块皮似的。

“我得走了，”她不情愿地说，“我总不能在这待一晚上。”

“别走。”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皮鞋还卡在驾驶座下面，别走，千万别走！他从来没这样求过一个人。

她继续在他脸上吻着，同时瞧了瞧表，十点一刻了，一个自我说该走了，另一个自我却拼命撺掇她：再待会儿，再待会儿！

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告诉肖汉：千万别让她走！于是再次搂紧她，永远不想放开，仿佛一不留神，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会稍纵即逝。她的脸贴在他的胸膛上，一起一伏的，和她的节奏一致，变成他们共同的心跳。这么晚了开车回去，她简直有点担心。

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脸想打破沉默，这微小的动作立刻引起肖汉的警觉。

“别张嘴，要不你又说该走了。”

“至于吗？”

借着月光，她又看到那腴腆而富于激情的眼神，奇怪，干吗弄得跟告别似的？头一次就这么拉不断扯不断的，往后可怎么办啊？

“真的很晚啦。”她像哄孩子似的。

“你舍得？”

他简直不相信这句话是自己说的，那应当出自哀怨的少女之口。来往的车灯刺得他睁不开眼，难捱的寂静默默堆积上来。

薄荷不明白他的执拗，来日方长嘛，干吗那么缠绵？和别的女孩不同，果敢坚决历来是她的作风，一刻也不能停了，否则今天晚上就要留在这了。

“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决心。”

说完，她腾地一下钻出去，重重地甩上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新鲜的寒气扑面而来，薄荷感到腿有点发软，像跳两步舞似的，发丝上还沾着他的热吻。“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这么晚才回来！”

母亲的反应要比她料想的好点，可能今天心情不错。薄荷喜欢受这种约束，它能使约会变得一张一弛，永远不失去弹性。

浅黄的餐桌上摆着一只水晶花瓶，里面插着几朵沾着水珠的龙舌兰，这是知识分子家庭永恒的温馨情调。肖汉偏偏也懂这个，无论多么无聊的生活都需要香水和口香糖的点缀，很多老爷们却觉得麻烦，上炕认得媳妇，下炕认得鞋，没劲！

“国安总算踢了一场好球。”父亲说。

看他那样子还有点意犹未尽，薄荷躲躲闪闪的，她刚才一眼就瞥见镜子里那张红得出奇的脸。

好在知识分子有个优点，他们并不太过问孩子的私生活，尤其是这种星期日的约会。

冰箱里有块奶油蛋糕，薄荷三下两下就吃光了。母亲以为她晚上没吃饭，是啊，跟没吃差不多，她和肖汉在一块总是互相看着傻乐，秀色可餐。

“今天一上来申花有点反客为主，”父亲特别兴奋，“进第一个球以后他们开始乱了，久攻不下可真头疼。”

薄荷站在穿衣镜前哼哼唧唧地应付着，她用棉花擦去眼影，口红已经蹭掉了许多，舌尖在嘴唇上勾了一圈，那里还留着他的吻。

她微眯起眼，带着沉醉的笑容轻轻呼出一口气，镜面上雾气蒙蒙。

“国安这几个外援还行，不过中国还是没钱，日本能请济科、莱因克尔那样的大牌球星，那才能提高整个联赛的水平。”父亲说。

“是吗？”

薄荷耳边依然飘荡着二人世界的情话，你的劲真大，我能把你胳膊掰折了……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一件崭新的睡衣，浅灰底色上缀满红和白的小碎花，脸颊也添了一抹红晕，真逗，还有点害羞似的，“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是啊，爸爸去基地毕竟好几个月了。

“别老说了，孩子都累了。”

王顾左右而言他。

两个女人的微笑弄得他有点尴尬，还想就国安的新阵形发表点看法，可没人呼应了，算啦，上帝这会儿也该休息了。

磨蹭了一会儿，门终于关上了，莎士比亚戏剧降下帷幕，一切尽在不

言中。

薄荷咬了咬嘴唇，怎么啦？平常从来没觉得这事有什么稀奇。

门是文明社会的道具，将爱情一桩桩、一件件地包裹起来，一墙之隔却是咫尺天涯。

《读者》上有个美丽的小故事：当初亚当和夏娃住在一起时，亚当凭借身体强大能干重活，对夏娃颐指气使，常耍男人威风。后来，聪明的夏娃跑到上帝那里拿来两把钥匙，一把开厨房门，一把开卧室门。从此确立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可以随意支使亚当。他要是闹，夏娃就可以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女人都有两把历史悠久的小钥匙，而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恰到好处。由来如此，永远如此。

薄荷绕过客厅，走进自己的画室，寒风呜啦呜啦地怪叫着，“万物萧疏鬼唱歌”，任何音响效果都会与她的爱情撞车。在壁灯的映衬下，她的画全部镀上金色，有一幅少女的人体画最令她满意，简直可以和安格尔的《听泉》媲美。

她不想卖这幅画，如果把它交给画商，少女就会遭到蹂躏，艺术尴尬地变成他们的下酒菜。她现在画两种画：一种是应付画商的，一种是纯艺术的，前者是谋生的手段，后者是毕生的理想。如果嫁个好老公，她就能安心创作了，乔丹说她有寄生虫的思想，那怎么办呢？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说来也怪，尽管她过的是一种近乎封闭的生活，但她从小就在爱情和人性上悟性极高，她不爱看那些医书，雌性激素和丙酸睾丸酮破坏了幻想。

“蓬门今始为君开”，灵秀的山水之间最能体现人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那几句真美：“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多像温柔的女人埃此时灯光暗得正好，她取来被褥，躺在沙发上，想着肖汉轻轻的呵气，与那淡淡的松节油相拥而眠。她赤了双腿趟过一条小河，温热的水流起伏漂荡，朦朦胧胧的声音越来越近。记忆开始自己串联起来，由点到线，串成一页一页丰富的内容，简直能听见它们往一块拼凑时的撞击和磨合声。

她感到自己疲乏极了，慢慢陷入滑腻的湿泥中。一双大手把她拉上来，浑身麻酥酥的，她骑上一匹马，一个男人在身后抱着她的腰。马漂亮极了，雪白的，起初跑得很快，后来突然停下了，身后的男人不翼而飞，白马缓缓地转过头来，竟然变成一个男人……薄荷醒了，桌上那本《射雕英雄传》受着惯性驱使“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是个梦，有点想不起来了，脑中最后的印象是肖汉那腼腆而富于激情的眼神。

他干什么呢？

8

“威哥这儿是男人俱乐部，”刘军喝了一口扎啤，“等我有钱了正经办个俱乐部，里边有咖啡厅、卡拉OK、台球厅、保龄球，再弄个网吧，一个女人也不让进，专门面向苦大仇深的哥们儿。”

“什么叫网吧？”朱小东问。

“就是在酒吧里弄几台586，租给那些高雅的人玩，让他们搞点网上交

流，有外国亲戚的人可以上这儿来发电子邮件，比打国际长途便宜多了。启动资金不用太多，装修也不必太讲究。”

“哼，你小子臭吹行，”坐在后面的老知青一撇嘴，“光修一条保龄球道就得投资三十万呢，上回要搞桌面印刷系统，没折腾出什么来倒搭里边五六个。”

他点上火，接着说：

“你插过队吗？得了，这是一代之差，我们那会儿十六七岁就去经风雨见世面。小子，你们没吃过苦，没见过血，就会臭吹。”

刘军对这番感慨嗤之以鼻，人一上岁数都得倚老卖老。哼，现在有钱三十当爷爷，没钱八十当孙子，冲老知青这年纪还跟他们一块混，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人家有个正上大二的儿子，还有贤妻良母盯着，钱少点就少点吧。

肖汉满面春风地推门而入，带进一阵溜肝尖的香味，最近心情好，瞧见谁都想乐。

这里边就数他小，可就他最发，他谁也不坑，大伙都爱跟他合作。

他说威哥够黑的，菜量越来越少，本该是中盘的变成例盘的。

威哥耸耸肩，没法子，餐饮业滑坡，这一带好几个馆子都折了，照你那么实在，每天的流水还不够买烟的。

“没个家不成，整天没着没落的。”轮到朱小东胡喷了。

他长得太惨，晚上能把姑娘吓一跳，指着那俩糟钱也买不了人家的心，而且他大面，见着好女孩就说不上话来，脑袋恨不得扎裤裆里。刘军特能套小姑娘，原来那个离了，现在跟一个中学的小老师勾勾搭搭，即将梅开二度。

“只要别生孩子就行，干什么都方便。”他说。

“你们北方男人恋家，要不怎么叫‘北京大爷’呢。”秀才说。

他是合肥人，却像两层钢板压过的瘦猴，当年全校的理科状元。为了彻底脱贫，一猛子扎在北京，毕业后先在机关工作，后来随着那阵热潮下了海，幻想着当个比尔·盖茨一类的儒商。可他发现周围尽是些小学初中文化的外傻里精的哥们儿，他那点学问不但没用，反而碍事。

他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都吃透了，却敌不过那帮哥们儿的一个小算盘，越学越晕。现在弄得也跟二半破子似的，正经的研究机构看不上他的学历，做起生意来那点学问一点没用，只落下个“秀才”的爱称。

“在南方男人可辛苦了，会挣钱还得会做家务，哪像你们这么轻松。”他推了推眼镜说。

大伙没事就拿他开涮，他的确对得起观众，一点屁事都说得跟政府工作报告似的。

比如，他和自己攒的公司星那俩半人吃顿盒饭，回来就说今天全体员工在一起召开例会，席间安排了工作午餐。

阳光暖融融的，更显得这屋子阳气太重。这帮男人在一起聊的无非是钱和女人，钱上总是点背，女人更让他们伤心，世上要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太平了。

肖汉把秀才的眼镜摘下来，自己戴着玩。透过镜片看世界是一团模糊，忙过这阵子他要去学企业管理，不是混文凭，真想落下点东西。上学那会儿不爱学习，所以才上到中专，其实他脑子灵着呢，各走一经，他清楚地记得

政治课本里说的从原始积累到垄断再到自由竞争的过程。

往后不学习就不灵了，再说……他忽然想起薄荷，脸有点热，他俩完全不是一路人，她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样，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她会不会画我呀？

她为什么喜欢我？

肖汉特别想让薄荷画他，在她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窗外依旧是车水马龙，大都市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往来穿梭的轿车，早市的吆喝声，胡同里妇女们家长里短的议论，生活宛如古老的河水静静流淌。

“现在，我们脑子里必须有品牌意识，洋品牌对国内厂家的威胁太严重了，”秀才又在给大伙补政治经济学，“很多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太低，综合竞争能力上不去。”

这一番高论显然是对牛弹琴，但牛们还算老实，眯缝着眼送给他一个忠实的倾听。

漂亮女孩傍着有钱的胖子，成为都市中永恒不变的一景。汽车、手机、小蜜……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

秀才真是爱扯淡，守着个小鸟窝，还扯什么品牌意识！肖汉环顾四周，发现在座的都是些经理、董事长之流，照秀才说今天应该是个企业家联谊会。代理公司、信息咨询公司、贸易公司，叫得好听，还不是拼缝儿的。

滴滴响了几声，财经报道播完了，股市一团和气，今天涨幅居前三名的是汇通水利、新大洲和大冷股份，老知青不玩悬的，涨一点就抛，然后带老婆和儿子去撮一顿，他是永远的赢家。

朱小东的手机响了，有个大饭店的公关小姐宣布他是该饭店的荣誉顾客，如果他去就餐，可以享受八折优惠，还列出一大串的最惠先生待遇，当然得先交一千八百块钱。

“你怎么知道我的？”朱小东挠着脑门问，手里的烟灰快掉睫毛上了。

“当然啦，据我所知您是很成功的人士嘛。”

朱小东立刻被那软绵绵的声音烧晕了，恨不得现在就跑到饭店去，点一盘虾籽大乌参。

“别臭美了，那天我和威哥接着好几个这类的电话。”刘军及时敲打他，盼着睡狮猛醒。

“可公关小姐怎么知道我的？”朱小东死啃着骨头不放。

“你没看报吗？这是对手机用户的骚扰，你想想，她怎么没叫上来你的名字呀？再说你小子算哪门子成功人士呀！”

朱小东鲜红的面颊在大伙的哄笑中一点一点黯淡下来。

肖汉最欣赏巴顿将军，这阵子床头堆满了伟人传记和企业家传记。他喜欢创业的滋味，虽然辛苦点，却能从中体会无穷的乐趣。当初申请开办公时，简直溜了个腿细。

光是证明就得开一大堆：场地使用证明、验资证明、有关部门的审批证件、合伙人的书面协议，还有面面俱到的公司章程。

这一切来之不易，那是无数个溽暑难熬的日子换来的，大伙见他整天乐呵呵的，谁知道其中的艰难呢。天蒙蒙亮，他就揣上个小包去赶公共汽车，那阵子快把工商的门踏破了。女孩随着生理变化成为女人，而男孩在风风雨雨中就能锤炼成男人。

街对角的“无名居”门口密麻麻停了一片车，好像在举办车展：奥迪 A3、

奔驰 S600、宝马、福特金牛星 V6、凯迪拉克，还有一辆瓮声瓮气的加长林肯。威哥、刘军、朱小东一个个都傻眼了，人比人气死人呐！

男人没钱可真不行啊，你可以对那些名车视而不见，但无法躲避女人抱怨的眼神，其实没有女人自己也照样会有压力。这压力来自何方？谁说得清呢，整天一睁眼就像被人追着打似的。

刘军扫了一眼《为您服务报》上的房地产广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只要您入住西湖新村，同样享有天堂美景。超大阳台，敞开式厨房；楼中花园，落地塑钢玻璃，泳池冰场；24 小时温泉水入户，抗八级地震……什么神仙才能配得上呢？

“为了合资卖掉名牌多亏呀，”秀才还在对品牌耿耿于怀，尽管被那帮小学文化的哥们儿骗得一愣一愣的，“就拿洗化行业来说，美国‘宝洁’、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

别说人家这单口相声说得还真有点水平，到底是上过大学的。

刘军一直插不上话，挺别扭的，只好望着窗外，卖呆儿看女人。街上美女如云，想起一首摇滚乐，“红色部队”的《累》：太阳在天上放着光辉，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身上盖着薄薄的破被，
梦中有个姑娘和我相倚偎。

总想尝尝爱的滋味，
可却总没有这个机会。

空荡的房间里没有人作陪，
只有去那街头看看姑娘的腿。

古时候，有个男人爱弹琵琶，没人爱听，只有一个妇女啜泣不止，男人很感动，一问才知道妇女的丈夫是弹棉花的，琴声让她想起了已故的丈夫。

秀才的鼻尖渗出汗珠，做生意时是秀才交学费，现在大伙能免费上政治经济学，所以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秀才提到大企业利用外资时，忧国忧民地用了个“靓女先嫁”的词，刘军一听就来神了，他立刻抢占了秀才的位置，大伙不约而同地想到女人。

“你多好，你是单身。”威哥对肖汉说。

“他才多大呀。”

“嫂子对你够好的。”刘军欲言又止。

上次那件事以后，威哥在刘军心目中矮了许多，他爱逗女孩不假，但那都是些良家女子，再说他不会为外边的女人冷落老婆。

不过婚姻的事难说，想说爱你并不容易，他不是也折过一次吗。

“阿兰是个好女人。”

威哥深深地点头，一双眼睛冷冰冰的，越过众人头顶，盲目地望着前方，刘军他们觉得他还算浪子回头，只有肖汉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这个时代做男人够难的，不过只要能挺住，你就是英雄里的英雄，男人中的男人。

一日夫妻百日恩，如今很多人不再把它当作人之常情了，可阿兰偏偏是个死心眼，她就爱伺候丈夫。每当看到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心头就像有只小虫在爬，越发愧疚，越发力不从心。在外边还可以装装孙子，可……威哥有点走神了，手里举着万宝路，烟都快烧着手了还没发现，唉，我对不起她！

手腕上有几个烟头烫出的紫疤，那是在最痛苦的日子留下的烙印，这

股劲太难拿：如果阿兰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其实她再往前走一步也算不上无情无义，那样他会觉得寒心，男人心里也是脆弱的，更需要救命稻草。可现在这样，你又亏了她。

“张辉那孙子最黑了。”威哥突然转移话题。

他总是这样，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要想当商人，就得适应这种跳跃性思维方式。

张辉是那个从贵州来的小子，欠威哥的钱，手里白条儿一大把。

“这回不能再面了，要不他还欺负咱北京人。”

威哥特能煽情，他挑起一种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弄得大伙义愤填膺。他的用意很明确，想让这一介武夫帮他催款。好好的，谁也不想去打便宜手，有家有业的人不能图一时痛快，有时候话赶话就得动真格的，让人在脑袋上钻俩眼儿可不是那么温馨的。不过他们和威哥在生意上有牵连，不是你欠我的，就是我欠你的，特别是肖汉和刘军，要从威哥这收款就得去找张辉，其实连那小子面都没见过，没法子，逼上梁山。

唉，朋友之间千万不能做生意！杀熟！最后弄得猪不认狗不啃的。

“走吧，这孙子想不到我会去掏他老窝。”

威哥一拍桌子，像拍惊堂木似的。大伙低调处理，硬着头皮上吧。秀才先告假了，人家是比尔·盖茨二世，见不得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场面。杆似的，本来要他也没用。

老知青也撤了，人家是一身轻，也没搭里边多少。

真烦！肖汉的 Call 机响了，姐夫回来了，还是有文化好啊，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完硕士，考入著名的 AT&T 电信公司，现在被美国佬派回来任北京地区的部门经理。美国和北京两边跑着，波音飞机是他的流动办公室，IBM 便携式电脑，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出国留学的最好出路就是像他这样，充分享受两方面的优势。

他每月拿美金，虽没有国内某些暴发户的暴利，但起码收入稳定，而且是令人尊敬的半个科学家，用不着像他这样去催款。

汤姆大叔的文化真是有感召力呀，姐夫变得跟洋人似的，说两句话就得夹一句英语。

美式卷舌音取代了京片儿，仿佛要跟五千年的文化彻底决裂。一上街，和老外的调子一样，“哇，北京的变化好大呀！”

肖汉和朱小东的捷达、桑塔纳一前一后夹着威哥的破夏利，听着胡同里人们满口的京片儿，忽然感到格外亲切。“胡同串子们”在摊上吃一碗卤煮火烧，喝两瓶燕京啤酒，日子过得挺滋润。

又堵车了，朱小东不耐烦地按喇叭，北京可千万不能再添车了！现在一天过得如同二十年，堵车就不提了，有车的人越来越多，更显不出他来了。等到大伙都有桑塔纳时，他就得去奔凌志、本田。

“那女孩不错，”刘军在一边提醒他。

马路中央，一辆崭新的丰田皮卡 2400 被 111 路撞了，开车的是个秀气的女孩，条儿挺顺的，她拿出摩托罗拉“掌中宝”，估计是向男朋友告急，娇喘微微，泪光涟涟，急需英雄救美。

“别说，咱这大老爷们真是自愧不如。”

刘军失望了，要是这女孩骑辆自行车摔在马路当间，他会二话不说就去充当佐罗，那样他还能有点做男人的自信。

《三联生活周刊》上写了几个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有个女孩特可爱，挺普通的那种。她男朋友也很普通，而且老倒霉，先是得肝炎，后来眼睛又让啤酒瓶炸伤了。那女孩始终如一地爱他，做手术时还混进手术室里陪着他。好女孩往往是看上去很普通的。

“枕头边上的老婆才是最好的。”刘军显得挺深沉。

“你和那小老师什么时候办呀？”朱小东问他。

“腾出工夫就办，现在普普通通的好女孩就跟珍稀动物似的，”刘军把手上的关节攥得咔咔直响，“我找老婆就找普通的，赶明儿让我那位也在中学里给你找一个。”

“你老开空头支票。”

“这回是真的。”

“得找一个能对我妈好的。”朱小东粗声粗气他说，那股憨劲可爱极了。

他讲了个小笑话：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买了一双昂贵的袜子，他丈夫说这样的袜子得配上好鞋、好衣服、敞篷赛车和豪华别墅，最后的结论是她得换个丈夫。

刘军又想起《三联生活周刊》上一个爱情故事：痴情的小男生爱上学外语的漂亮女孩，她的英文名字叫杰西。小男生知道杰西小姐喜欢玩具熊，于是用献血之后得的那笔钱买了一个玩具熊献给她。小男生在杰西小姐面前很自卑，老觉得自己没钱，他认为一个月薪一万元的男孩不可能找一个对五千元才能满足的女孩。有一次，他斗胆向她求婚，她却把这当成玩笑话。后来，杰西小姐出国了，小男生每月也赚到了五千元，并且找到一个能对五千元满足的女孩，可他却无比怀念当年那个用献血的钱买玩具熊的男孩。

这个故事弄得刘军两眼发潮，音响里正放着英文歌曲《电话诉衷肠》，他的前妻就是个特别想出国的女孩，唉，别提了，什么也拴不住她的心。

现在这个真好，小猫似的，你疲惫不堪时，她能鼓起腮帮儿掉眼泪，而且是个对一包方便面就能满足的傻姑娘。

“嘿，你们两个，下来帮她搬车！”

一个高个的交警走过来敲着车窗，白手套晃来晃去。

“凭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

“别废话，快点！”

再一瞧那边威哥他们已经下来了，刘军和朱小东也只好灰溜溜地加入青年志愿者的队伍。

张辉的狗窝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胡同里，脏兮兮的，弄得桑塔纳、捷达和夏利浑身是泥，挡泥板哗啦哗啦直叫。

电线杆子上贴着泊印的齷齪广告，祖传秘方，专治性病，下面印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址，走到哪儿都能见着，据说它们遍及大江南北、橘子洲头，跟人丹胡子似的。

威哥走在最前面，那架势有点像黑社会老大，前呼后拥的男人中有好几个穿着黑色宽头的军警靴，咚咚地踩在砖地上，挟着凛冽的寒风，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这一带的房租五百块钱一个月，都是那帮外地人。”

院里钻出个趴拉着拖鞋的女人，哗的一声把一盆脏水泼在地上，烟囱里流出的肮脏黄油结成冰柱。附近住的都是四川和贵州人，空气里充斥着呛人的辣椒味。

“张辉住这吗？”威哥问门口的老大爷。

“紧里边那间。”

泼脏水的女人看到阴森森的一行人，慌忙跑回屋里，显然是张辉的女人。看到她这副惊惶失措的样子，威哥心里倒踏实一些。

细肠子似的小道，自行车歪在地上，枕藉而卧，干枯的树枝上挂着飞舞而来的塑料袋，麻雀盘旋而落，震得树杈阵阵发响。

“里面坐。”

张辉很能抹稀泥，他是个笑嘻嘻的小胖子，现在欠的钱远比挣的还多，拆东墙补西墙，整天等着别人拿白条儿来找他。

“你够忙的。”

威哥把两手插进皮衣兜里，从头到脚打量着张辉，对自己究竟是怎样上了他的当感到无限好奇。一般来说，胖子最能蒙人了。

“每天事情真多，刚才我还在考虑给客户的报价和经办人的佣金呢。”

“从一个专门黑人的孙子口中听到这句话，真把人噎得够呛。从前一向是在饭店里见他，早到这狗窝来看看就好了。这种中间人最可恨了，可没他你就做不成生意。”

西北风刮得人耳朵发痒，张辉的腰板却挺得笔直，冬天他故意穿得很少，上哪儿都是一件羊毛衫，夏天捂一身西装，让人感觉他处处有车坐。

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威哥怕弄脏他的哗叽裤子。来的时候，刘军还说到他家以后看见什么值钱的就往外搬，您瞧吧，那破彩曳卖门口收废品的顶多给五十，方便面在碗里泡得稀烂。钱哪儿去了？早寄回老家盖楼去了。

生意圈里，有人专门摆阔，有人故意装穷，你信谁的？

“威哥的事好办，等我忙过这阵，我专门给你当马仔。”张辉认真地说。

“别玩虚的，我们这么多哥们儿过来了，今天好歹也得结点儿，别太不给面了。”

威哥暗暗咒骂自己，他的声音听上去还是大面，这年头欠债的倒有理了，弄得自己倒像个要饭的。他软磨硬泡多少回了，不行，别人对自己可从来没面过，就应该抄起他脖领儿，给他脸上开个酱油铺。他扫了一眼众人，像摄像机似的，一个也没落，好好的我不想欠你们的，都是张辉这孙子……

“男人之间的事，别掺上娘们！”威哥低声吼着。

张辉赶紧把那女人撵走了，然后低声下气地服软，答应明天上午以前先还三分之一。

他给威哥上了根红塔山，软乎乎的胖脸凑上来，看着特别眼晕。威哥紧盯着他晃来晃去的脑袋，牙齿在嘴唇上来回搓磨着，就像泰森复出之后盯着挑衅的霍利菲尔德，恨不得咬一口。

当啷一声，一件东西闯入他的视线，帘子后面闪出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个不高，但腿很有劲，能不能练就看腿了，在这方面威哥是个行家，平日里，他总爱吹嘘自己认得道儿上混的哥们儿，可一看这架势就傻眼了。

“这是我弟。”

张辉一边说，一边冲他兄弟挤眼，千万别轻举妄动，惹出点麻烦。

没劲，真没劲！肖汉随时都想抽身离开，到底为什么？一个堂堂的董事长就该干这事吗！他整了整衣领，几只鸽子扑楞翅膀一跃而起，蓝天浮响着鸽哨，阳光洒满每个人的肩头。

“不行，你得给我支付违约金，要不你得负刑事责任，懂吗？
就是蹲大狱！”

威哥把从秀才那里听到的只言片语搬上来，武的不成来文的。

别瞎扯了，肖汉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你吓唬谁呢！

这一幕从未使他如此厌倦过，每人脸上好像都用胶水粘上厚脸皮，随时揭下一层，随时又换上一副新的。你必须随机应变，一点准则都没有。

“有病啊！”外边胡同里不知谁在喊。

没错，有病！忘了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只要稍有不满意，嘴里就会蹦出这两个字，什么病？不知道，人人都有病，全世界都有玻“你有病啊！”

朱小东忽然受了启发，抄起这句话就往张辉身上拽。威哥大面了，明天就解决，谁信呢，没准今天晚上就坐火车颠了。他一甩头，后面的人乌压压围上来，把张辉堵个两头冒，他弟在怎么了，明显的以少胜多，怕什么！威哥的心搭在一根颤动的蛛丝上，吓唬吓唬他就得了，别动真的。

外国电影里常常演出餐馆、舞厅里斗殴的闹剧，像推骨牌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不清第一拳是谁先出的，刘军下颚上挨了一拳，他脑袋一歪，张开双臂向后躺倒，幸亏威哥用肩膀扛住他，少林高手往往会输给一个不起眼的小孩，因为他出拳不规范。

糟啦，院里另外几个贵州人也掺和进来，想收住手都来不及了，寒风劈头盖脸地刮着，小院里腾起阵阵土烟。肖汉夹着刘军和朱小东往外边退，那些人又包抄上来，像橄榄球运动员似的一起压上来，有人抄起胳膊时去砸朱小东的脑袋，肖汉本能地用身子一挡，不知谁飞起一脚，不偏不倚，正中他的下身。

肖汉感到一阵麻木的钝痛，满眼飞舞着金星，脚底下一软，倒在一边……鸽子点着圆滑的小头飞回窝里，咕咕咕咕孕育着兴奋，小院上空的土烟闪闪发亮，仿佛太阳洒下的金色粉末。

9

猎奇门酒吧的女歌手正在唱猫王的“Love me tender”，丝丝缕缕，轻盈婉转，宛如在七月焦渴的午后喝一杯清凉的雪碧。

小羊照旧挑了靠窗的座位，她的思绪跳来跳去，好像要从萧萧晚风中发现什么新的可能性，她时而像旁观者一样审视着自己，时而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男人的目光从她身上匆匆溜过，她望着窗外那些牵线木偶似的腿感到十分好奇：平常看惯了的事物，现在静下心来仔细端详却又觉得古怪。她喝了一口柠檬茶，想找到点实在的感觉，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Hi——”

薄荷裹着凉风来了，她一向守时。

“蒙田他们呢？”

“他总是拖拖拉拉的，现在姗姗来迟与回避是男人的法宝。”

“故意吊着咱们。”

“他以为像他那样的才子不会受地球重力的影响。”

小羊叹了口气，她发觉自己完全是个刺儿头，话一出口，就像汽车的消音器似的，心里堵得慌，可能快倒霉了。小廖到天津弄钱去了，她也得想办法，不能眼看着他一个人着急。

“和男孩在一起千万别掉里边，”小羊把指甲油抠掉，“心连心的滋味太坑人了。”

“你干吗老跟着他倒霉啊？分开算啦。”

薄荷仍旧穿着那件幸福的乳白色羊绒大衣，会不会找男人是一门学问，她从一开始就看出小羊爱上小廖是个错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撤出来吧，他就是专坑你来的。”

薄荷不喜欢小廖看人的那种眼神，她一直说他的坏话，可这样一来反倒更加坚定了小羊爱那臭小子的决心，女人呐，真是古怪的动物。

“非得让他坑得倾家荡产你就美了！”

小羊本想听点轻松的事情，可薄荷却像见了猎物的豹一样紧抓不放。邻座喝慕尼黑啤酒的老外转过头来看了看她们，两人这才停下争执，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酒吧深处飘来的歌声仿佛一阵微风荡涤着生活的尘埃。

“你不懂.....”

小羊轻轻说着，好像一盏渐渐熄灭的灯，她摇晃着脑袋，费了好大劲才没让眼泪掉出来。薄荷皱起眉头打量着她，尽管她是美容专家，可爱情却让她的眼角蒙上了鱼尾纹。

街上的人们看上去都很潇洒，可自己周围怎么偏偏都是些死心眼的情种呢？

“有时我想住在窑洞里，我和丈夫都是乡村教师，每天看看夕阳晚照，”小羊眨巴着眼睛，“那才是最幸福的。”

薄荷赞同地点点头，尽管她现在并没有这种想法，悲剧使人深刻，而快乐永远围绕在她身边。女人就得聪明，小羊纯属自找，用不着再劝她了，她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

不过爱情的事难说，说不出为什么才是爱情，这回小羊是真的爱上了。

这星期薄荷又卖出两幅画，都是 60X80cm 的布面油画，钱不多，但感觉不错，住王府饭店和住小木屋有天壤之别吗？一闭上眼，感觉都差不多。女猫王不见了，换了一位男歌手，今晚都是些怀旧情调的老歌，在莱昂内尔·里奇的柔板中，乔丹和蒙田挽手而来。

薄荷被这种温情感动了，四个六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聚在一起，同龄人中有兄弟姐妹的很多，再往下都是一水的小太阳，因而他们显得挺特殊。在人群中有点不自在，一旦自己的中心地位被取代了，他们就感到孤独无依。

“以后咱们四个得在一起干点事，”蒙田显得挺兴奋，“我也不能光画画了，我想办杂志，办好了会挣钱的。”

“咱们先在小杂志上办专栏，我负责组稿，你们管版式设计和插图。”乔丹兴奋他说。

时装界刮来复古风，全世界都在呼唤着回归，人们走得太远了，六七十年代那些嘻皮士的子女如今都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是的，得干点什么，不能总陷在爱情里边，可爱情也是伟大的事业啊！

“小廖又有麻烦了。”小羊说。

她并不想在这时候扮演讨人嫌的角色，可有什么法子啊？事情赶到这了。

“别张口闭口的总是小廖。”乔丹对她毫不留情。

“把那孙子甩了算啦，”蒙田耐心他说，“哥哥不会骗你的，现在的人都是相互利用，你知道他外边有什么花事啊，男人的任务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乔丹和薄荷交换一个眼神，此时此刻，蒙田像只温柔的克隆羊，他慈祥地搂着小羊的肩膀，递给她一杯可乐。

“男人是买方市场，女人是卖方市场，我看《马语者》觉得特窝囊，还有《廊桥遗梦》也是，现在怎么时兴男人为女人做牺牲了呢！”

蒙田有点阴阳怪气的，他又开始讲无聊笑话，借此嘲弄一切看上去神圣的事情。他说屁是有形状的，坐着的时候是扁的，侧卧时是三角形的，平躺着是长方形的。

小羊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你说得太轻巧了，现在我想的不是这个，我不像你想的那么傻，你以为我是初恋少女吗？谁也不能说自己一辈子都精明，再说一个人一个活法，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我喜欢一个人，我就对他好，他有事你撤了那算什么呀。平常跟外人可以抹稀泥，可是对自己最爱的人再没点真的就太没劲了。人就得实诚点，老是怕受骗，就永远得不到爱。”

小羊说完这番话，心里痛快一些，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便把心一横，准备迎接一切，她把两鬓的乱发捋向脑后，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她从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大家一时默默无语，薄荷尴尬极了，她预感到接下来小羊会说什么，今天把大伙叫到一块肯定不是为了发牢骚。她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只好一再给小羊添可乐。

“别老灌我，我都上两回厕所了。”

小羊两眼的发光，她并不奢望他们真能做点什么，但在此刻她需要朋友的肯定，肯定她的爱情，肯定她的真心。手腕上的表滴滴答答响着，简直是在隆隆吼叫，什么女权，什么无性生殖，全都抛在脑后。

薄荷的注意力飘走了，美国警方在一座豪华住宅内发现 39 人集体自杀案，他们是“天国之门”的邪教信徒，有相当丰富的电脑应用知识，曾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开辟了自己的网址，他们说人的躯体只是灵魂的包装，海尔一波普彗星飞近地球就标志着他们将离开人世。

她听见小羊和他们提到钱的事，可她仍然无法集中精力、甚至连关心这件事的欲望都没有。海尔一波普彗星，一切奇遇的象征，她从小就向往一种男人：他身上有激进解放的摇滚乐，让人每一滴血都在跳舞；有非洲原始丛林的粗旷、炽烈，让人每个毛孔都发烫。但在他内心深处又蕴含着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之美，特别是说情话的时候，好像用手轻抚小猫的绒毛。

“我们能想什么办法？就是能搞到钱也不会给你！”

乔丹交叉着手臂猛地往后一靠，蒙田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冲，好好说嘛，别让人下不来台呀。

“我说……”蒙田哼哼着。

小羊的目光追着他，乔丹不给蒙田回答的机会。

“你办画展那点钱还没着落呢，不是差点就要当面首了吗？一次收多少出场费呀？走，上 JJ 蹦迪去！”

乔丹抄起蒙田的胳膊就往外架，她要带他去舞厅跳个痛快，蒙田不时扭过头来，乔丹狠命地扳过他的脑袋，和端着果盘的小姐撞个满怀。

“妈的！”

小羊低声的咒骂拽在他们的后脑勺上，这句野话一直郁结于胸。

“简直是只叫春的野猫。”恐怖的想法冲击着薄荷的胸膛。

小羊从来没有这样失态过，是因为性，小廖走了两个星期了，她的欲望无处发泄。

乔丹做得对，不能让她抱任何幻想。薄荷知道自己应该赶快逃跑，否则她就得给人当出气筒。恐怖的念头追那年头小豹子们受着压抑，如今各种约束少多了，可小羊还在为爱情受苦，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这是她自己认定的真理。良心、道德、责任……很多东西都被我们忽略了，当把爱情也甩掉之后，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肖汉已经两天没来电话了，一种古怪的情绪悄悄爬上薄荷心头，也许他出差了吧，女人呀，干吗心里老想着男人！不过，他就是出差了也应该来个电话呀！

街上的人们都很忙碌，食品店、百货店门口摆放着花花绿绿的明星金卡机，追星族们怀揣着梦想投进硬币，换来一张印着明星头像的纸卡，发现不是自己的崇拜偶像，于是再投，再投……社会心理学家说，“发烧友”崇拜异性明星，是为了把他们当成自己心中的恋爱对象和性伙伴，借此满足自己的性幻想。

“我这几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看见客人的脸就跟捏泥人似的。”

小羊抬起头，脸上浮起一阵难以捉摸的苦笑，胳膊在不停地颤抖。

薄荷闻到了欲望的味道，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欲望来解释。上美专那会儿，大伙都灰头土脸的。忽然有一天，男生中间流行一种叫做“墩人”的游戏，四个人分别抓住一个人的四肢往地上墩，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感。不知道哪个坏蛋挑的，后来游戏的性质变了，男生凑在一起，专门墩女生，也许先前男生之间的游戏只是序曲。这下学习气氛活跃多了，大伙都盼着课间，女生嘴上说不敢出去，可进出教室的借口反倒多了，不用上厕所的也出去遛遛，脸上冒着莫名的兴奋。

“墩人”的四个男生是班里发育最好的，一下课就堵在门口，他们先拿一个活泼而又经得起逗的女孩做试点，效果不错，后来就专墩那些力气大会尖叫的女生。他们很有眼力，知道哪些是能墩的，哪些是不禁逗的，绝对万无一失。现在想起来，那正反映着男人的性爱观。女生尖声叫喊，男生发挥余热，大伙都挺幸福。

玩了几天以后，女生决定报复了，终于在某一天中午墩了一个班里最老实的小男生，可是要墩那四个坏蛋，她们又都面了。后来一位有经验的老教师看出这游戏不对劲的地方，它比早恋还危险，当机立断地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

小羊涂着“美宝莲”的唇膏，今年最流行的黑紫色的那种，头发上抹了好些亮发素，苍蝇上去都能打滑，薄荷跟她走在一起挺尴尬的，对过路人的目光特别敏感。

“你比我命好，”小羊感觉好一点了，体温降下来不少，“其实找个好男人就省心了，人活着都不易，要是有人能时时惦记着你多好啊！有时候我真想变成小廖，我也想尝尝被人爱的滋味。”

“谁让你傻呢，”薄荷心里想着。

“其实爱情就是最大的利益，你想那些大款挣钱干什么？无非是想炫耀自己，找小蜜，吃补品，休闲娱乐，说到底就是为了心情好。”小羊略一沉吟，“要想心情好，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就行了，根本不用削尖了脑袋去挣钱。”

“不过爱情不会总让你快乐的。”

她们走在东单银街上，马路两旁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

“苹果”、“堡狮龙”、“梦特娇”、“阿桑娜”刺激着你的脚步不再悠闲。置身于转盘似的大都市中，想不受各种利益的诱惑是很难的。

“小姐，参加保险吧。”

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在路边摆了一个小桌，引得薄荷驻足停步。还有半年又到生日了，她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生活没有保障怎么办？以后得了大病怎么办？参加保险实际上就是为了买个心理安慰。

“我们看看再说吧，”

小羊拿了两张宣传材料，又开始重复乔丹灰色的论调。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消化道两端而忙碌吗？真要是得了大病还治什么呀！”

薄荷嚼着绿箭，心里暗暗想着，女人就得有自知之明，趁年轻嫁个好男人，当情人小蜜有什么意思呀，除了丈夫谁也不会真心对你好。从小依赖父母的孩子最怕孤独，父母早晚得离开你，所以要以及早完成交接工作。

看吧，无论是玛丽莲·梦露，还是碧姬·巴铎，那些曾经灿烂一时的女人内心都很凄凉，她们是梦幻工厂推出的美丽产品，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要不被誉为“世界头号性感小猫”的碧姬·巴铎为什么会在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割腕自杀呢？

明年的春装已经陆续登场了，女孩子们把时装店挤得水泄不通。是啊，谁都喜欢漂亮，我们不能总怪男人太花，如果没有上帝加在夏娃身上永世的诅咒，女人可能会比男人更疯狂。适者生存，不适者被自然淘汰，你能风流到几时呢？薄荷不像前两年那么注意打扮了，川端康成说女人的美是一种徒劳，她倒不那么消极，不过是想把时钟往前拨一点，提前适应成熟的心态，那样到三四十岁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了，何况，智慧比美丽更重要。

薄荷看到小羊眼中的倦怠，她忽然想起一句名言，于是对小羊说：“告诉你吧，生活的乐趣在于不断有新的爱情的可能性，这阵子你可能没他活不了，只要找到新的替代品，你就觉得他没劲”如果找不到替代品呢？”

小羊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不会的，那是因为你午饭和晚饭没吃好，所以又想起早饭。”

“瞎说，如果早饭吃得太好了，你就觉得午饭和晚饭一点味也小羊的反应快极了，对于这种经常有强迫观念的人，谁也驳不倒她。

“你说一个男人会不会和你见了三面就觉得没劲了？”

走上银街桥，薄荷忽然想起点什么，有个老太太蹲在阴暗的角落里，使劲摇晃着手里的水碗，霓虹灯的七彩光焰捕捉着她满脸雕刻似的皱纹。小羊虔诚地拿出几张毛票，这仿佛是一个仪式，平常她不会这样做的。薄荷也学着她的样子把身上的零钱扔进水碗里，今晚好像特别迷信。

小羊想了想说：“你是说肖汉吗？不会的，你和他干什么啦？”

“你真逗，就三回能干什么呀？”

“我想也是，不过我还从来没看见你这么在乎一个男孩呢。”

“他跟别人不一样。”

“能做你丈夫的那个男人肯定得在各方面都能驾驭你。”

也许肖汉会打电话的，薄荷把以前那个 call 机给蒙田了，当你画画时有人呼你肯定显得特别滑稽，在很多方面她像个古代人。干吗要在这闲逛呢？急迫的念头油然而生，反正小羊已经好了，冷风嗖嗖吹着，追逐着她的迟疑。

电梯显得特别暧昧，好半天也不下来，薄荷在一楼大厅里绕来绕去，忘了刚才怎么跟小羊分开的，只记得她莫名其妙的眼神。

表叔来了，薄荷只是微微咧了咧嘴，然后马上背过身去，他的优雅作风与她此刻的心情毫不相称。

上帝呀，红色的电话机像个神经质的女人尖叫起来，她一把推开表叔，隐隐的冲动迅速升起，一个丝丝拉拉的男中音，找爸爸的，与爱情无关！她没好气地回了一句，“砰”的一声挂上电话。

她使劲搓着手，掂量着该怎么问妈妈才能不丢面子，现在所有人都发现她有点怪了，表叔惊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她的脸。

“我不在的时候蒙田给我打电话了吗？”

薄荷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没辙的时候总是想起蒙田，尽管他们分手还不到一小时。

妈妈在看 NBA 联赛，费尼克斯太阳队和西雅图超音速队打得火热，她正看到兴头上，眼皮都不抬一下就说：“一天都没人给你打电话。”

表叔给她送来新型的电脑舒目网，一种像薄纱似的东西，说明书上把电脑写得像个吸血鬼，它有八大危害”：使人头痛、心情烦躁、腰酸背痛、呼吸困难、皮肤老化、视力衰退、形成白内障，特别是荧光幕所产生的低频辐射，能渗透人体，伤害女性的染色体，导致不育症。

“多吓人哪！”

薄荷坐在电脑前，感觉罩上那个网以后更别扭了，低频辐射仿佛万箭穿心，时刻威胁着她的健康。高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同时又掀开潘朵拉的盒子，把灾难降临人间。

“我怎么觉得静电更多了？”她不耐烦地问表叔。

“那是你心理作用，”表叔凑到电脑前，“你这人太敏感了。”

薄荷知道自己这会儿根本不需要电脑，只是想借此转移注意力，她盯着表叔的脸看了一会儿，很羡慕他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头，而自己却传染上了小羊的热病，就在一个小时前，她还成功地帮助小羊遏止住了那股狂欲。

薄荷喜欢射门前的一刹那，表叔则欣赏那细腻的盘带、过人，今晚这阴阳倒错的搭配却能保证安全感。她想起网坛女皇格拉芙的名言：“大多数女孩心里只想着男孩，而我心里却只想着网球。”

她拿起桌上那本《传销厚黑学》，心不在焉地问表叔：“你怎么不试试传销，读博士生多清苦埃传销很容易挣钱，只要你能发展下线，自己什么不干都行。”

“好多人都要拉我搞传销，我不想陷进去，有杀熟的感觉，而且钱是赚不完的，掉在里边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她没认真听，只看到表叔一张一合的嘴变幻着不同的弧度。要是能按照一定的程序生活就好了，机器人谈恋爱可能更注重时效，免去人类情感的诸多痛苦，机器人写小说或许更加别开生面，更加简练实用，它写男女主人

公破镜重圆时，只消按一下热启动，就能让读者浮想联翩。

电脑的噪音似乎超出平常的几十倍，主机后面纷杂的电线映在窗帘上，像一团密匝匝的黑网，搅得人心烦。

她呼了肖汉三遍了，始终没有回音。鼠标就像个怪物，在屏幕上嗖嗖地爬行着。他干吗去了？给哪只鸡提鞋跟呢！薄荷的神经中枢上好像搭了一根电线，激动不安地牵制着整个身体。

他出事了！

就像简·爱听见罗切斯特深切的呼唤一样，一阵尖利的声音直刺薄荷的太阳穴，他肯定出事了，否则无法解释。

她站在窗前，望着夜幕笼罩下的都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在高大建筑物的夹缝中艰难地跑着，寒风随时都能吞噬他瑟瑟发抖的身体。

“你说恋人之间有心灵感应吗？”她转过身问表叔。

是的，这问题随即在她心里就有了回答，原来总以为都是作家瞎编的，实际上这种事千真万确地存在着，只不过它的概率很低很低，罗密欧与朱丽叶、宝玉和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兰芝和焦仲卿……人类文明史上一共就那么几对。

表叔以为自己挺有幽默感的，笑嘻嘻他说：“在一个房间里不会有吧。”

薄荷瞪了他一眼，愤怒的火焰随时都会喷出胸腔，肖汉这会儿也许都没命了，而他却能开玩笑。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对芸芸众生来说，谁离开了也不会改变什么；而对爱人而言，他的一举一动将决定地球是否再转。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没有开机。”

打他手机好几次了，总是一个女人嗲声嗲气的回答。往他家打，也是那永恒无尽的嘟嘟声。毫无疑问，他出事了！

当她得不到任何回答时，总爱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随身听本应成为她与外界交流的障碍，这会儿却使她的耳朵更加敏感。

也许他出差了，可是随即一股坚决的力量围上来，扑灭了幻想的火星。她望着墙上颤动的乱影发呆，铝合金窗棂沙沙作响，厄运来了，却没有一棒子打在她头上，而是躲在角落里，好让她闻见味道之后，还要继续等待。

10

薄荷是 AB 型血，两种性格主宰的她总是让人摸不透。况且，她自出生以后，就被两种文化激烈地争夺着。姥姥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她小时候一星期里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度过，吃大碗的炸酱面，和院里的小男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拍洋画儿，听着大人们劈里啪啦地骂街。

另一半时间她要回自己的家去接受高等教育，爷爷像个私塾先生，精通唐诗宋词和西洋文艺。昨天她还上街帮姥姥打豆汁，今天就要学会怎样用刀叉，怎样眯着眼欣赏莫奈和塞尚的油画，和莎士比亚一起跳舞，心想美丽善良的苔丝狄蒙娜怎么会爱上又黑又丑的奥赛罗。爱情在她的脑瓜里像一架古老的电影放映机，它总是以悲剧结尾，无论是埃及艳后，还是安娜与渥伦斯基，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爱情在姥姥家的院里无迹可寻，人们在劝孩子好好读书的时候，又要对臭老九的酸劲骂上几句。“搞对象”这个词比爱情来得更直接，什么爱不爱的，头一回见面不烦就有戏，男的得给女的家干活，女的得给男的织围脖，然后就登记、办事、生孩子，哪儿有那么复杂呀。知识分子把书读厚了，劳动人民把书读薄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正在日益融合，知识分子谦虚地向人家讨教如何挣钱，劳动人民则不断提高生活品位。至于薄荷本人，最终还是高雅文化胜利了，她从七岁以后就不住姥姥家了，心里时常怀念那种胡同的朴素情调。童年的经历使她更能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见着有学问的人就形而上学，聊聊易经和世界文明史；遇到画商就侃侃烟和汽车，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则故意相反，那是为了拿别人和自己开心。

薄荷喜欢坐地铁，平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变成一桩奇遇。她在地铁口上买了一杯“新南洋”的草莓酸奶和《北京青年报》，然后如同所有忙碌的人们一样，飞快地冲下那多得数不清的台阶，简直像个牵线木偶。

她跑下最后一级台阶时，车门已经快关了，司机通常会和性急的人们开个玩笑：等你气喘吁吁地赶到门口时，啪的一声将门关上，列车呼啸着从你身边飞驰而过，甩给你一个点背的遗憾。

薄荷迟疑了一下，司机却友善地朝她招招手，重新打开门，几个中老年妇女也跟着蹭了进去。有人说年轻的女孩只要冲男人微笑一下，他们多半不会拒绝她的要求。瞎扯，哪儿有那么美呀，女人的优势也就是趁年轻搭一班地铁。

今天车特别挤，车票涨价的时候空过一阵子，现在人们又逐渐适应了。污浊的热气熨贴着脸颊，周围有几个一动就掉土渣的小子，薄荷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扶手，同时脚尖点地，尽量离他们远点，这个动作使她头晕眼花，差一点摔倒。耳边回响着美术出版社那个老编辑说的话，你这个年龄千万别浮躁，别老想着一夜成名的美事，踏踏实实地积累吧。老兄，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现在是新面孔刚一露头马上就面临淘汰的时代，谁敢像马克思那样整天在家胡琢磨事啊，况且，他有恋人一般的恩格斯痴情地支持他。

车越来越挤了，人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大都市的人总是处于一个又一个的怪圈中，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薄荷觉得如果有恩格斯支持自己，还有可能投身艺术，一旦失去了这道屏障，她就得无可奈何地向通俗化的东西低头。不管怎么说，她首先得养活自己，等到钱攒够了，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就是用实用主义来确保理想主义，也叫“曲线救国”吧。

到复兴门站了，很多要转一线地铁的人拼命往外挤，外面的人则密压压地一拥而上，人们不考虑别的，只相信本能。他妈的，薄荷暗暗咒骂着。这一刻，她的骄傲已荡然无存，飘逸的长发卷在一个中年男子羽绒服的拉链上，仿佛要连根拔断似的。

座位上空出一块地方，尽管车里挤得要命，但谁也不敢坐在那里。原因是那上面放着一个用旧毛衣包裹的圆球，人们竭尽想象揣度着里面是什么东西。某人为了躲避围追堵截而留下的财宝？

不，那旧毛衣感觉很难受，也许是一触即发的炸药？也许是同伙才能认出的毒品？需要脑筋急转弯，日本奥姆真理教策划的爆炸事件就是在地铁里发生的，现在的人都精得要命，宁可吃苦也不愿上当，不过智慧多了烦恼

也接踵而来，所以“活得真累”是使用频率最高而且最能表达内心感受的一句话。

如果在高科技时代还有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就好了，但文明的进步总要以滤除一部分美好的东西为代价。

在地铁里由于拥挤，一个小伙子偶尔碰到了你的胳膊，在他慌忙说抱歉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他正是你心中描绘了无数遍的白马王子，他恰好也觉得你是个白雪公主，于是四目而视，两心暗许，生活就是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不过宝贝，千万别上当！当你晕晕乎乎、感觉良好地走出地铁时，小伙子会笑吟吟地递上一张烫金飘香的名片，他的名字和他本人一样美丽，你还在欣赏他的明眸皓齿，他却利索地抖出一句：我是保险公司的，欢迎你参加本公司的人寿保险。啊，干得漂亮！竟然把公关做到地铁里了，而且打着爱情的幌子，算啦不怪你，这是我自作多情。故事没完，它还有一个更加绝妙的结尾，一个欧·亨利小说的结尾：姑娘同样笑吟吟他说，啊哈，原来你也是保险公司的呀，请多关照。然后像个女王似的轻盈地扭动腰肢，乘风而去。

这就是“现在进行时”的爱情，谁也别认真，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有迪厅有鲜花有微笑，却唯独没有真爱，人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只是在找感觉，那是对“过去完成时”的一种回忆。算啦，本来就够累的，还演这出戏干什么！

再说，现在谁也不比谁傻一分钟。

薄荷不再做自己身体的主宰，一任他们挤过去，广告到处都是，甚至占有你的视线，扶手上是花花绿绿的豆奶广告，有十余个品种。一个愣头愣脑的外省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奔着旧毛衣包裹的圆球坐过去，一拨拉就把那个神秘的、困扰人们多时的东西摔在地上，在旧毛衣落地前的一刹那，车厢里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毛衣受到惯性的驱使，似乎还迟疑了一下，才无声无息地下滑，抖出里面的谜底——半包“舒而美”卫生巾，既没爆炸，也没让人瞠目结舌。嗨，早知道我就坐了！旧毛衣是诸葛亮，给大伙玩了个空城计，小伙子像司马懿的儿子，别管那么多，先冲上去再说，大伙却像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到底谁聪明啊？

车站上的景物在地铁匆匆飞驰中变幻着图形，小时候，薄荷能将所有的地铁站名按顺序倒背如流，她上三年级那年，有个小孩被坏人推下轨道，一位美丽的女警察不假思索地跳下去把孩子救了上来，自己却受了重伤。

就像旧毛衣包裹的圆球，人们丰富的想象力高估了它，结果却是令人尴尬的现状，没有任何意义。薄荷头一次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怀疑，那天晚上她简直像个小媳妇似的，一心想着肖汉是不是出事了。

要想玩恋爱游戏就上 Internet 吧，网虫们可以虚拟身份，你带着假面上网，得到另一个假面人发出的信息，“在 Internet 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真是句伟大的名言。

劳伦斯批判工业文明使人们日益丧失原始动力，信息时代的人更加冷漠，有时候简直懒得动，往电脑前一坐，索性都改意淫了。

薄荷不能忍受沉默，她一直在给肖汉打电话。他活着，而且他妈的活得很快乐！这一切在昨晚有了结果，高科技使任何事都不会具有永恒的神秘性，你想知道芝加哥有多少美女等着你呢？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行了。

昨晚八点一刻，他的手机嘟嘟响了两声之后终于有人接了，而且是个

声音很有磁性的女郎，你找肖汉吗？他这会儿正忙着呢。天啊，薄荷遭到猝不及防的一击，这句话把她噎得够呛。他正忙着呢，忙什么呢？做什么高难度动作呢？你是谁呀，薄荷禁不住问，女郎没有回答就把电话挂上了，她觉得自己一点风度也没有。

这回可栽了，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狗吃屎。就在十分钟以前，她还在肖汉的呼机上留了一句“你能来吗？”唇边仿佛还留着他温润的呼吸，单单想起肖汉这个名字就能使她浑身发热，经历了那个晚上以后，她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仿佛沐浴之后那么鲜艳，街上注意她的小伙子多起来了，回头率达百分之三百。说来奇怪，她并没有刻意修饰，但通身散发着一一种美，显得格格外出众，这是她一直追求却总也找不到的感觉，可能是人们通常说的女人味吧。

不过这迅速升起的欲望被女郎的声音迅速浇灭了，薄荷和小羊不一样，一旦她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乱撒风流种子的东西，爱情顿时失去了意义，欲望马上就没了，身体里好像有个自动开关似的。

薄荷上当了，大家都说她目光像利剑，思想像电脑，这回却犯了个低级错误，失败在所难免，可这么轻易就被人涮了也太傻了。现代人说破戏中戏，原来一切这么可笑。

算啦，反正我还把他衬衣扣解开了呢，赚了。玩过了就算啦，谁会认真呢，不都是玩玩而已吗？哼，可惜没玩够。

她潇洒地自我解嘲，可随即又变得灰心透顶。他走南闯北一定认识好些漂亮妞，才女算什么呢，也许小腰一把攥的模特儿才配得上他。男人只要有潜力就能立足，今天还是穷光蛋，明天就可能是让人心悦诚服的大亨。而女人的美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往后的路越走越窄。刚上大一的女生美着呢，四个年级的男生都盯着你，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就没戏了，新来的女生顺顺当当地取代了你的位置，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男生却正好相反，越老越值钱。

具有超凡的想象力是成为艺术家的前提，一点简单的信息传入他们的大脑，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薄荷看到了肖汉和那个穿高弹力超短裙的女人在一起，他斜着眼把烟灰弹在她的腿上，他们躺的床很舒服，是那种可调温度的水床。

她被人给用了一回，而且是个滚烫的砝码，只是那孙子的耐性太差了，或者说她的魅力大小了。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口香糖、爱神之灯……全是骗人的把戏，女人真得用鞭子抽才能聪明一点吗？她在乎的不是接吻，照蒙田的话说接吻是一种礼节，就像握手一样自然。她在乎的是那个夜晚，以及她付出的全部真心。

在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两个人都需要沉迷其中，如果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并且暗自发笑，整个这件事就变得极其荒谬可笑。

真是这样吗？心里的一个自我产生疑问，而且冒出一丝啤酒沫般的希望，另一个自我马上把它压下去，认定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听到他本人的声音。尽管薄荷看上去是一派淑女气息，但骨子里有很多坚硬的东西，如果她失败了，那绝不是缺乏勇气。很多好面子的女孩会就此打住，那不行，一定要问个明白！爱情不像婴儿尿床那样说来就来，同样也不能说算就算。对玩弄感情的孙子要手起刀落、绝不留情。

她很快又给他打了电话，起先还是那个女人接的，但很快被他接过去了，他的声音不再使她感到亲切，有一种和“澳柯玛”冰柜里的冷冻猪肉谈判的感觉。“你不打算和我交往了吧？”她直截了当地问，这时候求他就大没脸了，他却有点支支吾吾的，薄荷抓住他的弱点进行一连串的反击，“你说吧，不想和我好就算啦！”

他听了这句话仿佛遭了致命的一击，“明天跟你说行不行？”他一连重复了两次。

“不行，你现在告诉我！”

你怎么那么烦呢！他低声咒骂着，简直有点咬牙切齿。薄荷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她属于那种人：一种办法一旦失效，她就不会死缠着不放，马上再从新的裂缝突破。

她像乒乓球运动员判断上旋和下旋一样精于算计，肖汉的做法有点怪，不过语言有一种游戏功能，判断一个人说的话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昨晚肖汉的声音显得陌生极了，不是那个她曾经爱抚过的男孩。爱情只在记忆的篇页里留下短暂相思的字行。

那天晚上，她涂的是最流行的“热吻不留痕”的口红，一切如同广告上说的，真的是热吻不留痕，她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悲哀？

地铁在幽黑的隧道里飞奔着，玻璃上映出一张毫无生气的脸，她简直懒得看上一眼，报上还在大肆宣扬着克隆技术的突破，说它将成为一项革命性的动物育种手段，克隆人可能会在未来千年中出现，但愿爱情也能复制。可惜有三件东西上帝创造不出来：不尿床的婴儿、一尘不染的地板和始终坚贞不渝的丈夫。

列车停在积水潭站，外面有个男人殷勤地冲薄荷招手，是那个好心的司机，发白的牛仔裤配黑皮夹克，居然还有点小白脸的架势。薄荷这才发现她坐的是紧挨驾驶室的第一节车厢，她不明白司机的意思，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看上去一定很冷。也许那是一种挑衅吧，她忽然开始怀疑一切，眼睛有点轻度近视，这倒帮了大忙，让人感觉她冷若冰霜、不解风情。

其实女人也喜新厌旧，可是没有男人那么快，谁慢一拍谁就傻冒，看来是得搞女权，乔丹说的没错。酸奶挺好喝，眼前是香港影星杨采妮为力士香皂做的广告，“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不是吗？”是的。

驾驶室的后门打开了，仿佛是阿里巴巴已在念“芝麻开门”，薄荷坐了这么多年地铁从来不知道这个门会打开。好心的司机冲她招手，这回她明白了，小白脸邀请她到驾驶室里去，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此刻拥挤的车厢里却不失为一项殊荣。青春的优势使薄荷恢复了一点自信心，在众人惊诧和嫉妒的目光里她一闪身进了驾驶室，这感觉好多了。

“谢谢。”

小白脸把他的座位让给薄荷，旁边还有一个戴棒球帽的男孩，他是开车的，开地铁真够刺激的，漆黑的隧道边上每隔两米就有一盏亮晶晶的提示灯，窗外繁星点点，辐射状的玻璃让人感觉像在夜空中遨游。

“你看，前边如果是绿灯就可以直接通过，红灯就得停一下，”两个男孩里，薄荷更喜欢那个戴棒球帽的，他的话很少，眼神有点像……酸奶还没喝完，可是在小白脸热切的注视下不好意思再喝了，他把两个人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写在纸上，递给薄荷。挺有心眼的，他们俩都比薄荷大，一个二十五，一个二十四，肯定还没结婚呢。

“你多大呀？”小白脸问她。

“问女孩的年龄不礼貌。”戴棒球帽的男孩忽然冒出一句。

“顶多十八，上高三吧？”

薄荷笑而不答，这小哥俩真不错。中国男人从宋朝就开始压抑，也该放松一下了，小白脸问她的电话，她说经常坐地铁，以后还会碰到的。

“Bye——”

她笑着喝完最后一滴酸奶，迈出车门。女人们的目光分外敏感，她们在悄悄地进行竞赛，竭力从别人身上发现不足之处，以此来弥补自己那无底洞似的唯美之心。此刻，这种感觉抓住薄荷，她无比艳羡地望着那些美神之丘，希望用目光把它们缩小，同时，猛吸一口气，使曲线达到一个最大值，唯其如此，心里才能稍稍感到安慰。

这两天，肖汉的车像一条被压碎的狗，开第三挡时齿轮总是有声音，虽然问题不大，可闹得人心烦。手机又响了，他心里格登一下，记不清薄荷给他打了多少回电话了，她真够可以的，时而暴躁，时而温柔，像医生那样轮流把毒气和氧气输入病人体内。

他完全低估了一个女孩的能量，这会儿曼妥思薄荷糖不再使他感到清凉舒适，倒像一块热烙铁揣在心窝里，其实把手机关上就太平了，可他却屈从着一种惯性，随时准备遭一顿痛骂。最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被劈成两半，谁也控制不了谁，使他接电话时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

薄荷比威哥的老婆阿兰好，她能挑起你的火，劈里啪啦地和你对骂，这会儿他只想骂人，就怕那圣洁的女神噎得你出不来气。

最初的两天，薄荷没来电话，他挺安静，死一般的宁静迫使他的思维异常清晰，爱情连同那个美丽的夜晚一同被寒风卷走，也许她只是一时高兴，搞艺术的人都需要灵感。

他心里结了个冰疙瘩，尤其在深夜蒙上被子以后更是一直凉到脚心，懒得干一切事，甚至不想再喘气，莫名其妙地在等待什么，等待耗子啃啮他的孤独。

后来她的电话来了，感觉真够灵的，咄咄逼人的节奏让他右眼一直发跳，那滚烫的爱在他将被烫伤的同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想不到她这么在乎我。”

肖汉摇摇头，望着身旁的副座，她的妩媚瑰香依然萦绕于此。

他轻轻抚摸着细羊皮的椅背，回想着她温热绵软的身体和饱含爱意的舌头，微微卷曲的睫毛擦着他的脸，含糊不清的呻吟仿佛一阵魔笛缓缓飘来，却越来越响，倏地穿透他的全身，肌肤相亲的力量居然如此强大，好像一根猴皮筋勒在太阳穴上，多年来盘旋在脑海中的梦想，猛然在一种幻觉里变成了现实。

钻入肌肤的寒风应和着他的呜咽。蓦然间，沉默的捷达在辽远地展开，仿佛一个相亲相爱的人溢然长逝，人们在他的棺木上轻轻地放一枝玫瑰，然后分头离去，从此只有满地的青草年复一年地分享他的孤独。

他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头疼得厉害，胃里仿佛顶着一根金属棒，持续的热力伴着不可阻挡的气势迅速上升，掐住喉咙，非要把眼泪顶出来不可。焦渴的眼眶急需泪水冲湿，那样会感觉好一点，可他偏不让它流出来。他长大以后也哭过，再说这会儿周围又没人，干吗要和自己较劲呢？整天抹眼泪的男人太恶心，从来不哭的男人是可怕的。这会儿，他就是要和自己较劲，

虽然这样做毫无意义。

心烦的时候，他总是把车开到郊外的一个僻静角落，在这里能闻到爱的清香滋味，落叶在被风卷走前的一刹那对树枝说，“亲爱的，现在我很丑，你应当记住我最美的样子。”一只小鸟费力地把落叶衔到树枝上，风马上将它刮跑，小鸟继续衔地上的落叶，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总是徒劳无功，又总是楔而不舍。

薄荷还在呼他：“你难道不记得那个夜晚了吗？”

手机和呼机像绑在身上的雷管，随时都会爆炸。他盯着那些古怪的方块字，一横一竖跟竹签子似的扎进指甲缝里。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仅仅隔了几十秒，手机又开始尖叫！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心头一震，头疼得更要命了，好像有一把老虎钳子敲击着头骨，手机像黑洞洞的枪口，突突地顶着太阳穴。

“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想自由，我就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

他拼出浑身力气喊出这句话，结束这一轮的较量。从昨晚开始，他们一直在互相伤害，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他在别人面前还能保持常态，可对她……刚才那一嗓子不知能达到多少分贝，估计她会老实一会儿了。

好一个淑女呀，男人可千万别干坏事。他想听她的声音，可她的声音又要他的命！

头疼虽然把他折磨得够呛，可幸亏他还能感到疼，心里的疼是无形的，那会把他逼疯的！

他不想再让她问下去了，可又想让她问个底儿朝上。当初干吗要认识她呀！林中苍白而细碎的闪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心里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他并不想冲她发火。

“原谅我吧，成吗？永远别忘了我，不管怎么说我是爱你的，不，还是忘了我吧。

这又有什么用呢。”

明天还得跑合作项目，过去他常劝刘军，为了女人不至于。别再想了，没用，根本没用！事情赶上了，说什么也没用。他打开收音机，听了一会儿财经报道，股市上某些上市公司为讨股民欢心做出种种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他们包装自己常用两种道具：一是财务报表，二是传播媒介。她很快就会有新的男朋友！是的，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她。

肖汉一心想的就是他俩在一起的感觉，舌头合而为一的滋味，那股力量像钳子似的紧紧拽着他的心，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去找她。不行，他不能朝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那永远没个够！一辈子都没完！估计犯了毒瘾就是这个滋味，他简直不敢闭上眼睛，只要一闭，眼前就晃动着她亢奋的红唇，温热的呵气像水蒸气一般迅速包容着他的脸和耳朵。“宁可死也要去找她，哪怕是短短的几秒钟！我要她，她也要我！我要她！我要她！我……”车窗没关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嗖嗖的西北风钻进来，湿冷的气息舔着他的脸，使他渐渐冷静下来，就这样吧，别管多难走的路都得一步一步走下去。不想了，不能再想了，没用的事一件也别办。车里的散热器冷却剂不够了，他知道它们跑到哪去了，全流进他的心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下了车坐到后座上，下辈子穿越时空隧道也要与

你相拥而眠！

他把头斜靠在椅背上，用脸上下摩擦着，那里居然盘旋着一根长发，一定是薄荷的！单单一根头发就能使他的心狂跳不已。

手机响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来，在千分之一秒的等待中，他希望能听到她的声音。

“咱们别吵了，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薄荷心平气和他说着，像一团袅袅的炊烟，没有一丝激情。说真的，这种冷静的态度更让他害怕，早晚得告诉她，这几天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好好跟你说，”肖汉的声音像耳语一般，“你是个好女孩，能结婚的那种，可我是个坏男孩，我对自己没信心。”

“坏男孩？你把哪个女人弄怀孕了？”薄荷以挑衅的口气问。

“哪儿有这么个女人呢。”

“吸毒了？”

“上哪儿吸呀。”

“搞同性恋？”

“跟谁呀？”

“有你这么耍人玩的吗？”

“你好好想想，我是耍你玩吗？好吧，你就把我当成个骗子吧。

如果你还生气，你现在骂吧，我决不挂电话。”

薄荷略微沉吟了一下，又问：“到底什么事？说出来也许我能接受呢，是男女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是啊，不过是这两个问题，她还挺能概括的。

“这不好说，别逼我！”他的声音有点哑，是直接从胸腔里顶出来的。

薄荷很了解他的轻重缓急，换了一种语气问：“我们还能再见一面吗？”

肖汉五脏里好像有根烧红的铁条翻搅起来，热辣辣的东西直往嗓子眼里冒，爱情之外的世界是不可名状的。

“我现在不考虑交女朋友的事，我们不就见了三次面吗，就这样算了吧，没必要再见了。”

他使劲皱了皱眉，下巴颠儿哆嗦不止，不在大夏天喝下整整分析的人，她判断一件事情总是从三方面考虑：直觉、人之常情和逻辑推理。直觉往往是最灵的，但往往也是最误事的，必须考虑其他两方面因素。如果从三方面考察得出同一结果，那十有八九是正确的。换了小羊她们，要不苦苦哀求，要不继续报复他，或者干脆抛开这事。

薄荷的思路很清晰，她首先要找出原因，如果他真的不爱她，那么 OK，她马上会丢开所有的胡思乱想。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真的不爱我，那我决不会掉一滴眼泪。

事情明摆着，要想忘记他，就得证明他有问题，还得使自己相信。就像数学题的反证法一样，如果这样推不下去，那就是冤枉了他。在经历了那个如梦如幻的夜晚之后，再像肢解一头烤全羊似的分析他，实在有点残酷。不过，只能这样，眼泪就像垃圾堆里的可乐，一想到在你付出真心的时候，却上了别人的当，你还能跟着叫好吗？

她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会看走眼，但是现代人谁也不能太自信，她首先得怀疑他，然后才能放心大胆地爱他。看来，她一向信奉的以实用主义来

确保理想主义的原则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生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件事情决定着另一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由最初的第一眼，爱情的惯性推着人不断向前，薄荷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都要再见到他，越决越好。

薄荷瞥了一眼画架，最近画的这几幅素描都不怎么样，仿佛用脏兮兮的手掌抚摸过一遍。从去年开始，她就想为将来的画展准备点东西，习作画了不少，可总是没有那种抓住一切的魂。

日本正流行一种可怕的病菌 0—157，使那些刚刚摆脱奥姆真理教的人们再度恐慌，薄荷这几天也有点疑神疑鬼。她属于那种一盆水煮牛肉的汤，你就永远不知道辣椒的滋味。

准是鬼魂附在她身上了，她对着肖汉的耳朵尖锐地喊：“你嘴上说不想见我，其实现在正是你最想见我的时候！”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他咆哮着，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怎么回事？一句简单的问候都像热烈的暗示，这是上辈子的事，否则无法解释！跟其他人永远都不会这样，他见薄荷第一眼时，就有一种隐约的冲动，只消看她一眼，听听她的声音，甚至单单想到这个名字，天地交合的绝妙韵律就像亢奋的电流一般穿透全身，肉体深处的震颤摇晃着每一块骨头。他觉得手指头很疼，低头一看，那根长发紧紧缠住食指，一时竟无法摆脱。

干燥的寒风卷起沙粒敲打着车窗，膨胀的热情与季节不符，完全不像冬天里发生的故事。他忽然想起怀旧节目里放的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在一望无际的茫茫雪野，精疲力尽的车夫将要冻死，他挣扎着坐起来，拜托朋友告诉他老婆，千万莫悲伤，若有知心人，干脆嫁给他。

他望着手里簌簌散落的烟灰，屈从着固执，然而滚烫的液体还是不顾一切地冲出眼眶，“别恨我，我是爱你的。”一段旋律轻轻划过他的琴弦：“心中永远悲伤，因你离我而去……”薄荷的头靠在转椅上，腿支着桌沿，同时把椅子腿翘起来，这个动作具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性，她妈已经呵斥了三回。

脑震荡，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去他的！她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杂志上那篇《女权主义和女人的性权利》，整整一盒“华贝康橙”都快喝光了。

哼，见一个爱一个，累死他！这么说她绝不相信，哼，说穿了，男人那点精力是很有限的。薄荷是一个既有激情又善于逻辑浪漫起来比谁都浪漫、现实起来又比谁都现实的人。

必须查出原因，她边嚼薯条边想，别把我当成个只会哭的酸妞。知道原因就好办了，如果一个人正想上厕所，你却端给他一碗元宵，并且绘声绘色地告诉他是什么馅的，他不把元宵扣在你脸上才怪呢。

他有苦衷，王朔的《过把瘾》和《永失我爱》使女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其实这些事并不难分析。他一会儿说自己是坏男孩，一会儿又说他从不想玩人，其中必有隐情。

回想他们在一起的一幕一幕，如果他存心折腾人，演技也太高了，不过那是直觉，她暂时不考虑这个。

如果一个女孩说她有三个男朋友，那说明她一个也没有，所以，当一个人说了两条以上的理由，那他的话全都是推托。

他要真是花匠，不能玩三回就够了，再说也不能那么文明，不骗到一定地步就不能称其为骗子。男人能花五毛绝不花一块，这不仅仅表现在钱

上。

她对付肖汉的办法够绝的，热恋中的女孩艰难保持这种清醒。

一会儿是能褪猪毛的热水，一会儿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凉水，完全摸不着头脑，有时连她自己都绕进罢了。

干吗那么认真呢？现在好多女孩不都是自负盈亏吗？收音机里热线节目聊得正欢，大伙在讨论为什么白领丽人都爱独身。

“中国女人是全世界最棒的，可中国男人是全世界最差的。”

一个挺冲的小姐，主持人挑起了她说话的欲望，她显然是被男人害苦了。

“很多白领丽人都特吓人，给人一种性别模糊的感觉。”一位男性听众马上反击。

“你的意思是她们变得有点像男人了？”机警的主持人立刻见缝插针。

“哼，有的比男人还男人，反正我不敢找那样的老婆。”

薄荷把素描收进画夹里，这阵子灵感蒙着头呼呼大睡，当你为烙饼奋斗的时候，很难静下心来搞纯艺术。

“我是个坏男孩，我就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这些话像“阿香婆”香辣酱一样追逐着她，虽然不信，但又不得不信，连他自己都说了，你还能较真，证明他是“娃哈哈”纯净水？

“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有人篡改了北岛的诗。

倒霉催的，从明天起好好画画！这是她激励自己的老法宝，画是永远的情人，可现在却一丝一毫挑不起她的欲望。通俗的东西不能使她感到满足，纯艺术又让她变成舞场上寂寞难耐的墙花。

她翻着一本美容杂志，如今性学知识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有一篇《还性病患者以清白》写得挺吓人的，好像那些可怕的螺旋体弥漫在空中，一喘气就能招上似的。他到底为什么呀？风把窗帘卷起来，仿佛迎面扑来的恶鬼。爱情的惯性就像静电吸附在尼龙袜上的头发丝，挥之不去。

“傻妞。”

电视里的男人嘲笑着喜欢他的姑娘。

薄荷变得疑心重重，一点细微的声响都令她惶恐不安，性病！

可怕的念头像针尖扎心里，见一个爱一个，一天玩一个女人……她感染上了小羊那种强迫观念症，忽然觉得有关他的一切都那么可疑，他的暴躁，他的难以启齿。

一股邪恶的力量充斥着整个房间，虽然很荒唐，可她又莫名其妙地相信这是真的。

胸膛里溢满想要尖叫的冲动，可她却一声不吭。她妈在厨房里剁饺子陷，这事能怪谁呢，她就像刚刚尝过禁果的夏娃，在体尝快乐的同时，又感到了钻心的羞耻。

一想到那种亲密关系，她浑身就像筛糠似的，巨大的恐惧把她变成个机器人。快去查查书，眼前晃动着爱滋病人痛苦万状的脸，一夜风流却带来致命的后果，世纪末恐怖的两性关系！

她这个人属于跳跃性思维，比如，脑瓜子一热想去上海玩，还没决定去不去，她就想着到了上海该穿什么衣服。这会儿，她想的是到时候让乔丹帮她想办法，小羊不行，她太爱冲动。

六册一套的《医学卫生普及全书》是她的法宝，但也给她惹过不少麻烦，有时一点小事就会让她疑神疑鬼。她妈还在剁饺子陷，咚咚的声音震得她头皮发麻。“螺旋体侵入人体后约两三天，就进入血液循环，传到全身各处，这时机体还不曾发生反应，所以没有症状。一直到传染后两三周，才开始在当初侵入的地方产生损害。”

他的锁骨上就有一粒小包！而且他经常头疼！

完了！表盘上的指针像个偏执狂直挺挺地悬在墙上，头发根根竖起，中午他打电话时简直都要哭了，什么事逼得他这样？也许他曾经放荡过，后来想重新抓住幸福，可为时已晚？当幸福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却要为往昔的过失还债。

我又没惹他，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他遇上什么事了？肯定不是经济问题，要是那样，他哪儿有工夫接电话呀。薄荷暂时还能理清思路，一个一个地来，同性恋、吸毒、乱撒风流种子都不是，最初想的那七八种可能已经被否定了不少，这是不掺杂直觉的逻辑判断，因此绝对正确。

她想洗个热水澡，这似乎是一种本能，“舒肤佳”香皂上印的那个显微镜让她感到不舒服，胳膊在痉挛地颤抖，空气里充满细菌。

“现在爱滋病越来越多了，在外边真得小心点。”她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说。活见鬼了！

什么意思？倒霉催的，这会儿连佛爷都懒得看她一眼，她的脸像做了局部麻醉似的，表面显得挺平静，心里却像瓦斯遇到了火星，顷刻之间就要爆炸。

“不过爱滋病早晚也能解决，就像有了阿斯匹林就不怕梅毒一样。”她妈说着，把菜刀收进厨柜里。

天啊！阿斯匹林！全都对上了。

“一对男女说过几句话会不会得上呀？”她小心翼翼地问。

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虚得要命，随时准备接受致命的一击，可又盼着她没事。

“那不会的，只要没接吻就没事。”

哎哟！

薄荷脚底下打滑，好像踩上一根泥鳅，完了！

夜吐着乌油油的光，排气管喷出神秘的灰烟，路况太差，前面一帮穿桔黄色马甲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地整修。

上了三环就舒服多了，找不到斑马线，听不到井盖声，可以气贯长虹地冲过去。开车对男人来说犹如进行第二次锻造，你不会沾上酗酒的恶习，会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懂得幸福的含义。

捷达是肖汉的第二个家，在它平常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富于激情的发动机心脏。

他不想和别人玩愚蠢的赛车游戏，但要是有人牛哄哄地向他挑衅，他

绝对会为勇气而战。

当消音器轰隆响着喷出一股青烟时，他就会把车速降下来，只要赢了就行，他喜欢恰到好处。

一种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和对美感的强烈崇拜注入他的骨髓，有时简直觉得自己像个古代人，总想抓住在别人看来很虚的东西，比如战地黄花，比如爱的誓言。

“他真像哈姆雷特。”

小张老师坐在副座上暗暗想着，她和刘军的未婚妻在同一所学校，预备让刘军介绍给朱小东的。

“下世纪的人反思历史时会发现二十世纪充满了暴力和情欲，是一个根据性爱对象的不同选择来划分人群的时代。”北京音乐台的主持人在重复“山羊皮”主唱的话，“爱是应当没有性别的。”

“咱们别办婚宴了，多俗埃”刘军的未婚妻说。

此刻，那甜蜜的一对正在后座上起腻，肖汉觉得自己像一包发霉的干吃面，难以抵挡心里的厌恶情绪。那地方应当永远属于他和薄荷！

旁边这个小老师是教化学的，肖汉上学时最怵化学了，可他对爱情的化学反应却了如指掌。爱情与他无缘，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活得轻松一点，只要大家都别认真。可是不行，他无法从脑子里赶走她的影子，要么忘了她，要么去找她，可他哪样也办不到。

换一个姑娘吧，聊聊天，总能放松一下，可 he 发现自己需要的根本不是这个。他不怕什么恐吓，大不了我不娶你，拴住他的恰恰是他自己。感情有时候最耽误事，而他永远抛不下的就是感情。

“咱们到哪儿拍婚纱照？”刘军问。

“不一定非要到影楼去，我们邻居花了三千多，照得可假了，咱们就自己照吧。”

看来她的确是个省心的小媳妇。

热恋中的人总是不懂得节制，不懂得照顾旁人的情绪。刘军仗着他能套女孩，专门给哥们儿发货。小张老师一眼就瞄上了肖汉，朱小东这回又没戏了。

刘军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用在和客户套磁上，他懂得感情投资，以诚待人，请客、递红包未免太赤裸裸了。

小张老师感到浑身燥热，胸罩带系得太紧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做生意的人不是很爱开玩笑吗？好一个哈姆雷特，对女孩竟然视而不见。

“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她脑子里总是翻涌着这句话，不过他肯定有女朋友了，没准小学毕业时就让人给挑走了。可她还是禁不住簇生异想，她假装听刘军他们说笑话，眼睛却一直在瞟肖汉的脸，侧面的线条没治了，犹如古希腊的雕像，谁得到他，谁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肖汉始终盯着前方，西服便装的领口里露出雪白的 T 恤，拐弯时 he 忽然对她说：“你扶着点。”

“谢谢！”

她显得有点慌乱，本能地拉了拉衣领，希望这是个开头，可他却就此打住了。有一辆卡车强行并道， he 不动声色地让开了。项羽、巴顿将军、罗伯特·金凯……他更像哪个男人呢？或许他是这些形象的综合体。

她真想把手放在变速杆上，那样他就能不知不觉地握住她的手。这想法竟使她激动不已，怎么回事？从来没这样过呀？

有人呼他，真够忙的。

Call 机就像个妖精，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开始尖叫，肖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胃里那根金属棒又往上顶了。

薄荷女士，哼，我就知道是你。

“你有病，而且很可能会传染给我，速回电话。”

肖汉一连看了两遍，当他明白什么意思时，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想不到她会说这样的混活！他的脸抽动了一下，胸口憋得生疼，一阵剧烈的颤栗穿过全身。

他咬着牙把车靠在路边，月光星光如芒刺背。

“我回个电话。”他跳下车，匆匆地说。

“他怎么啦？”刘军的未婚妻问。

“爱情脑震荡，”刘军耸耸肩，“他最近一直不正常，别惹他。”

肖汉拨通了号码，只响了一声薄荷就接了，她肯定守着电话呢。

“你什么意思啊？这么说可就没劲了！”

他劈头盖脸地吼着，多日来郁积在心头的怒火奔泻而出，简直能听到火苗僻僻啪啪的响声，他想不到自己生气的时候竟会这样。

薄荷显然被震住了，她顿时像只温良的小猫：“我要不这么说，你能回电话吗？”

“我什么病啊？你有病？你找我来！”

“你和女人在一起。”

她嗅觉够灵的！

“那好吧，你现在找我来吧。”薄荷又说。

“我办事呢。”

他不等薄荷回答，就挂断了电话，钻进车里。

“我现在急流勇退啦，找个好姑娘，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跟神仙似的。”

刘军冲他的小爱人飞眼，实际上这话是说给肖汉听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永世不变的真理。他是摔了跟头才悟出来的，所以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肯定是他女朋友打的电话。”

小张老师心想，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肖汉的异样。

我又算得了什么呢？认识他还不到两个小时，她下意识地神了神衣襟，心中美丽的热望顿时化作贴在车窗上的团团雾气。

“我真是又傻又疯。”

薄荷盯着画布，用刮刀胡乱刮着，这会儿她根本不想考虑线条和光，就想把颜料直接往上堆，德国人欣赏的行为艺术更符合她的心情。画廊里的东西也算画吗？简直是扯淡。她想什么时候找来一只猫，在它身上涂满各种颜料，然后让它在画布上乱滚，再起个古怪的名字，叫《人兽之间》，表现人们纵欲之后的精神危机，谁要看不明白谁就不懂现代派艺术。

蒙田给她介绍了不少圆明园画家村的朋友，她又通过他们认识了许多画商，朋友就意味着机会。

霓虹灯像应召女郎身上俗艳的假珠宝，一闪一闪地映在窗户上。她心头蒙上一种落魄的感觉，此情此景，有点像外国电影里的汽车旅店。画装饰画、做平面和三维设计、给装修公司画效果图当然能挣钱，可是天天如此，

就跟烙饼差不多。

过了周末，她望着那些新绷好的画布心里直搓火，嫁个阔佬不就结了？可她怕在成为阔太太的同时也丢掉了艺术家的心态。

总会有办法的！算命的说她这辈子不缺钱花，电话铃响了，又是订货的事，想不到是在傣家楼遇到的那个刘小姐，啊哈，抽象泼彩画，没问题！

有问题也得说没问题，关键是要争取到机会，这是她在上学时就学会的一招。有一年暑假去一家广告公司打工，那时还不会电脑，可她却满口答应下来，在等着录用的两星期里，靠每天大密度的突击学会的。和她一块应聘的那几个大学生太谦虚，结果都向后转了。

薄荷冲了一杯清咖啡，盘起腿靠着墙壁，她抚摸着牛仔裤上磨得发白的地方，咖啡的袅袅清香扑面而来。画画的时候，她喜欢把长发随便挽一个髻，用木制夹子别祝暖气烧得很热，她脱掉外面的灰毛衣，只剩一件乳白色的纯棉运动衫。

杯子里冒出的热气勾勒着出神入化的图案，她津津有味地瞧着，想用固、液、汽三态来比喻爱情：当一个男孩给你的感觉是固体时，那他只是一具可爱的肖像，随时可以被取代；你为一个男孩而流泪，那是液体的爱情；当一个人像维系你生命的空气一样，你就再也高不开他了。

这会儿，她应该伤心、失落或者气愤，可除了疑惑和兴奋便闻不见别的味道。

起初是见到肖汉就有感觉，现在听见他的声音都感到兴奋。多么妙不可言！不需要任何春情剂和种种可笑而肉麻的准备工作。她微微把头向后仰去，回想着肖汉的手与她皮肤相触的感觉。

“我怎么会那么蠢呢。”

聪明有什么好处呢？它只能使你误食一片“康泰克”。她要是相信直觉就好了，可总怕上当。当一种恐怖气氛追着你时，看谁都觉得可疑，这也赖他，谁让他把自己说得那么龌龊呢。

在呼他之前，薄荷心里那急剧变化、千回万转的滋味真够要命的，她一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都平静不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问他。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听到他的声音，她在肖汉留给她的孤独中感到了恐怖。

薄荷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绕圈，把冰箱门打开又关上，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她的视线落在一盒“康泰克”上，嗓子眼里好像卡着个燥热的硬结，她告诫自己：放松一点，别干蠢事。可她手却迅速撕开包装，取出一粒胶囊，生生咽了下去。

吃“康泰克”干什么？消毒？杀菌？当那粒胶囊噎得她直打嗝时，她仍然无法解释这一切。感情必须依靠欲望来升华，她这样怀疑他，是为了能毫无保留地相信他。

“我什么病啊？你有病，你找我来！”他的声音是那样理直气壮，让她感到自己的小肚鸡肠。

其实不用问也不该怀疑他，如果他是个老泡儿，那他的行为举止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很多细微的地方是装不出来的。

再说还有小红，那个伊洛瓦底江的纯洁少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也能把宝压在她身上！

她觉得自己应该像阿甘那样，傻乎乎的，一点鬼心眼也没有，执着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事事成功，他是最大的赢家，当然那是好莱坞梦

幻工厂炮制的神话，不过《阿甘正传》挺有意思，大都市的人们总是希望看到别人犯傻，而自己是绝顶的聪明人，不是吗？

又一个可能（根本就是扯淡）被否定了，她并没有立刻轻松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什么，只是那图形太模糊，一时还辨认不出来。

必须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康泰克”里含扑尔敏，有轻度嗜睡性，这会儿睡魔正向她袭来，眼前的景物罩上一层纱，尽管那天生气时把肖汉的名片剪了，但那上面所有的信息都被记录在一个紫皮小本上，看来她根本就不想抛开他。

霓虹灯的彩色光焰映在薄荷脸上，她拨键的手直哆嗦，高科技把地球变小了，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褪去了那层神秘感。她可不想用可视电话，那多狼狈呀。肖汉家的电话还是没人接，他好像说过他父母这礼拜出差了。

小本上还有一个号码，她使劲眨眨眼，扑尔敏快把眼皮粘上了。

“喂——”

一个女人充满磁性的声音，挺耳熟的，薄荷立刻在头脑里搜寻着信息，眼前掠过戏剧性的一幕：肖汉靠在一个女人身上，斜着眼把烟灰弹在她的大腿上……“肖汉在吗？”

薄荷拿不定主意，这会儿挂电话已经来不及了。

“我是他姐姐肖琪，他和我父母住在一起，你没往那边打电话吗？”

薄荷感到耳根发热，那个露大腿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穿小碎花睡衣的贤妻。

全明白了，是他姐，“如果你注定得不到一个人，你宁可把他交给上帝或魔鬼，也不愿意给别人。”这句话拍打着她的耳朵。

“我是肖汉的朋友，”薄荷蹲在角落里，把电视的音量调大了，免得让家里人听见，“等你父母回来，请转告他们给我回个电话，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他们谈谈。”

“好的，”肖琪记下她的电话号码，“你的名字真好听。”

她肯定在大公司里上班，要不她会像别人那样刨根问底的，掩饰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的职业特点。

放下电话，肖汉他姐姐那富于磁性的声音仍然像刚刚喷出的芳香剂，轻盈地绕在薄荷脖子上。扑尔敏失效了，她显得更精神了。21频道里有个女孩抱怨说现在市民阶层讲情调的男孩太少，花同样的钱他绝不会送你鲜花，而是蹬着自行车不远万里给你家扛一袋大米。

体育频道里的1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了，记者围着刚刚勇夺金牌的中国小将问这问那，可爱的小姑娘一会儿说要赶超名将，一会儿说下一个目标是夺取奥运金牌，他的教练怕她说漏嘴，总是帮她打圆场薄荷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这一代都这样，不管怎样先夸下海口，办不成就把它抛到脑后。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大话能逼着自己努力，干吗要打上那么深的历史烙印呢？美国人办事之前先吹一通，事成之后更得臭吹；日本人做事之前一声不吭，办成了再大吹特吹；德国人深沉，之前不说之后也不说。她要想深沉起来首先得学日本人。

薄荷这一代人很怪，按说不小了，在旧社会要支撑一大家人，可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断奶前的种种习惯。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他们在学技术和公关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老一代。

薄荷在拉窗帘的时候看见楼下有个民工躲在墙边小便，偏偏在这会儿看到龌龊的事情！民工个子不高，但走起路来很有劲，即使在月光下也能感觉出来。蒙田说越是那些农村来的人精力越旺盛。现代文明最毁男人了，女权的兴起、竞争造成的心理压力……男人可怜兮兮的。

现代人抽不开懒筋，难得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生活极不规律，由着性胡闹。尤其是国外那些玩电脑的家伙，成天面对着 14 寸的世界心旷神怡。Internet 色情泛滥，电脑妓女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粉墨登场，卖弄风情。男人呢，只要敲几下键盘，就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想象来品尝滋味，何必费劲呢，索性全改意淫了。

如此恶性循环，人类的机体就越来越不健全。

薄荷在社科院听过一次专家学者的讨论，跟乔丹说的意思差不多，“女性雄化、男性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不过重男轻女还在起作用。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物种退化，“九斤老太们”在喊一代不如一代，吃的东西都赶不上原来的滋味，更别说人了。

薄荷在洗漱后翻了一篇日历，时间过得真快。日历上写着西施也有美中不足，她脚大，所以爱穿长裙、着木履，既盖住了脚，又不使长裙拖地。

十点二十八，她关上了节能灯，远处工地上的民工还在挑灯夜战。他得了什么大病吗？外面探照灯的白光打在地板上，薄荷感到自己正在失去重心，慢慢坠入深谷……十二清晨五点四十，医院挂号处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大伙在议论公费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头顶上弥漫着白蒙蒙的雾气。

这是肖汉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光顾医院，上回是自己来的，这回他妈陪着他。

“您到那边坐会儿吧，我没事。”肖汉指着浅蓝色的塑料椅子对母亲说。

尽管他的头有点晕，可他非要自己排队。

他妈默不作声地点点头，朝旁边走去。军人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来表示对孩子的关怀，那就是不加干涉的沉默，尽管她儿子昨晚高烧 39°。

医院总是给肖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白大褂严肃的脸、来苏水消毒液难闻的味道、各种因痛苦而变得畸形的脸……“生儿子有什么用，”一个老太太抱怨着，“看病还得我自己来，他可是我一泡屎一泡尿养大的。”

肖汉听了这话，下意识地看了看他妈，人这辈子就是在和时间斗，有生以来他头一次感到时光飞逝的残酷。

“老天爷说什么时候收你就收你，一点不给面儿！”肖汉前面那个穿灰夹克的中年人说。

最近，一连串的变故使他对任何事都分外敏感，抱怨有什么用？他只想接着下来该做什么。生命线上横着一道分水岭，过去认为还不必考虑的事情现在都堆在面前，他想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范围。预支痛苦的滋味并没使他感到害怕，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他还是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干吗要拉垫背的。

肖汉看见母亲一直在打哈欠，昨晚他们都没睡好，他不想叫母亲起个大早，可她非要跟着。别管你多大了，父母总会在暗中支持你。他紧紧咬住嘴唇，目光瞄向嵌满射灯的天花板。

我们总是忽视爱情之外的世界，那里还有令人牵肠挂肚的父爱和母爱！有良心的人早晚都会悟出这一点。

“您先去买点吃的吧，我没事。”

肖汉冲母亲摆了摆手，他想一个人放松一会儿。原以为自己会经常想起那可怕的一幕：张辉的小院，漫天飞扬的土烟。可一切就像电脑里没有保存的文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医院的一楼大厅总给人一种三等候车室的感觉，在这里你才能体会到世界上有许多人远比你更痛苦。

架着双拐的小男孩，右腿像条小苦瓜似的悬着，仿佛和上身只连着一根脆弱的茎脉；正在做头部针灸治疗的老人，两眼紧闭，如同一只插满银针的刺猬；脖子上划满紫印，等着做放疗的美丽少女，她得的那种病的名字还是不说为好；又哭又闹、恨不得满地打滚的女人，她和大夫吵着要注射杜冷丁；患角膜软化症的婴儿，已经显露出晚期角膜坏死的征兆——葡萄肿；得血栓闭塞性血管炎的男人，抱着小腿呲牙咧嘴，痛苦万状，说不好会截肢的。

12

蒙田说的那个“独身男人俱乐部”在交道口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里，乔丹在楼门口就闻到了红塔山和万宝路的混合气味。

“我以为他们是一帮穷光蛋呢。”她回头对蒙田说。

“他们不穷，再说又没家，男人的钱还能花在哪儿，抽烟呗。”

乔丹通过关系在一本较为前卫的杂志里包了一个专栏，蒙田和薄荷帮她一起做，他们每周都要挤出一天时间到外边采访，挣的钱不多不少，这工作挺刺激。

“他们接受采访吗？”薄荷问。

“没问题，只要不涉及隐私。”

蒙田也混进了这个俱乐部，他摇了摇门上的风铃（这是他们的规矩），随后引着两位女士进去。

房间很大，两室一厅，布局不大规则，空气中弥漫着地下室特有的霉味，七八个男人在兴致勃勃地玩飞镖。

“真逗。”

薄荷好奇地望着他们，怎么玩得这么带劲？跟小孩似的。

“过来，我们要采访你。”蒙田招呼着一个穿耐克衫的大个。

他是阿谢，这里的头，从去年开始租了这个可爱的窝，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暂且不会为活动经费伤脑筋。

“我们一到周末就聚会，”他挺爱答记者问，“这样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这里边干什么的都有，玩电脑的、研究生、副教授、画画的、打工的，嗯……还有做生意的。”

“这些人怎么凑到一块的？”

乔丹瞟了一眼玩飞镖的男人们，有个家伙投得准极了，大伙和他热烈地击掌，表示祝贺。

“靠朋友介绍，就像滚雪球似的，这不，蒙田把你们俩带来了。”

阿谢说着，点了一根红塔山，云烟较为清淡的香味给屋子里平添一种喜庆气氛。

“这些人文化程度不同，玩得到一块吗？”乔丹又问。

“这不成问题，因为‘独身’这个最大的共同点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就跟兄弟一样，谁有困难大伙来想办法，有病了也能互相照应。在这不叫名字，我们按岁数排行，我是老三。”

“挺民主的嘛。”

“那是，大家高兴才在一起，为了这再争权夺利就没劲了，我也不是什么头，就是有什么事大伙推我出面办一下。”

“你们办这个俱乐部目的是什么？”薄荷问。

阿谢一边说一边招呼老七给他们拿饮料：“人们一般都以为男人不怕孤独，其实这是瞎掰，哥们儿之间一结婚就隔了一层肚皮，所以我们这些人凑一块很平等。大伙拿出钱来一块花，打打保龄球，憋闷的时候就喝酒，男人在喝酒的时候才最能表现自我。”

“有女人参加吗？”乔丹对他们的活动很感兴趣。

“啊不不，”阿谢双手一摊，“绝对杜绝女人参加，要不怎么叫‘独身男人俱乐部’呢。”

他说完，征询地瞄了蒙田一眼，意思是说这俩妞不介意吧。蒙田马上摆摆手，他好像忽然想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屋子阳气太重，长此以往会不会引起某些安全部门的注意？”

“你是说怕人以为搞同性恋或者吸毒什么的？”阿谢抡了蒙田一拳，“我们这可没歪的斜的，居委会大妈知道，我们有时用这房子堆点货，只有老四住这，我们都不在这过夜。”

蒙田还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注意到薄荷斜递过来的一个眼神，乔丹的脸很不自然。

“这些会员有没有中途撤出的？”薄荷把话岔开。

“有，”阿谢点点头，“上个月走了两个，岁数不大，结婚去了，我们还给他们搞了欢送会。”

“以后这个俱乐部会不会发展壮大呢？而且人太多了怎么办？”

“嗯，这得看发展，现在独身的人越来越多，不过也不会多得装不下，有人愿意自己呆着，不爱扎堆儿。”

薄荷接着一个腼腆的小伙子递过来的易拉罐，呵，健力宝，这儿的一切都是标准雄性气息。

蒙田推推阿谢的肩膀说：“我想你应该找大伙谈谈他们为什么独身，这是女士们最关心的。”

“那你应该先说埃”阿谢推让着。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穷，有什么法子？而且我这性格也不适合结婚，两个人在一块合不来，那不是找矛盾吗？”

蒙田够矫情的，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典型的想吃又怕烫的人。

“我，你知道，”阿谢耸耸肩，又把头转向乔丹她们，“我离过一回，没孩子拖累，还算万幸，因为钱的事，还有性格也不合适。”

给他们拿饮料的小伙子说老是找不着合适的，“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现在也不着急了，什么时候碰上合适的再说吧。要紧的还是挣钱，现在对男人来说有钱很重要。”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只要条件好，多少岁找都来得及，我觉得结婚就

跟抽死签似的，肯定就一回，离婚没劲，对男人也不利，有的人老把离婚当香饽饽，那是万不得已。

所以这事得慎重，可想多了也烦，除非那种一见钟情的，要不然且得考虑呢。人就怕想多了，一想胆就小，老是下不了决心，有时候四眼齐八眼整的也不成，谁结婚之前就想着离婚呀，肯定都想好好过日子，没辙，这事太麻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说。

他们的讨论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人插话：“那你得有预见性，得会看，有的女人贪心太大，别管遇见多大的款都不满足。”

“有些事是看不出来的，也不能怪人不好，环境随时在变，人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机遇，没混好的时候你会想一些事，混好了你又会想另外的事，这些都没法预测，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都正经点，人家采访咱们呢。”阿谢把其他几个玩飞镖的也叫过来。

“我长得不成，又不想瞎扔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女孩都说图不上我什么。”

一个胖子说，他挺善于自我解嘲。阿谢说他不懂情调，还是一人呆着省事。

“现在女的不好伺候，贤妻良母瞧着没激情，有激情的又不生孩子不干家务，而且挣的比男人还多，这也就免了，反正男人做饭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可还得看她们的脸子，太累！”

乔丹和薄荷脸上有点挂不住，他们一提起女人就是做饭生孩子，不能过点新式的生活吗？

“国外流行丁克家庭和周末夫妻，不是很好吗？这都是很宽松的婚姻方式埃”乔丹说。

“什么？”

好多人都不懂，不等乔丹回答，一个戴超薄博士伦眼镜的人说：“丁克家庭就是指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周末夫妻嘛，就是指两个讲究情调的人，高兴了就住在一起，或者到周末才见一面，平时各干各的事，距离创造美。说着容易，哪儿那么简单呢，找到能配合你的人就很难。”

估计他是个副教授之类的人物。

薄荷注意到有个穿棒针毛衣的男人躲在一边，始终不吭一声。

“这哪儿成啊，算什么呀！”

“俩人要好干吗分开呀？分着分着就出问题了，媳妇丢了还不知道呢。”

“那是为了注重婚姻的质量，老在一块肯定会烦的，对事业也不利，夫妻俩都应该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对方面前。”有个知识分子反驳道。

其他人说不上什么来，只是一个劲撇嘴，看来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猴吃麻花——满牛“传统的婚姻方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那个戴博士伦的男人甩下这句话后又去玩飞镖了。

耳鼻喉科外面的两排塑料椅子是浅绿色的，墙壁、地板、门也是一水的冷色，大面积的铝合金窗户泛着银蓝色的光晕，更透出冬日的寒冷、清闲。

和肖汉订货那个大饭店又在催他了，不锈钢啤酒桶的密封装置出了点问题，主管部门要求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返工，而且要支付违约金，条件相当苛刻。另外，股市的情况也不妙。

有时候，他真想彻底抛开这一切，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他想象着自己在梦幻小厅里看进口大片的情景，感到一阵放松，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

靠这些虚幻的想象来安慰自己是小孩似的逃避。他正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你是公司的法人，你是父母的儿子，“你有一千种理由堕落，可你没有。”

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军人气质，使得他对任何事的后果都能做出客观的判断，因而，他决不鲁莽地做一件事，一旦做了就意味着必须负责到底。

call 机响了，人们下意识地低头，是他的。

又是薄荷女士，她还有什么新招？

“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侮辱你，无论如何我永远爱你，最理解你的人是我。”

她是什么变的？为什么总是一步不差地跟着我？

肖汉深深吸了一口气，嗓子不那么疼了，他不由得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在最初的印象中，她不太外露，爱慕之情表现在手势或者眼神里，而不是绵绵的情话。他感到有两只手在同时扯他，一边是薄荷，一边是他自己。她要是撒手了，那一切就好办了，可她总拽着你。

感情就像在天空中飞着的风筝，他不知道自己是风筝，还是牵线的人。无论如何我永远爱你，此刻他需要的就是这句话。

爱人是一条退路，她使你产生惰性，让你不能轻易抛下感情，去直面人生。他不知道是自己的重情还是薄荷的执着，又一次使他的心热乎起来。

“这件事还没完，她是爱我的。”

他听见心里有个声音轻轻告诉自己，虽然只是一点点火花，但它意味着希望。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丝企盼，本来也没到彻底完了的地步，他最需要的是信心，薄荷给了他安慰。

“肖汉——”护士在叫号。

他走进来，坐到诊室外面的长椅上等候。小护士的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他悄悄地躲开了。

他比任何时候都敏感，既不能什么也不想，又不能把这事彻底想明白，每天就这样被颠过来调过去地翻炒着，不得安宁。

不行，她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女孩凭着热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旦清醒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这个拥挤的空间里，相互同情的爱太多了，千万不能低估女人的同情心，她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对付世界，在那种超乎寻常的奉献精神面前，男人根本不是个。

他不能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了，无非有两种结果：薄荷失望地离开他，或者不顾一切地继续爱他。前者破坏了他的形象，让他感到寒心；后者令他感动，可又会背上包袱，他干吗要去讨那种同情呢？“同情”还是个好听的词，“施舍”可能更贴近一些，那还有什么劲呢！

不行，他摇摇头，刚刚升起的那点热望又被他压下去了。

有人打他的手机，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他尽量压低声音。

“你在哪儿呢？”薄荷问。

“在外边办事。”

肖汉一说话嗓子又有点疼，像砂纸擦着喉咙，他不会告诉她在医院里，那样她会起疑心的。

“你感冒了？”她关切地问。

仅仅凭这句话，他就明白了，他们的感情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别管多么剧烈的争吵也不算什么，那是由于爱！

他冷冷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什么，否则会控制不住情绪。

“你自己注意点吧。”

护士小姐冲他摆手，意思是说进了诊室就别再打手机了。他点点头，匆匆地对薄荷说：“我手机快没电了。”

然后挂断了电话，那无尽的关怀依然萦绕在耳际。其实，他只是知道她还在爱他就足够了，他有时活的确很抽象。如果物质化地看待一切就不会那么痛苦，可那就没劲了，只有责任感才能保证美。

轮到他了，诊室里有五六个大夫在各忙各的，给他看病的偏偏是个女的，看来躲不开她们了。

大夫看上去很年轻，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她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草草地在纸上写着什么，脸上露出明显的倦容。一上午病人真多，看来“有病啊！”不是一句空洞的抱怨。

“你哪儿不好？”她问这话时还在低头写字。

“发烧，嗓子疼。”

当她抬起头来时，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愣了两秒才收住那丝惊奇，这有什么的？精神的小伙子也得得病，不过他很特别。

“来，张开嘴。”

她用压舌板抵住他的舌头，手有点抖。职业习惯早就使她训练有素了，可今天真是不在状态。

“急性咽炎”，她马上就判断出来了，不过还得仔细检查一下。

“咽东西时嗓子疼吗？”

肖汉点点头。

她又看了看他的喉咙，无意中碰到他的脸，手马上缩回来。他的咽部充血肿胀，悬雍垂也出现了水肿，肯定是急性咽炎。

“你摸摸下巴这的淋巴肿了吗？”她好像不放心似的，还一边做着示范动作。

“肿了。”

肖汉觉得这个大夫很认真。

她熟练地写病例，这种病最好隔离，以免传染给别人，不过还是别这么跟他说。她脑子里闪动着一个可笑的想法，这样的人也会得病吗？

“你有几年吸烟史了？”

“五年。”

“哦，这可不大好，”她轻声说着，故意不抬起头来，“最好戒掉或者少抽一点。”

肖汉感激地应了一声，最后这句话简直像对丈夫说的。

“你每天早晨用复方硼酸溶液漱漱口，淡盐水也成。”

她很快开了药。

“你先去做皮试吧，一会儿打青霉素。”

肖汉皱皱眉，这会儿他根本不想打什么针，尽管这是在医院，可这事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

“光吃药行吗？”

“怎么，你怕打针？”她歪着头问。

“啊，算啦，没事！”

薄荷回来的时候，早市还没有收摊，在那里总能买到新鲜便宜的蔬菜，

周末的时候露一手是烹调艺术，天天下厨房就是将生做熟。

溜鸡片要想做得又香又嫩得加蛋清和淀粉，再配水发木耳、玉兰片和黄瓜，肖汉感冒了，鼻子像水帘洞似的。艺术的直觉告诉她，不可能是什么大病，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会显得很平静。

现在只剩一种可能了，男人不就那么点事吗？特别是他说过“对自己没信心”之类的话，正好和唯一的可能性吻合。男孩都有点心虚，好多心理学书描绘过这种情况，对性的新奇中伴随着恐惧。想到这里，她脸上掠过一片潮红，那种突然奔泻的欲望给他造成了压力。应该慢慢来，慢功出细活，可他俩是一对前世的冤孽，尤其在那个晚上，迅雷不及掩耳，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那么一件，全世界都被踩在脚下。

只有和他才会这样！

奇怪，这种可能性并不损害他的魅力，他那无与伦比的性感像加州热情灿烂的阳光，即便在寒冷的冬日也会洒满每个人的肩头。

你知道那种力量吗？只消看一眼，甚至不用做任何事，就能将你推向爱欲的巅峰。

他是太阳，而你是既能绕它公转同时又能自转的地球，正如劳伦斯说的，“人类的完美结合便是这动与静、时间与永恒的天衣无缝的结合。”女人再也不是被动的壁虎，她是每个毛孔都兴奋张开的精灵！

如果两性能在这种基础上结合，那根本就不需要再搞女权了。

在合而为一的美妙动感中，性别似乎都模糊了。

开电梯的小姑娘萎靡地靠在高背椅上，小脑袋随着电梯的震荡才动一下，她去年来的时候可不这样。这个年龄不应该禁闭在狭窄的空间里，楼对面那家餐馆里的打工妹见惯了红男绿女，酒色花香，个个生气勃勃。

薄荷在门外就听见了电话铃声，她抱着一大堆东西费劲地从包里掏出钥匙，千万别挂，门打开以后，她一个箭步奔向电话机，抓起来迅速说了声喂。

“你好，我是肖汉的父亲，听她姐姐说你想和我们聊聊。”

是他爸！

薄荷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军人特有的坚定声音伴着芹菜的清香落在客厅里，袋子里有个西红柿压瘪了，正在一滴一滴地流汤。

“您知道我和肖汉的事吗？”

“我听他说了，你是个才女，工艺美院毕业的。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薄荷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那好啊，这孩子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薄荷听了这话才有点反应，应该给他告一状，谁让他胡说呢。

“我们俩一开始特别好，可是见了第三次面以后他突然不理我了，还说 he 不想交女朋友，他见一个爱一个，一天一个。我根本不信他说的，可是我面上受不了，现在我每天照镜子都没信心了。”

薄荷想不到自己会对一个长辈撒娇，而且刚刚和人家说了几句话！憋了两个星期了，她就想一吐为快。

“这事我回头好好问问他，不过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是个才女，很有内涵，脾气也好。”

“他在家吗？”

“没有，他打针去了。”

“打针去了？”薄荷心头一沉。

“这孩子烟抽得太多，嗓子疼。这样吧，我先和他谈谈，有什么情况我或者他姐姐和你联系。”

他不愧是位大校，敏捷的思维和简短的话语反映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刚刚说自己的儿子没什么乱七八糟的，马上就听到相反的话，而且据说是那混小子自己说的，该信谁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儿女情长。他不是写言情小说的，暂且不用盯住这些话不放，问题出来了，得马上了解情况，他觉得有点突然，不过那小子时有惊人之举，什么毛病啊，不行就不行，干吗糟蹋自己呀，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这女孩，看来人家对这事是很认真的。

薄荷听了他父亲的话，既感到满足，又有点脸红。总算有人说公道话了，女孩在失恋之后都爱犯一个毛病：表面上虽然撑着，心里却把自己全盘否定掉。

她被人家戴了高帽之后，又有点心虚，老一辈是很难理解那种瞬间迸发的激情的。

这事有门，她暗暗庆幸自己的决断力，和他家人联系上很关键。

他怎么打针去了？薄荷心里涌起一种微妙的情感，她似乎越来越接近谜底了。谁给他打的针？她简直有点嫉妒，为什么不是我呢？

西红柿汁流了一地，她却顾不上擦，这会儿一定要听见他的声音，宝贝，你怎么了？没事吧？

他的手机开着，一个中年妇女接的。

“肖汉在吗？”

“你等一会儿。”

她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带着医院特有的来苏水味，轻轻落在她的肩头，她禁不住微微闭上眼，想象着那双手抚摸她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有时间我想和你谈谈。”

薄荷知道要想减轻对方的压力，“平静”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别管是不是真的。

“好吧，我安排时间吧，”

这句话明显是搪塞，可毕竟显示出一丝进展，从他父母回来以后，他老实多了，至少不再嚷了。

“刚才那女的是谁？”薄荷突然问。

“我妈呀——”

肖汉拖着长音，好像有句潜台词：怎么，连我妈你都不放过吗？

双休日，崇文门菜市场里热闹非凡，家庭主妇们在一排排货架间绕来绕去，这是她们一周内最大的乐趣。

“小廖跑了，这下小羊可惨了。”乔丹扭过头来对薄荷说。

“是吗？”

这是早晚的事，不过薄荷还是感到惊讶。小羊可什么都豁出去了，唉，

倒霉的总是女人！上次他们去采访，在问到丈夫在乎不在乎妻子从前的性行为时，男人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要是女朋友有点什么没关系，老婆可不行！

“一会儿见了小羊你可什么也别说了啊，”乔丹提醒薄荷，“她真是疯了，你知道吗？她不知道从哪儿弄了四万，想帮着小廖还债。”

“他把钱骗走了？”

“没有，他还算有良心，钱一分没动都给小羊留下了。”

“真是异性相吸呀，咱们要是想管她借钱，肯定没戏。”薄荷悻悻地说。

“别说人家了，换了你也会这样，为了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人在年轻的时候爱较真，到老了一看，不全都是犯傻吗？”

系里发给乔丹两张面值五十元的购物券，她们正琢磨着给小羊买点什么。薄荷不敢冒出一丝一毫的优越感，这阵子她有点宿命，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好像能从别人身上看出自己的命运。

“你说小羊会怎么办？”她问乔丹。

“她折腾够了，没准会安下心来嫁人的。”

她们来回比较，最后买了几盒洗净切好的保鲜装蔬菜、腊鸡腿、酱鸭和一桶“绿宝”烹调油。薄荷和乔丹到小羊家楼下时，发现蒙田已经等在楼门口了。

“他还挺有心眼的。”

蒙田跑过来接过她们手里的塑料袋，三人沉默不语，薄荷原以为他准会说“我早就知道没好结果”之类的话，可他没有。

小羊在客厅里玩自制的保龄球，她把小时候玩的那些木头手榴弹依次排好，用土豆一下一下地砸过去。

大伙说话都挺谨慎，薄荷打开窗户，屋里的空气沉甸甸的，这股劲真难拿。

“你父母从加拿大来信了吗？”乔丹问。

“他们说那边不错，我嫂子生了个小男孩，挺胖的，”他们凑在一起看小羊侄子的照片，虽然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在此时此刻，小家伙的甜笑居然使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力。

“你以后会不会也出国呀？”薄荷问。

“不知道，”小羊低下头，“现在还不想。”

出国，意味着切断她和小廖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那是她无法想象的。小廖回湖南了，而他的体温、他全身的力量还留在这里。一别就是一辈子，谁敢下这种毒誓啊，无数个漫漫长夜，你再也见不到那个曾经躺在你枕边的爱人。

“他为什么要走呢？”小羊毫不掩饰她的感情，眼泪哗哗地冲出眼眶，“我已经替他借到了钱，他干吗非要走啊？”

她拿出小廖留下的纸条，递给他们三个人看，上面的字迹很潦草，显然是匆匆忙忙写的。

“小羊：我必须走，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你的钱我没动，放在枕头下面，谢谢你，可这没用，北京不是谁都能留的地方。”

一张平平常常的纸条，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并不是什么英雄，只是没办法，可他的纸条还是叫人受不了。乔丹想起自己的伤心事，分离为爱情注入了更深的美感，任何人任何事，只要真爱都令人感动。

“他为什么那么狠，不再最后见我一面？”

小羊攥着纸条，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两大颗泪珠刷地掉在纸上。

“那样更不好，”蒙田一直在抽烟，“别以为男人不懂感情，这样做肯定是为你好。”

你想想，他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混容易吗？他不能和你结婚，现在生意也不好做，再下去越陷越深。这哥们儿就算不错，也没拿你的钱，他还算对你有感情，没把你当成随便玩玩的人，你们俩只能是这种结果。”

“他为什么不再见我一面？”

小羊好像没听见蒙田的话似的，还在肩膀一抽一抽地痛哭。

蒙田掐灭了烟，深深地摇了摇头，说：“你们女人呀，总是想着什么最后一面，那有屁用啊，什么时候算完呀！越见越伤心，早晚是这么一出，不如快刀斩乱麻。”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乔丹的嘴唇直哆嗦，“好些事是忘不了的，你以为时间一长就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小羊又哭了一会儿，忽然狠狠地用手背擦干眼泪，茫然地问：“你们说，他以后还找不找女人了？”

薄荷躲开她的目光，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不过谁都这样，宁可希望这个人死了，也不想让别人得到，这就是恋爱的排他性吧。人在这事上要想抛开私心，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羊急促地喘气，心脏在肋骨间可怕地跳动着，她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在房间里来回绕圈。

“他根本不是为我好，这样他可以回去找别的女人，”她使劲晃悠着脑袋，“我饶不了他，我有他湖南家里的地址和电话，我非折腾死他不可！”

“他要真是个大花，早就卷着你的钱跑了，”蒙田说，“这哥们儿够惨的，你就别难为他了，他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家里人都看不起他，别雪上加霜了。‘宁可打死人，决不逼死人。’这是江湖规矩。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掂量着点！”

路灯在风中不安地抖动着，天气预报说夜里要转四五级，薄荷向下面望了一眼，她家楼下的那片空地依然静悄悄的，过去三个星期了，却恍如昨日，肖汉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停留在空气中，那天晚上要是留在车里就好了，哪怕在最美的一瞬间闭上眼，永远不再醒来。

她一遍一遍想象着当时的情景，仿佛在擦拭镜子上的尘土，越擦越清楚，越擦越耀眼。她不敢在楼下停留，哪怕是站上几秒钟，“你紧张什么呀？”她听见自己对他说，“是啊，我紧张什么呀。”伴着不可思议的节拍，她无法制止自己的心狂跳，仅仅靠想象就能使全身兴奋起来。

阳台门在身后啪啪响着，打碎了她的梦。大宝国际影院正在放《湖畔惊魂》，一个中年男人跳到湖里游泳，水很凉，玩得正高兴时，突然被一条爬满绿苔的胳膊勾住了脖子，原来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具女尸。

薄荷怕做恶梦换了别的台，意大利甲级联赛激战正酣，同有降组之忧的皮亚琴察和卡里亚里在 90 分钟内互交白卷。肖仅干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想吗？

这会儿，她根本没心思看足球，进一个球怎么那么费劲呀，她倒宁可以去玩游戏机，一会儿就能进好几个球。她感到肖汉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那么热，那么有力，这种精神和欲望割裂的感觉要将她劈成两半，仿佛两个追魂的孩子，一生一世都渴望拥抱对方。

你来吧，不管怎样，你来了再说吧。

她终于找到小羊的感觉了，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那是十分可笑的，在原始森林里，我们可以尽情拥抱自然主义，一经走出桃源仙谷，人们就要披上文明的外衣，原始人膜拜的三点恰恰是比基尼遮盖的三点。

刘小姐预订的那几幅抽象泼彩画已经完成了，就等着装裱镶框了。尽管她画的时候没遇上什么问题，可心里永远无法适应抽象的东西，就像你爱一个人，你只能在回忆中生活，想他却不能碰他。

一天三顿饭，时间一晃就过，肖汉还在躲着她，就这么完了吗？她不想把这事告诉别人，无论蒙田还是乔丹，他们理解不了，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王国里，只有肖汉能懂她的心，他俩受同一颗心脏的支配。

画家对形象是非常敏感的，但肖汉在薄荷眼里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一股来自太阳日冕层的热力，在你达到辉煌的顶峰时也饱尝了巨大的杀伤力。

有时连薄荷自己也纳闷，两人不过见了三回，为什么肖汉一下子就能主宰她的生活，此外任何人都不可这样。是因为性吗？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如果两个人把性当成糖果，那很快就会腻的，不会在见不到他的时候还想他，随时可以找到替代品，而且花样翻新会更刺激，这大约就是真正的灵肉合一吧？

不管怎么着，我必须见到他！

薄荷以为画画会使她忘记一切，从没有任何事分散过她在绘画上的注意力，可这回不灵了，薄荷把长发编成小辫又马上散开，发出轻微的静电声。肖汉给了她一种原始冲动，这对于创作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产。可她在获得灵感的同时却得不到最爱的人，这是她注定要为艺术付出的代价吗？两样我都想要，是不是太贪婪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我宁可要爱情！

电影台正在放前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薄荷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茫茫雪野，心里空荡荡的。“我会见到他的！”一个顽固的念头支撑着她，否则这些日子她一件事也干不下去。“我会见到他的”，这不是什么逻辑判断，这是直觉，顽固的直觉。

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看他一眼，我不能失去他！

孤独和爱伴随着艺术家的一生，爱是他们灵感的源泉，孤独是他们不可逃避的命运。

也许最纯粹的爱只能画在心里，她真的见不到肖汉了吗？这简直不可思议，根本无法想象。

《廊桥遗梦》里的那句话就响在她的耳边：“在一个充满混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能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窗外万家灯火，一派繁华景象，她却暮然感到一阵绵绵无尽的孤独。

每天她都要把这事翻来覆去想好几次，有时一觉醒来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也许这事不如想象的那么好，高速公路上爱情只是一种装饰，可到了晚上，那种熟悉的感觉钻进体内，使她必须承认：感情才是世上弥足珍贵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至少可以给他家打个电话，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太贫了？前几天在和他姐姐通话中，薄荷听出一点弦外之音，他姐姐说女孩子有时太浪漫，生活就是一日三餐，不是法式大菜。

人们总是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同样一件事，外国人喜欢像肢解动物

一样彻底剖析，中国人素来含蓄，欣赏难得糊涂。各有利弊，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容易解决问题，中国人的一贯作风可以保留美感。

不过，人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偏见，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并不合理。薄荷拿起一听“百威”啤酒，晃了两下，一仰脖喝了不少。目前这还是很前卫的思想，有多少人能懂呢？像哥白尼、布鲁诺那样的勇士毕竟很少，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从众心理。在一件事情成为时尚之前，打出前卫的旗帜是不讨人喜欢的，最后只能落个飞蛾扑火的结果，当然那是很有意义的，一只小不点的飞蛾受到火光的招引，拼命靠近火堆，在耗尽生命的一刹那，它寻到了光明。

美国人挺逗，客人一进门就问：“宝贝，你喝点什么？”饮料的确是好东西，它温暖着血液，使你不再犹豫不决。

屋里有点黑，可她闭着眼都能拨通他家的电话号码，紧张的心情如同缓缓的波浪从听筒里飘了出来，他妈接的。

“您好，我是薄荷，您知道我吗？”

“知道，肖汉这会儿不在，有什么事吗？”

薄荷心里紧张得要命，使她的语速特别快，她问了他们家的地址，以便日后写信用。

“我能和您谈谈吗？”

她的语气十分坚定，爱情使人不顾一切。

“也行，”他妈显得有点出乎意料，“这事我问过他，他说不想伤害你。你刚二十几岁就这么有才华，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你应该找个知识分子。”

这些美好的祝愿对薄荷来说却像泼在脊背上的凉水，让她从头凉到脚心。就这么完了吗？她不服气，好像一个已经接到判决书的人，还在拼命争取上诉的机会。

“我不觉得我们俩在文化上有什么问题，两个人过日子总不能每天考几道题吧？再说，他有很多社会经验，我还得跟他学呢。”

其实她知道，这不是在难为人家吗？关键在肖汉，他妈能说什么呀。她就像个穷人，争取每个机会来表白自己，这可比应聘难多了。

“我们家人都很喜欢你，可他觉得这事不行，他不愿意伤害你，这样做肯定是为了你好，结婚生孩子有一大堆事呢。你们俩虽然做不成眷属，不过我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

这孩子要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们做家长的向你道歉。”

薄荷轻轻说了声“谢谢”，挂上了电话。还能说什么呢，“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仅仅是一句祝愿吗？她走到窗前，温热的液体冲出眼眶，发出五彩的折光，透过那些光她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悬崖撒手的惆怅，夕阳返照的忧伤，默默拥聚眼前。黄色的面的和红色的夏利依旧像甲壳虫似的爬行着，世界并不因你的悲伤而有半点改变。

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可这也太短了点，简直有点戏剧性，说出来别人肯定不信，可它偏偏就像寒风一般拍打着你的脸。

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非要闹到分手的地步呢？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太可怕了！

你为什么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呢？我不会怪你的，不会的。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世上伤人最重的就是一个“情”字，薄荷喜欢体育，她从前不明白为什么感情总是拉不断扯不断的，作风硬朗的英式

橄榄球多好，可这回车到山前却没有了路。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她妈隔着门问。

“朋友。”

“薄荷赶快抹干眼泪，拿起一本《读者》假装翻着，等了一会儿，她妈却没进来。

有一篇文章说帕瓦罗蒂成名后，每次登台演出之前，必须在后台找到一根钉子——不找到钉子并将其紧捏在手中，他就战战兢兢，惊恐不安，其实，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恐惧是人类的天性。对薄荷来说，最深的恐惧莫过于孤独。

她把剩下的那点啤酒也喝了，既然不成，就不该老缠着人家，自然消失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

半年前，她通过别人认识了一位著名的青年画家，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三十五岁，功成名就，薄荷在遇见他之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幅漫画，一定是个大胡子，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所以她没有任何顾虑。

一见面她就后悔了，想不到他竟是个儒雅敦厚之人，“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句话飞进薄荷脑子里。她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挺幼稚。人家很谦虚，还给她留了电话号码和地址。他当然是个有妇之夫，薄荷悻悻地想着，太可惜了。说再见的时候，薄荷明白不会有下回了，也许很久以后可以。她怕自己掉进去，根本没戏的事就一点也别干。三十五岁的男人最有魅力，已经露出成熟男人的风韵，又保留着男孩那股尚未消耗掉的青春。

激情有时很可怕，就像吸毒一样，最好是一点别沾。他们都是画画的，那就更糟，艺术会成为催化剂。她再也没去找过他，也没打过电话，那种感觉正好，仿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薄荷很佩服自己，这事保全了两个人的安宁，想起来很轻松，她头一次发现，理智也能确保美感。

“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现在，是不是也该撒手了？不，绝不可能！

她对肖汉不只有激情，还有血肉相连的亲情，在压倒一切的震撼力下，她不可能保持一丝理智。

我不能失去他！刚才那个电话让她感到害怕，这不是他真正的想法，不能就这么完了。

电脑还开着，薄荷想写封信，她本来想写给他父母，可一紧张忘了问他们的名字，还是给肖汉写吧，应该给他写封情书。

说起情书，薄荷上初中时就写过，不过那是帮和她最要好的女生写的，好玩着呢，居然挽救了他们的爱情。那些美丽流畅的句子躲到哪儿去了？电脑闪烁的光标像她突突的心跳，不行，根本不行，她头一次感到电脑和爱情格格不入。用惯了电脑以后，她简直懒得写一个字，她习惯敲键，好些字都忘了怎么写了，可这封信必须用手写。

她关上电脑，找出一叠横条的大信纸，点点黄晕的灯光洒在上面，已然画出她的心情。她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写什么情书，从哪儿下笔呢？就从刚才那个电话说起吧。

肖汉：你好！

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一直想着你。你妈说我们即使做不成眷属，也应该成为朋友。

我能按她说的话做，你也一定能，对吗？

分手是对恋人而言的，朋友之间永远谈不上分手。你还记得那个印第安人吗？我找到了它，可现在又丢了，不过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我相信缘分。

最高明的办法就是不追问原因，我即使得不到你也不能失去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善于拐弯，不会只有天和地，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你以为我需要三两而你只能给我一两，实际上等你能给我三两时你会发现我只需要一两。这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让我们做朋友吧，最高的境界是无欲无求。还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吗，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跟我聊聊，你肯定会舒服一些。来吧，我不是那种付出了一定要回报的人，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还记得那个晚上吗？你不是不让我走吗？我们在一起多好埃你的朋友做不成恋人就做朋友，薄荷知道这话说得言不由衷，她轻微的呼吸声在四壁间回响，有什么办法呢？她就像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人，哪儿还能有什么奢望呢？爱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感情其实就是最大的利益，小羊说的一点不错。

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一个贴心人多幸福啊，即便刮着西北风，窝在茅草棚里也能品出甘甜。外国人干吗老爱养狗呢？因为在那西风不相识的世界里，人和人之间太冷漠了，人只能从忠实的动物身上得到温暖。

十点四十五，高层建筑上的霓虹灯熄灭了，薄荷把信反复看了几遍，仿佛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她对自己的字挺满意的，用黑色细圆珠笔在雪白的信纸上写字，看上去效果更好。还记得那个晚上吗？她在回味那一刻的同时，觉得最后几句话不妥，万一让他父母看见多不好意思啊，她赶快把最后一行全都涂掉了。

14

快点，肖汉焦急地按着喇叭，堵车头一次让他感到如此心烦。

灰蒙蒙的公路上闪着细碎的亮光，飘雪花了。

车胎吱吱叫着，黑夜在窗外流逝，快一点，再快一点，他右手握着方向盘，左手迅速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 555，薄荷一定等急了，虽然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可现在一分钟都显得那么难熬。

通往她家的那条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城中之城，北京的黄金地带，刚巧和他上小学的地方离得很近，如今那一带变化太大了，中粮广尝光华长安大厦、新恒基……高耸林立的写字楼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房价高得惊人，按每小时多少美元计算。

想不到她这么在乎我，独生女都有点任性，可她并不是因为得不到我才想我。他感到自己只是半个人，这样急急忙忙地赶路就是为了与另一半对接。从那个晚上以后，他就再也不是个完整的人了，或者说他从来就不完整，直到那一刻才明白，他望望四周，独自开车的男人很多，一个个都跟工作狂似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封信印在肖汉脑子里，仿佛滑过一段美妙的旋律，温柔地捧着他的

心，眼下，他就缺这个。车流慢慢疏通了，他加大油门，我就是得不到你也不想失去你，没错，谢谢，你替我说了心里话。

这几天，他一直没歇着，脚脖子发酸，心里隐隐升起一丝渴望，到底等什么他也说不清，这事没完，没完，有个声音从心里冒出来。终于，他看见床上放着一封信，被他父母拆开看过了，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这里边写着你后半生的幸福。”薄荷的字和她的人有着绝妙的相似，他望着那张纸闻到了她温柔的体香，他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搂住她，听着娓娓动听的耳语。

他一直在和自己打架，谁也斗不过谁，他爸他妈他姐轮番上阵，苦苦相劝，全被他冷冷地挡回去了，薄荷倒是不打电话，也不再呼他了。她把我忘了吗？在他心里涌起一丝凄凉的时候，她的信来了。他感到出乎意料，又似乎在意料之中，那些朴素的句子产生出急剧而来的热力，弹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有人爱你，你还能说什么呢？

七点二十三，薄荷瞧了瞧墙上的钟，心里一紧，他不来了？暖气烧得很热，薄荷披上那件白色羊绒大衣，随时准备下楼。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甚至觉得有点不真实，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每隔一分钟都像一整年！

前天晚上，肖汉的妈妈来电话了，她说他们接到信后决定拆开看看，就怕肖汉什么也不跟他们说就把信撕掉。“你是个好孩子，肖汉认识你真幸运，我们把他养大，可不能保证他后半生的幸福啊，现在我们就放心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月来，薄荷心里所有的遗憾和悲伤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能见到他了！

她和肖汉的妈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不像晚辈和长辈，而像两个知心朋友，幸亏有这样的母亲，否则她就体尝不到爱情的滋味。是的，谁都有私心，正如她爱儿子一样，我也是为了我的私心。

爱是一种需要，就像钻入鼻孔中的空气一样，你会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小羊上午来过电话，她连是烦躁不安，薄荷劝了几句，两天前她还能深有同感，现在她重新被抛到幸福的漩涡里，如果说这时候还能分享小羊的痛苦，那是违心的。

“阿姨，肖汉怎么还不来呀？”

“他已经出门了，大概堵车吧，你别着急。”

薄荷放下电话，心里踏实一些。

昨天晚上九点半，她又一次听到了肖汉的声音，“你的信我看了，看了三遍，我什么也不说了，我找你去！”在话音刚落的一两秒之内，她又感觉到了看他第一眼时击中自己的那股力量，我什么也不说了，我找你去！这是哪里来的激情啊，简直要将她凌空抱住，难得一见的真情使得一股暖流遍布全身。冷漠如同逐渐积聚的尘埃，遮盖了都市人的心头，当你从摩肩接踵的购物狂潮中突围出来时，猛然听到爱人的声音，你才能体尝到幸福的全部含义！

她想马上搂住肖汉，有多少话要跟他说啊，可她要肖汉第二天再来，别给他造成压力，有个声音悄悄提醒她。既然等了那么长时间，就再等一天吧，这是为了他好，他需要平静，此刻，无论是肖汉还是薄荷，都很难保持平静，她很清楚这会儿让他来会有什么结果，尽管那正是她分外渴望的。她深深地吸气，尽量使语气平稳下来，“有点晚了，”她怕肖汉误会，马上又说：“你明天晚上来吧。”她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涌上一股热流：你快来吧，现在就来吧！她咬紧嘴唇，把那阵冲动压下去，他俩之中，总得有一个人先

冷静下来，就让我来扮演内心狂热外表冷漠的角色吧，即便别人把你想象成毫无反应的木头人你也得忍住，将来总有你表现的机会。

薄荷又看了看表，这会儿她却很难保持昨天的平静，雪花无声地飘落，胡尚里车辆穿梭往来，就是看不到那辆具有传奇色彩的捷达。做不成眷属就做朋友，是的，她只好这样说，可又怕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

这条路仿佛有万里之遥，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薄荷听着鞋跟轻踏在地上的声音，如同土著人祭祀的舞蹈。“我是肖汉，我到楼下了。”直到刚才听见他急切的声音，薄荷才感到这事是千真万确的，她体内的某些神经被迅速激活了，头已然和身体分离，用不着分辨方向，肖汉散发出的磁力吸引着她，绝不会走错一步。

她想马上见到他，又希望这条路无限延伸下去，捷达横在路边那棵老槐树下面，落上一点雪花，仿佛扔在旧仓库中的一颗钻石，金属漆在月光下熠熠闪光。这不是工业文明造出的汽车，它属于田园牧歌时代的梦想，没有发动机的尖声吼叫，没有污染造成的酸雨，渴望和平，渴望友爱。

他没开车灯，在薄荷轻轻敲车窗的时候，他猛然回头，掐灭烟的同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手关掉音乐，另一只手打开车门。

“是她吗？”

他无法在脑子里拼凑出薄荷的具体形象，不是他记性不好，他看人从来过目不忘。

不是五官能说明问题的，那是一种渗透到空气中的通感，她的体香、她的声音、她皮肤蹭在他脸上的感觉，这一切构成了那种冲击力。他一直能看到她的里面，那一丝丝光和热透过毛孔紧抓着他。

肖汉猛地回头，薄荷眼前再次重放这个动作，他的心跳肯定在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路灯的光在他脸上甩下一个美丽的抛物线，两双眼睛迅速对望了一下，马上又分开了，那束光太耀眼，谁也承受不住。薄荷裹着空气的新鲜味道钻进车，头发上沾了几朵雪花，肖汉的身子微微前倾，用手帮她把雪花掸掉，等她的眼睛又放出那种光时，他才感到这动作的突兀，落在空中的手不知该往哪儿放，只好摸着烟盒。他们足足坐了一分钟才开始讲话，肖汉终于找着北了，只有和薄荷在一起，他才是个完整的人。

“你想上哪儿去？找个地方吧，”肖汉说着转动钥匙。

“就在这聊聊吧。”

薄荷慌忙说，她根本不想去有人的地方，不开车灯最好，也许她并不想看清他。肖汉把车往后倒，停在和上次差不多的位置。

有个穿黑羽绒服的细高挑的女人从车前走过，薄荷屏住呼吸，敏感地用余光捕捉着肖汉的目光，他看了那女人一眼，于是，她也跟着看了一眼。

“你最近好吗？”

“还行。”

他穿着他们初次见面时的那身衣服，她想知道T恤衫里面有没有那件跨栏背心，他的脚挡在踏板下，真逗，她似乎从来看不见他的脚。

“画画了吗？”

“没怎么画。”

这会儿，薄荷不想提起应付画商的那些东西，她明白肖汉话里的意思，是的，她应该想办法画出他们的爱情。

雪花的快乐稍纵即逝，它们好像就在路灯的粉尘里生成，旋转、飞舞，

抓紧时间互相亲吻，然后静静地落下，躺在同伴们冰冷的怀抱里。在它们短暂的二生中，每时每刻都充满难以压抑的快乐。

一个月了，不管戴安娜、约翰·丹佛和张雨生接连遇难、非洲又有哪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还是捍卫人类尊严的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人机大战结果如何，肖汉就是肖汉，加州永远灿烂的阳光。

“我看了你的信，”肖汉点了点头，“我算明白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薄荷望着她的崇拜偶像，下巴颊有点哆嗦，车里有烟味，还掺着淡淡的香水味，她微微张开嘴，用舌尖去感受那好闻的味道，仿佛是个天生的瘾君子。

你仅仅就是个朋友吗？薄荷发现这回轮到她给自己下套了，她满脑子想的的就是正负电荷的吸引，他趴在她身上的重量和他舌头的滋味。她咬紧嘴唇，不由得朝后座看了一眼，那里放着他的大衣，肯定是他妈让穿的。

她不会问他打针的事，有时候这种关切是不必要的，让人联想到英雄气短的情感。

“这阵子你出差了吗？”她问。

肖汉点点头说：“距离创造美，对吗？”

嗯，该死的距离，他俩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玻璃幕墙，为什么？

爱，是爱使你必须收敛一点。

雪下得比刚才大了，他们的小屋像爱斯基摩人厚实的雪房子，闭上眼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了，令人迷醉的烟味和香水味，还有从他T恤衫里透出的热乎乎的气息，她感到腿上一阵抽搐，嘴唇立即变得湿漉漉的。“女人的感情是表面的，是浅水上面波动的一层薄膜。”尼采说的话吹拂耳畔，不，你说错了，女人的爱同样可以深埋心底。

“你真够精的，”他表情坦然，脸上的线条很硬，“连我什么病都知道。”

他不想提起受伤的事，单单是回忆那一幕就够受的，更不能告诉她。

他吐字很清晰，每个字都戳在薄荷耳朵上，她体内有个什么东西倏地收紧了，心尖上的疼痛在一点一点地扩展。这一刻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她眼前涌出了曾经画过的普罗米修斯，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不过宙斯的惩罚没有用，有人自愿出来替他受罪。她了解了做母亲的感觉，她们最不愿意看见孩子受苦。

薄荷心里翻涌着热流，千万不能在这会儿掉眼泪，她知道她的态度将决定今晚的基调，心理学是管用的，她必须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转移肖汉的注意力，这种停顿只持续了一两秒钟，好像并不太难。不知所措的局面很快消失了，别管他说了些什么，他永远是他。

“这回轮到我紧张了，你知道吗，我挺怕你的。”她歪着头说。

她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怕肖汉，这样说他肯定会高兴的，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奸臣，但他肯定不是昏君。

他有点出乎意料，脸上的冰果然化开一点，“真的？我现在疑心特重。”他开始看她的眼睛了，那里边有一丝企盼，心旌摇荡的节奏再次划过薄荷耳边，他牙齿夹住她耳垂的感觉使她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看你根本不怕我，你还敢在电话里骂我呢。”

“实际上我心慌着呢，那不是诸葛亮演空城计吗？”

“这么说我总是犯疑心病”他笑了，一个月来头一次真的笑了，他还以为自己只会模仿玩具店里的笑袋呢。

说得正高兴时，手机又响了，他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上回的情景，还是刘军，他专搞破坏。薄荷心里一紧，怕他一会儿就走。

“刚谈上，起码得十点以后吧。”他的语调很坚定，好像知道她的感觉，让她放心。

十点以后，薄荷看了看表，刚八点十分，她感到一阵极度的放松。

“如果我接到这封信后没反应，你怎么办？”他关掉手机问。

没反应？我看你有没有反应，肖汉的手正好自然垂下，薄荷顺势牵过他的手，轻轻握着。

“那我就到你家去找你。”她觉得自己的声音跟奶油甜点似的。

“我有时候就愿意特痛苦特痛苦，不过我觉得这事没完，你会来找我的。”

他脸上呈现出迷惘的痴情，这是个让人百看不厌的男孩，他有反应，多着呢！薄荷像揉面团一样玩着他的手，他在和自己搏斗，薄荷能感觉出来，搏斗什么呀？你干吗不说咱们到后边去吧。

“没关系，上回的事就算我挑起来的。”薄荷找到感觉了，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玻璃幕墙，顶多是塑料薄膜，一捅就破。

“不，是我挑起来的。”

他借机抽回手，在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不能滥用魅力引人上钩。宁可让人觉得你冷，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我就想搂着你，压着你，两个人抱在一起压碎压瘪！

他听到了渐入佳境的序曲，那种不顾一切的充满魔力的火焰又一次点着他，他深深地吸气，顽强地斗争着。做朋友，这是她说的，我是因为这话才来的。

“你想出国留学吗？”他记得薄荷以前说过类似的话，让他心里不舒服，那是她的事，不过，你千万别走。

“原来想过，可是……”她盯着他的脸，把做朋友的事全都抛在脑后，那不是她心里想的，而且根本没有必要，我爱他，他也爱我，这就足够了。

“我就想跟你好。”

话像个直筒子腾地甩出来了，这话就得由她说，尽管他们一直在回避，在他们对视的第一眼后问题就摆在面前，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朋友，永远不可能！

“就怕你这样，”他飞快地看了她一眼，这股倔劲最称他的心，“烦不烦埃”肖汉老爱说烦，薄荷能听出来什么时候是实的，什么时候是虚的，有时她就爱看他生气的样子。

“我非得跟着你。”

“是我该考虑的事情吗？”他故意梗着脖子，显得挺狂的。

“你必须考虑。”

“我可养不起你。”

他开始逗她了，这是他心情转好的重要标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就是薄荷能使他这样。

“哼，孙子。”她轻轻地说。

从淑女嘴里蹦出一句野话，犹如在咖啡里滴进几滴人头马。一阵颤栗掠过他的全身，他挨着她的那半边全都麻了，他试着握紧拳头，手有点抖。

“如果我把你往错误的地方领，你也跟着我吗？”

薄荷知道他开始活动心思了，其实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只是不能说。

“那我也跟着你。”

“你说从一而终好吗？”

“当然好。”

“如果那个男人不好，你怎么办？”他靠着椅背，挑衅似地望着她。

“我想嫁的那个男人不会不好。”

薄荷很清楚，肖汉在迂回曲折地考验自己，他真会给人下套。

不过，一旦你明白问题背后的含义，就会回答得滴水不漏。他心里很矛盾，被两股力量撕扯着，人如果只受一种感情的支配，就不会有痛苦。

“如果这男的就是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不会再找一个？”

“不会，女人就得跟丈夫一条心，没什么可商量的。”

肖汉盯着薄荷的脸瞧了一会儿，仍然有点犹豫，“我觉得你说的话恰到好处，”不会只是一时冲动吧，他心里还是在打鼓，“你好像给我设了个圈套，让我往下跳。”

薄荷很清楚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相当的份量，他太精，他会把这些话都储存在脑子里，回去之后再慢慢咀嚼。她必须小心翼翼地营造这种难得的气氛，不能有一点闪失。

就像古代景德镇人把精美绝伦的瓷器运到京城献给皇上一样，从装箱到途中运输，每时每刻都不能疏忽大意。

车前边有声音，他俩寻声望去，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正和一个男人耍小性，肯定还没结婚呢。“我就不！”他们听见那个女人说。男人气哼哼地走了。真逗，女人就站在车前，他们跟看免费电影似的，而且眼前的情景和刚才谈论的话题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神了！

“那男的走了。”肖汉紧盯着外面。

“你等着吧，绕一小圈就会回来，”薄荷满有把握地说。

果然，话音刚落，男人笑嘻嘻地回来了，挽着女人一起走了，为这等小事还犯不着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深沉。

“嘿，真没劲。”

肖汉瞧了薄荷一眼，心想你怎么能料事如神呢，好像从这件事中看出自己的命运。

“男人可千万不能变成‘床头柜’。”薄荷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事，尽管心里有一丝得意。

“你要是这女的你会怎么办？”

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个问题了，好像总也不放心似的。薄荷笑了，“我不会这么蠢的。”

“你要万一蠢了呢？”他非要难为她。

“如果我一定要坚持什么，这男的要是不听我的，那我就再也不理他了。”薄荷的语气很坚定。

“你这样最厉害了，”他显得有点后怕似的，“这招最狠了。”他说着点了根烟，同时打开窗户。憋得实在难受了，如果不抽根烟，他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才狠呢，那么长时间都不理我。”

“狠的还在后头呢。”他还嘴硬。

有人呼他，他说是个女的，还把呼机拿给薄荷看，是写着个什么女士，哼，没准是个老太太。

薄荷斗不过他，忽然说：“你看我从来不管你抽烟的事吧。”

“那是你比别人聪明，你知道你管不了我。”

他真能把你噎得够呛，不过他在说这话的同时把烟从车窗弹出去了，看来对他就得“无为而治”。

“别说那么多了，就是火坑我也跳，看着吧，最后我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火坑倒不至于。”

听到这里，薄荷的心里又哆哆敲起了鼓，她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有门，看来她的努力已经收到了效果。

“你得……”他欲言又止，再也承受不住越来越猛的心跳，熟悉的热潮包围着膝盖，她就在你的身边，狂乱的念头几乎将他吞噬。这股热潮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他俩都是半个人，凑在一起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图形，丝丝入扣，就像咬合紧密的头盖骨。仅仅说了几句话就能这样，他原以为旧的建筑物已经倒塌了，他们将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可是他们却迈向更高的境界——两情相悦的最佳状态。

“你别想那么多了。”

薄荷说着，轻轻攥住他的右手，把脸贴上去温柔地蹭着。他感到她微微有点凉的鼻尖和瑟瑟颤动的嘴唇，几世的柔情都在这款款深情的一吻中。

肖汉再也不嘴硬了，薄荷扬起手够着他的脸，抚摸他的脸颊和脖子，每个手指头都在兴奋地跳舞。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只手是怎么抬起来的？她受着魔力的驱使，不用费任何心思，就能迅速到位。

他又一次陷入迷醉状态中，胸膛里仿佛灌满了铅，透不过一丝气来，他闭上眼，微微晃动着头，享受着温柔的爱抚，腰间迅速向上蹿起一股热力，他赶紧向前趴，两手紧紧环抱双臂，胸膛贴在腿上，似乎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

“我不能肯定……”

他翻转过头来对她说，薄荷盲目地点点头，那是他俩之间的暗语。现在这股热流传到她身上了，她却有点不知所措。

“是啊，是埃”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血涌上头顶，从齿间滑出的声音就像亢奋的呻吟。细水长流，她安慰着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以后还能见到他，可是她发现自己的心和口已经不一致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

“你得给我时间，别逼我。”

雪停了，他的声音很低，仿佛踏在积雪上的脚步声，薄荷觉得那是一种更深层的爱抚，她看了看车上的电子钟，十点一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滑到脚下，这回她不会急着要走了。克制，正是因为克制，才为爱留下了填不满的凹洞。

“我给你三天时间，行不行？”

“你这就是逼我。”

肖汉垂下眼睛，薄荷忽然感到心里一阵揪紧，那股热潮渐渐退去，她竭力显出轻松的样子，到后边去，到后边去，急促的声音催促着自己，可她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

“你以后还来吗？”

“干吗这么问？”

“你不是很忙吗？”

“看情况吧。”

薄荷明白他指的并不是工作，但她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大伤脑筋，他俩只能在一起，此外她不能接受任何结果。单单是想一下就够可怕的，他憨厚的脖子、从衣服里边透出的热乎乎的气息，还有跨栏背心，全都是我的！

“你要是跟别人结婚了，我就用这车送你去，只要给我一顿饭吃就行。”

“傻猫，到时候我真叫你去。”

肖汉弯下腰，从车座下面取出一瓶矿泉水，薄荷想起他俩在一起吃饭的情景，禁不住要笑出来。

“你又喝水了。”

“喝水怎么了？”他脑子里杂念很少，“这水都有点变味了。”他看了一眼表，时间太不够用了，好几个人呼他。

唉，我也想喝点水了。

“你要走吗？”她担心地问。

“还有点事没解决完呢。”

“你别走。”

“那你跟着我办事去，还能有个人说说话呢。”他笑了，“再陪你五分钟。”

“瞧你那傻样。”

“你说谁呢？”他东张西望，好像找人似的，“你可不许说我。”

“你没有点表示吗？”薄荷实在忍不住了，毕竟忍了一晚上，她感到胸腔里胀满热流，干吗要克制呢？

肖汉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递来一支烟，她笑着摇摇头。

“你说出来我就给你办。”

薄荷用食指在嘴唇上轻轻点一下，做个飞吻的动作，他再也无法回避她的暗示了，这正是整个晚上他心里一直翻腾的事情。小时候，他们都做过同一道数学题，一只青蛙爬一口井，告诉你井有多深，青蛙爬两步掉一步，问它什么时候能爬到井口。现在他俩仍然面临这个问题，望着对方的嘴唇，好像什么都会又好像什么都不会。

这回，她没有催他，只是静静地等着，他转过身来在她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太快了！薄荷脑子里的多媒体又开始工作，捕捉着他的嘴和她皮肤相触的感觉，他的嘴离开她时，她心中的银河也哗啦一下落下来了。

“不行，你这是瞎对付我，”她眨着眼睛说，“我要隆重一点的。”

他把脸凑过来，微微张开的嘴已经醉倒了薄荷，她迎合着他，大约有三四个来回，薄荷很渴望那种热烈的深吻，可她还是手下留情了，他禁不住那个，还得开车呢。他俩的脑门碰在一起，鼻尖对着鼻尖，南半球很多地方的人们就用鼻子来表达感情。

他的嘴挺凉的，不知为什么，单单想到这事，薄荷就觉得心疼。

“我得走啦。”她极不情愿地说。

“再待一分钟。”

“算啦，别十八相送了。”

“我把你送到前边去，外边太冷。”

薄荷看了看，这离铁门只有几步远，他老是宠着她，身边坐着这样一个帅哥，你怎能迈得动步呀？

“不用，你调头不方便。”

她钻出车，心想一定要头也不回地甩下一个坚定的背影，叫他瞧瞧到

底谁硬。“大妹子我走了。”不料他的声音像重庆火锅的底料，热辣辣地烧着薄荷的心，害得她没保住晚节，伸着脖子瞧他，直到看不见尾灯为止。

“傻猫。”

15

英国是薄荷最向往的地方，伦敦的雨雾，一年四季伞不离手的绅士，在泰晤士河上乘船小游，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大本钟、伦敦塔尽收眼底。

美国像袒露无遗的人体摄影，又体现着后期印象派绘画的杂乱无序；法兰西美女如云，香水熏醉了游人；地中海的阳光灿烂迷人，但意大利的黑手党大煞风景；日本的线条太僵，生活节奏快得吓人；唯有英国尚存古朴典雅的遗风，在斯特拉福镇的乡间小路上还可以呼吸到莎翁时代的生活气息。

姑姑一直希望薄荷去留学，来自英国的信带着女王的微笑扔在桌上，自从在长富宫遇到肖汉，世界完全变了样，连英国也失去了魅力。

她憋着要画一套组画，题目就叫《从一而终》，习作已经画了不少，但感觉还得慢慢去找。

这几天，西斯莱、毕加索、塞尚、高更、马蒂斯的作品纷纷与她对话，但笔下的人物总是沾着肖汉身上的味道，爱情是艺术的催化剂。

有时候，一连几天不出画室，你尽可以陶醉在色彩和线条之中，品尝稻香一脉的滋味，不必想挣钱的事，最新的股市行情、巴黎时装情报都是陌生的语汇，与你无关。不过，一旦打开窗户，讨厌的家猫又从都市的心窝尾随而来，你立刻觉得房间灰溜溜的，像扔在厕所里的大理石。户头上的存款还得再添几位数，报纸堆成山了，好像处处有赚钱和花钱的机会。女人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嫁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获得利润最大值？男人们不屑地议论，某某不行了，年老色衰；女人立刻以牙还牙，谁嫁穷光蛋呀，他是吃不着葡萄就嫌葡萄酸。竞争从太阳升起的一刻开始，那是只有美貌和金钱才能加入的游戏，男人日夜兼程地下注，女人神情紧张地参加选美大赛。

薄荷差十分六点醒过一次，她思想上一放松，再睁眼已经快九点了。毕业半年了，她心里除了懊恼还是懊恼，论挣钱，比小羊差远了；论创作，和蒙田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乔丹也不错，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下课，挺充实。

这半年到底干了什么？读了二百万字的书，临摹了一些名画，这些固然有意义，可按照时下的标准就等于浪费时间。在嫁人的问题上牵扯了部分精力，光这院里就有好几个找上门来，吃请的机会不少，出门前还得画皮，可不耽误时间嘛。还有应付画商的那些玩艺，唉，生气！她对钱倒不太在意，可那些数字毕竟能让你心理平衡，即使我没什么成就也落下了票子。最好是又有成就又有钱，可现在既没成就也没钱，你说惨不惨？我要是个老头我也能甘于寂寞甘于清贫！

用钱来衡量成功是一种最直观的办法，千万就比百万高一个台阶。薄荷受着这股躁动的感染，洗脸刷牙都一路小跑，真想逃离大都市，去游山玩水、凭吊古人，可这也需要钱。她简直嫌自己挤牙膏的速度太慢，嫁个百万

富翁就一了百了啦，着急生气的事由他去。

这半年损失的钱无法计算，如果纯为挣钱的话，不如去炒股。

薄荷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秒针每动一下，她的心就跟着哆嗦一下。

“太吓人啦！”

她简直想尖叫，胡乱披上一件衣服，早晨起来世界就逼得你发疯，和肖汉在一起就不会这样，在那极度放松的状态下，金钱、地位好像都是一笔定期存款，不用着急，五年后再说。那样会不会玩物丧志呢？

薄荷盘算着是不是要到楼底下锻炼一会儿，老年人在晨风中安闲地打太极拳、练气功，年轻人很少，工薪族上班了，当老脑的还在睡懒觉，少数一些锻炼的人在奔跑，算啦，太耽误时间。

蒙田说这周的采访安排在星期四，“独身男人俱乐部”里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个哥们儿靠挣稿费挣钱，写一篇小东西发给好几家杂志，谁有功夫去究一搞多投的事呢？不这样怎么办？稿费少得可怜，这叫“一次投入，多次产出”。

薄荷稍稍松了口气，她觉得光是这样浮躁地想事就够呛，她永远追不上都市的最高节奏。她上学时就养成早上读报的习惯，现在只能看点像《文摘报》这样篇幅短、信息量大的报纸，它能使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多的东西，连文化修养高的人都没功夫看大部头，长此以往大都市不就要变成文化沙漠了吗？算啦，这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

慢性疲劳综合症，“当今，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脑力劳动者的紧张工作等因素的影响，使现代生活中出现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它在美国医学界已和艾滋病并驾齐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看来问题确实存在，并不是她一个人胡琢磨的。长饮纯净水不好，缺乏微量元素，其实顺其自然最好。两分钟翻完报纸，她瞟了一眼昨天开始画的女人肖像，画面上的明暗变化很别扭，构图也有点违反常规，女人的气色灰溜溜的。她的心情影响着笔下的人物，不过外行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对于商业性的东西不必太较真，要不然就亏了。

有时候她想，如果自己是下岗女工，脑子里就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你为吃饭发愁时也不会有那些粉红色的烦恼。

伦勃朗生活的时代并不幸福，在连续不断的打击和挫折中，他的艺术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圣家族》画出了体现民主意识的圣母。画起画来，薄荷的感觉好一点了，纯粹挣钱不是她的理想，挨冻受饿又让她害怕，只好矛盾地生活吧。

水开了，她沏了一杯绿茶，白雾中飘着袅袅清香。十二天了，肖汉的吻依然跟着她，车里好闻的烟味和香水味沾在薄荷的羊绒大衣和长发上，被她带回家里。

那天晚上他俩分手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她回家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浑身罩在温热的香气里，绵软的皮肤颤悠悠的，身体像清泉一般畅快。仅仅一丝香气就能把你推向巅峰，大多数女人生了孩子也不明白这个。直到半夜醒来，那阵香气仍然经久不散，经历这样一个夜晚，你还需要什么呢？

这是奇美的两性关系，在点燃快乐的同时，添了一些和平的气氛，女人不再有被侵略的感觉。它给人类提出一道课题，什么是最完美的性？不要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两情相悦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人们宁可守旧也不愿意推陈出新。

都以为自己最正确，其实在有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与错误。

他俩又有十二天没见面了，薄荷再次受到冷落，这回没有上次那么着急，可心里还是酸溜溜的。他们家人老说他忙，生意不好做，中间人捣乱……是的，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企业都亏损，薄荷明白。可这是不是一种推托呢？她没有以前的勇气了，什么直觉，什么逻辑分析，她都一再回避，因为怕得出不好的结论。干脆什么都不想最好，她可能赶上情感疲乏期了，是啊，前一阵闹得太凶了。

“商人重利轻别离”没错，他钻钱眼里了，你再忙也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就不信你忙成什么样，总统也有时间给夫人打电话。就你忙，我难道是整天没事干吗？薄荷觉得自己是很能替男人着想的，蒙田说找她当老婆最幸福了。有些女孩整天缠着男朋友，不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很快就被别人当成豆腐渣。

薄荷是懂心理学的，常常引以为荣，她目睹了太多的失败，轮到自已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这孩子嘴太严，他什么也不说。”薄荷耳边常常响着他姐说的这句话，他心里想什么呢？其实只要一见面薄荷就能从他脸上看出来，可他偏偏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和肖汉一共见了几回？”和他家人见面那天，他姐姐问她，看来大家都觉得奇怪，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怎么就那么热乎呢？他们当然不明白，有时连薄荷自己也不明白，印象派的产生就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谁能解释清那充满魔力的艺术呢？她以为自己肯定会特别紧张，结果一点事也没有。这次会面是他姐提出的，好像背着肖汉，还在长富宫饭店，那里离她的公司很近。真怪，薄荷一进去他们就冲她招手，一点也不陌生，尽管事先并没看过照片。她看他们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看见他姐，她心里觉得好玩，眼前总是出现肖汉斜着眼弹烟灰的动作。

咖啡厅里很安静，深爱儿子的父母和薄荷谈了一阵后，反倒使她觉得更没把握了，她喝着橙汁，觉得自己说的话毫无目的，像一个没有带样品、只会说空话的促销员。归根结底，你想嫁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父母和姐姐，这种谈话就叫“望梅止渴”，嗯，而且更让你着急，多好的父母和姐姐呀，不嫁给他应该嫁给谁呢？

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有人在眼前晃一块香喷喷的肉饼，你不是干着急吗？

“我看最主要的还得你们俩自己谈。”看来他姐也是这么想的。

她能理解那种性别革命吗？还是把它当成愚人节的笑话？

薄荷端着那杯绿茶，香气勾起沉淀在体内的回忆。茶几上的红色电话机总能创造奇迹，昨天下午，大概两点钟的样子，铃声响过两遍之后，薄荷拿起电话。“明天我要嫁给你”，女中音，好像是电脑录音，答案很快就有了，听筒里飘出周华健那首撩人心弦的《明天我要嫁给你》。

谁替我说心里话呢？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有人给我点歌，匿名的电话点歌！她感到血涌上了面颊。“当你已经疲惫到一定程度时，任何事都不再对你有杀伤力。”乔丹总是这样懒洋洋地说。我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薄荷的心怦怦狂跳，她庆幸，至少她还是一个有时间恋爱的人，当你感到灰心失望时，爱就是拯救一切的力量。

是肖汉，一定是他！除了他，谁知道我这时候在家呢？薄荷又怕太自作多情，她还是给认识的所有男孩打了电话，“电话点歌？”

挺浪漫的，我以后也这么办。”他们都太忙了，关键是心忙，更多的人觉得一旦把女孩追到手就不用再费力了，女孩在有限的青春里就要面临机制转换。

在十二天里，薄荷给肖汉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有点不记得了，第二封信存在电脑里，就是不打开文件她也能烂熟于心。

肖汉：你好！

听说你最近很忙，我不想拿婚姻的枷锁束缚你，也是因为太喜欢你的缘故，我不希望你心烦，怪我要的太多太急。

我知道事业对于男人的意义，但你不要太心重，很多事不是一着急就能办成的，你会走运的。

最后告诉你，你什么问题也没有，其实你并不了解你自己，相信我的判断力，这不是安慰你。

天涯我独行，不必相送。

你的朋友

这封信写得很短，就跟电报似的，薄荷有意这样做。你的朋友，还是言不由衷，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这样定位才能把他叫来。

“你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才是最实质的内容，但愿能让他吃下一粒定心丸。他点歌了，是他对这封信的答复。薄荷没有给肖汉打电话，看看接下来他会怎样。“天涯我独行，不必相送。”

有时她真想像楚留香那样，潇洒地甩下一句话，然后一走了之。做个女楚留香会更刺激，不过说归说，她对肖汉永远不能那样做。

不知不觉中，薄荷手里拿的绿茶已经凉了，她说肖汉没问题，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她想的只是再见到他，所说的话所想的办法都是围绕这个思路进行的。

她试着在这问题上停留几分钟，可她无法把握男人的感觉，甚至只是想一想也很困难。

“怎么会呢？”

她总是一耸肩，然后丢下这个问题。人性是艺术家不可回避的主题，肖汉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像那种香气，经久不散。

完成《从一而终》之后，她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找个地方做兼职或者做点别的什么，自由职业很刺激，但是自由太多了也有麻烦。外面透进来的阳光照着画布上的人像，她把手合拢放在暖气罩上，心里依然感到不胜寒冷。他还会看上别人吗？薄荷想起昨天看的美国电视剧《热带侦探》，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用枪瞄准一个美女，尖声喊着：“你有美貌，你想得到谁就能得到谁，可你为什么非要夺走我的王子？”女人靠什么拴住男人的心呢？

“私营企业家的最大问题就是投机和短期行为，”秀才打量着肖汉的办公室，“不能哪儿热就往哪儿投资，要看适合不适合。”

肖汉很愿意听秀才上课，朱小东他们整天露怯，这感觉就像有些外衣华丽的女孩却穿着从地摊买来的内衣一样。将来时机成熟了，他会高薪聘请秀才和他一块干，当然得注意秀才一再提到的家长制作风，企业搞出点规模决策者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刘军、朱小东像泥鳅一样有钱就钻，而他已经考虑到了长远的规划。

啤酒桶的事顺利解决了，这回虽然赚不了什么钱，但和那家饭店确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办公室的布置体现着简洁、明快的作风，雪白的墙，一派湖水绿的砖地，看着心里就痛快。办公桌上缺点什么，应该摆上爱人的照片，冷校以后镶上亮晶晶的镜框。

“快到‘年关’了，你那儿也很紧吧。”肖汉问秀才。

“我上礼拜离开北京就丢了好几笔生意。”

“你别把摊子铺得太大，”肖汉认真地说，“责权利、产供销全由你一人负责受得了吗？”

秀才懊丧地垂下头，深深叹了口气：“有时都不知道整天这样瞎忙到底为什么，”他说，“你有家比什么都强。”

肖汉注意到他的领口黑乎乎的，秀才是大学生，一般人他瞧不上，高档次的又不愿意跟着他过没着没落的日子，大伙都挺矛盾的。一说到家他就想到薄荷，她的信就揣在上衣兜里，隔着衣服轻轻揪他的汗毛。

北京的冬天不像小时候那么冷了，厄尔尼诺现象使全球气温正在逐年升高，他心情好，小鸟的叫声格外清脆，是“光棍好苦”，还是“光棍好过”呢？

“那个批钢材的女老板还找你吗？”秀才笑着问。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把那活儿让给朱小东了。”

“朱小东哪儿有戏呀，人家是冲你来的嘛。”

一想起这些麻烦事，他心里就像有小虫在爬，不过这也是促进他努力工作的动力，过不了多久就能摆脱他们啦，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我骑自行车没关系，但我的孩子必须做汽车。”

秀才真是超前思维，媳妇还没影呢就想着孩子。不过，圈里人都这样，做生意的人需要希望。刘军上礼拜六结婚了，他趁着办酒席收银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肖汉有时也想给秀才找一个，不过这种事难办，男人的思路和女人不一样，而且总会让他有点顾影自怜的感觉，等着让刘军从那些小老师里物色一个吧。

阳光暖融融的，连阴影下的景物也添了些生气，毕竟春天快来了。电视里好些娱乐性节目越办越简单，纯粹是浪费时间。

“你看报了吗？”秀才问，“报上说日本的电视节目越来越无聊，要不就是一帮大老爷们在布丁上赛跑，要不就是两个穿比基尼的妙龄少女把易拉罐放在乳沟上，看谁放的时间长。不过有的人爱看，他们说累一天了，越没意义的节目看着越轻松。法国有的电视频道从早到晚就放一列火车怎么进站，或者是把镜头对准鱼缸里的鱼，也难怪，法国是存在主义的故乡嘛。”

肖汉点点头，日益逼近的压力使人惶惶不安，街对面那家企业破产了，肖汉一直不明戏，那天他想去找厂长打听点事，正遇上清产核资的人和灰头土脸的厂长，他赶快来个向后转，正巧街上有人在放久违的《一无所有》，“谁那么不开眼呢！”他咀嚼着那“什么事啊？”

“有人给我点歌，”

“点歌？什么歌呀？”

“明天我要嫁给你。”

薄荷娇喘微微的声音掉在办公室里，衬着他的心跳，鼓噪出蓬勃生机。

“那你和这人关系不错啊，”他马上把话题引到别处，“明天我去找你吧，下午三点，还在你家楼下。”

直到听筒里嘟嘟的忙音拍着耳朵，他才挂上电话，怦怦的心跳像敲鼓似的，秀才会不会听见呢？他环抱着双臂，生怕心里热情在一瞬间倾泻出来。

表叔在北风呼啸的冰场上表演着高难动作，他穿着冰鞋颤悠悠地从倾斜的木板上走下来，手里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果珍。

中小学还没放假，中山公园的冰场上人不多，午后有三四级风，顺风滑行是件激荡人心的事情，你可以不费一点劲，身体向前倾，风会让你一下子冲出十几米。

“别看咱们没钱，可咱们有时间玩。”

“为了挣钱而挣钱其实才亏呢。”

表叔还在读中国哲学史，孔孟、老庄陪伴孤枕难眠的他，一辈子都会处于学习状态，“这也是一种逃避。”他好像总在梦游，连柯达专卖店都不知道。“我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薄荷总是纳闷：表叔像个古代人，没准是从某个历史断层中漏出来的。跟他说话能提高，有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他眼里没有多余的热情，走在街上对姑娘们视而不见，“心不能太满，我是内敛的而不是外扬的。”

对面岸上有几个玩鸟的耆头，怡然自得的神情令人羡慕。薄荷曾在少年时代震撼过他的歌，一无所有谁还跟你走啊，灰色的天，灰色的人，还有丝丝拉拉的灰色干嚎。

此刻，那封短信贴在他的心窝上，好像附在耳边轻轻劝慰他：“别为过去和将来背包袱，重要的是现在。”从昨天到现在她怎么毫无反应呢，难道她想嫁给别人吗？肖汉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自己的眼睛，他和窗户上映出的眼神交流着，读出了自己的心情。

“浅层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了。”秀才还在絮絮地说着，肖汉却再也坐不住了，有他在更好，自我克制的每分每秒无疑像文火煎熬，一旦看到某种希望，突如其来的欲望就会冲破一切。

他面窗而立，两腿交叉，左脚轻轻点地，手指总是会地拨好她家的号码。上午新鲜而柔嫩的阳光涂抹着墙壁，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少女在喝卡夫酸牛奶，肖汉希望一切美好的景物都和薄荷有关。嘟嘟响了三声，“你好，”他听到急促的喘息。

“你的信我看了，怎么越写越短了？”

“嗯”

“‘天涯我独行，不必相送。’是什么意思？”

“逗你玩呢。”

他看到窗户上映出秀才的傻笑，“我是幸福的。”他快乐地想着，简直数不清自己和自己斗争多少回了，爱人能替你拿主意，他永远不是孤军奋战的。有时候一个人挺省心，可一到晚上那种又湿又冷的孤独爬进你心里，使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这会儿不同了，薄荷温热的呼吸从听筒里飘出来，和他的呼吸掺在一起，怪了，每次她的信一来，他的感觉就好一点，当然不能十分肯定，爱情迫使他必须一步一步认清自己，即使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我昨天遇上一件怪事。”她故意停下来。

荷喝了一口果珍，她的视线落在一个行色匆匆的男人身上，他的脸很瘦，手里拿着密码箱，一边走一边把汉堡包胡乱地往嘴里塞。

薄荷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不过幸亏如此。“反正我没依靠别人，钱够花就行。”每个人都可以靠这想法抵抗住钱的诱惑，不过也许这是“吃不着葡萄就嫌葡萄酸”。

有些人对钱没有什么神秘感，就像男性妇科医生对女性的身体不会有多余的兴趣一样，钱是手段，但不是目的。“每天玩十局保龄球才能练出来呢。”有一次薄荷兴奋地对一个男孩说，对方脸上的血色一下就被吸掉了。但她并没有为此而奋斗，也没有为此去嫁个阔佬，也许就因为这股懒散劲儿，她才没有染上那种忙碌的都市玻“再滑一圈吧。”

薄荷系紧鞋带，今天鞋穿在脚上一点也不沉，冰面被冰刀刮出美丽的弧线，广播里放的都是情歌，风里夹着潮湿的气息，大概又快下雪了。

“情人知己”，肖汉的声音是最好的镇静剂，接到他的电话以后，早晨那种躁动的情绪立刻消失在空气中了，那样躁动下去就像一只机器猫。她总是被两股力量控制着：一边是绵绵无尽的爱，一边是滚滚而来的都市生活。

这会儿，广播里又在放《情人知己》，这是一天当中薄荷第二次听这首歌了。在她出来滑冰之前，又有人给她点歌，还是昨天的老方式，“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凉风灌着耳朵，她体态轻盈，转弯时甩着右手，麻雀盘旋而落，“从一而终好吗？”她仿佛闻到肖汉的鼻息，心中的彩虹油然升起，“当然！”她准会这样高声回答他。

16

周建军眼前总是晃荡着他在美国那几年连轴转的生活，托福 660 分，“祝你美国之行好运。”所有人羡慕的眼光沾在他的后背上。然而飞机一着地，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扔进热哄哄的美式炸鸡炉里，被几个好心人送到孙二娘的黑店，灰溜溜地向亲友借钱，在中餐馆剥洋葱、切冻肉，满头雾水地听山姆大叔发号施令，在人烟寥落的 301 号公路上搭车……每个初到美国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番经历，“你得学着点，小家伙，”一些中东来的学生拉着他去夜总会“开荤”，他以自己有洁癖为由婉言拒绝。

一切还不坏，尽管最初的时候也吸过氧，有一次冒着大雨给房东修电视天线，图像清楚了，人家却忘了叫他，害得他发了好几天高烧。和他前后脚来的人里，只有他顺利读完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位，他在自己那个圈子里似乎永远是最成功的。

他对自己身上粘着“美国制造”的标签并不介意，在他脑子里好像没有这些概念，学文科的人总是动不动就嚷民族主义，而他想的就是永恒的秩序和规范。

成家的事却一直不顺，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还独自晃悠着，“看了毛片以后人生观都会改变。”这话不假，终日忙碌的他希望一切事都能像电脑一样清晰、明确。在国外找老婆比拿学位难多了，洋妞没戏，和港台的女孩也说不到一块，留学生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只好在国内找。

他头一次发现找对象的事也需要操作，读学位的时候，家里寄来过一些女孩的照片，他记得有几个条件还不错，周围的留学生都在和国内的女孩

通信。这种方式有点干巴巴的，他不喜欢写信，倒不如发电子邮件，最后就不了了之。当你在打听什么吃的在减价时，国内女孩的来信就像一张已经过期的入场券。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出国的人都懒得写信。和许多精明的人一样，他毕业后进了 IBM，去年九月总部派他回北京分公司，充分吸收两方面的优势，“美国人永远把你当成外国人，中国人也不习惯你。”

他只是偶尔发点感慨。保利大厦比起其他的饭店显得更有文化氛围，坐在大堂吧里喝现磨的意大利咖啡使你很容易染上一种昏昏欲睡的情性。“挣钱是男人的事。”薄荷想起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句话，她吃了哑巴亏，哼，男人一想到钱就跟着了魔似的。

眼前这个男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她不习惯叫他的洋名 Patrick，一开头喊周先生，后来索性直呼其名，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叫。

“您要什么饮料？”服务小姐问。

“JIN·TONIC。”周建军打着手势。

“JIN·TONIC？”

“OK”

服务小姐和他一问一答，那种默契好像他乡遇故知似的。薄荷在三姨家见到他时，一眼就看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一定要我介绍你和他认识。”那天，薄荷去三姨家玩，正巧碰上三姨给周建军介绍对象，“成功地当一次媒人能多活十岁。”这种事总是很好玩的，周建军没看上那个银行职员，却对薄荷很感兴趣。“我怎么把你忘了呢，没关系，先做普通朋友吧，以后的事看发展。”

三姨就是不说，她也不反感这事，人在受挫之后都需要反作用力，而且越大越好。

“我明天找你去吧。”肖汉是这样说的，可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却说有事不能来了，改天再给她打电话。

“好吧。”薄荷冷冷地应了一声，尽量不动声色。哼，我并不在乎！

她索性把电话线拔了，因为她知道肖汉根本就不会给她打电话，可她还想骗骗自己，于是拔掉电话，一了百了。

不知不觉，他们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

“还得搞女权，要不女人总是得围着男人转。”她感到愤愤不平，我就找不着男人了吗？我倒让他瞧瞧！在这种事上又吵又闹没份量，你也找一个，心里马上就能平衡，而且目前是普通朋友，可进可退，这种宽松的关系最适合她现在的心情。

按照她从前的标准，周建军这样的最适合做丈夫：美国回来的博士，门当户对，长得一般，还过得去，按大众观点男人的长相并不重要。他比薄荷大八岁，是个吉利的数字，这种搭配有实际的好处：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对男人来说更是如此，不过他娶个小妻子心里就会打鼓，整天担心人家会不会厌倦他，所以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了。用控制论来调控感情是最科学的，印象派能使你产生义无反顾的激情，可谁能领情呢？谁愿意陪你一起冒险？

薄荷望着周建军的饮料，心里空荡荡的，杯沿上挂着一片柠檬，穿过透明的液体，一切显得既清晰又模糊。大厅角落里的女孩正在弹奏肖邦的钢琴曲，琴声如清泉一般流泻在亮晶晶的玻璃钢地板上。

“你是什么血型？”周建军问。

“没查过，这很重要吗？”

“根据血型能判断出人的性格，血液参与人的生理活动，所以这方法有科学性。”他做每件事都一丝不苟，在你仍然迷迷瞪瞪的时候，他已经为你做了X光透视，显得比你还了解你。“很多搞艺术的都是AB型血，叫人难以捉摸。”

薄荷觉得自己必须集中精力来对付强大的IBM，人在机器面前疏忽不得，骄傲的卡斯帕罗夫不就折给“最深的蓝”了吗？

周建军的眼镜很讲究，显得气派不凡。薄荷应他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不到十分钟他就能以一种超然的冷静对这些材料做出判断。

薄荷想起小时候玩的那种归类游戏，他是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这是一种发展方向，长着这样的脑袋，一切都被调控得井井有条，包括谈情说爱。

薄荷和肖汉却很有意思，他们的舌头能迅速地沾在一起，可他们却不知道对方的生日和父母的名字。

“你的智商很高吧？”

“没测过。”

他的机器里没有如何应付玩笑的程序，薄荷觉得他和肖汉就像两代人，“起码是肖汉的小叔。”这念头让她觉得好玩，也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一旦不能开点玩笑，她就觉得很不自在。

“现在一切都步入正轨了，在美国总算没白苦，我为下一代创造了好条件，”他得意地扬起眉毛，像老外那样竖起食指，“我觉得我的孩子肯定是男孩！”

“根据DNA？”

他喊着NO，然后敲了敲太阳穴。

薄荷差点呛着，在这件事上他倒毫不犹豫地相信直觉！他真行，居然能在空气中看到一个成熟的受精卵！

大幕徐徐拉开，Patrick津津有味地喝百事可乐，舌头吮着吸管的节奏都是那样张弛有度。他平时太忙，所以把周末的节目安排得很紧凑。上午到首体打羽毛球，中午去凯莱大酒店二层吃法式自助餐，“女孩子不要老吃油腻的东西，自助餐最好，经济实惠，营养又丰富。”将近两点时，他们去凯宾斯基饭店的德国啤酒坊喝鲜啤酒，望着那些明晃晃的发酵桶和墙壁上充满欧洲情调的装饰品，薄荷已经跟不上他的节奏了，“这个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他挥拍的技巧和击球的落点，还有他吃自助餐的挑剔眼光都令人佩服，“我从不不会吃不该吃的东西。”那种美国式的自信让你想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怎么敢肯定你的孩子一定是男孩？

看歌剧《茶花女》就像洗泡沫浴，十九世纪是黄金时代：华贵的四轮轿式马车、剧院的鲜花和包厢、开司米披肩、假面舞会和铁箍撑起来的裙子……上流社会的女人似乎就该那样生活。

“我在美国连电影都没时间看。”周建军搓了搓手指，那些凸起的茧是往日生活的赠品，有时他一下午要切二十公斤牛肉，估计是疯牛，手冻得麻木不仁，必须缠上绷带，最近做梦时眼前还滚动着一堆小山似的冻肉。“过了三十岁才开始享受人生，我不会叫我的孩子走弯路的。”

他还想着孩子！

舞台上的灯光璀璨夺目，就像那个时代巴黎俗艳豪华的生活，茶花女玛格丽特们每天在卖弄她们的美貌、首饰和风流韵事，评论家说阿尔芒是个公子哥儿，除了恋爱再不会干点别的。

“他有点像现在格林威治村的那帮家伙。”

薄荷知道格林威治村和圆明园画家村有很多类似之处，周建军没有把她归结为那类披头士，他根本就没把她看成是搞艺术的。

相夫教子、善于理财，再懂点艺术，娶这样的女人做太太最好不过。他不希望妻子每天出去上班，回到家就需要放松，冷屋子凉炕简直不可想象。

阿尔芒是个爱吃醋的情人，薄荷对《茶花女》的每一个情节早已烂熟于胸，他在和玛格丽特甜蜜了一夜之后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吃醋。跟照镜子一样，薄荷看着阿尔芒想起自己在电话里和肖汉对骂的情景。

失恋的人们在不明原因的时候总是想着如何伤害对方，这与善良和狠心没关系，几乎所有欲望强烈的人都是这种思路，阿尔芒想尽一切办法伤害玛格丽特，那要比薄荷对肖汉用的招很多了。

也许，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现在男人的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她莫名其妙地问周建军。

“看什么人了，做生意的压力都很大。”

她不知道肖汉每天都在干什么，他很少说起这些，好像老跟玩似的。春节悄没声地过去了，让他过个好年吧，她没在春节之前给他打电话，因为春节对于炎黄子孙意义重大。有什么事过了年再说。舞台上的乐曲声渐渐飘远了。薄荷有时隐隐约约地触到这件事的结果，她马上会避开，真的见不到他了吗？单单这样想就够可怕的，她宁可蒙在鼓里永远看不清现实。

“有件事还没解决完呢，另外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大约一个月以前肖汉在电话里这样对她说，她赶快安慰了他一句就挂上了电话，那种声音听起来叫人很难过。“这样欢乐的时光虽然美好，但真实的爱情更宝贵。”高亢的女高音吓了她一跳。她很难像以前那样客观地分析这件事，不是脑子不够使、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她根本不想把这件事想清楚，因为她怕看到伤心的结果。

两个月来她一直在逃避，偶尔往他家打个电话，和他父母简单说几句就好像获得了某种保证，那不是敷衍自己吗？后来索性连电话也不打了，她觉得老打电话就像个催款的。暂且把这事搁一搁，这一点不像她的性格，她挺能蒙自己的，除了干正事以外就滑冰、玩游戏机、敲电脑，相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如果不触及这件事生活还是蛮轻松的。

“不过早晚得解决。”她知道不可能就这样完了，可是等上段再说吧，到底等什么她也不清楚。她宁可相信他是个工作狂，这种情绪上来时她也会气愤地抱怨几句，“也许他想和哪个做生意的人联姻呢。”这两个月中，她的智商就和一个五岁孩子差不多。

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太不关心他，谁都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可他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能打呢？她等啊等啊，除夕之夜的新年钟声响过之后，她明白自己扑了空。“不过也许他在地。”她还早想继续欺骗自己，或者彻底丢开这事。

心理不平衡是肯定的，不过她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填补寂寞，这就是未婚女孩的优势，“谁让你不理我的！”一切都显得天经地义。

他们为什么不能恢复到过去那种状态中呢？明摆着，他俩根本不可能做小桥流水的朋友，薄荷胸前的敏感部位提醒着她，那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摇荡着他们，叫人饱尝“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冲击。

她很愿好好和他谈谈，没有任何障碍，达到人与人之间可能亲近的最

大程度，可是很难，她一给他打电话就意味着某种压力，不说他也会这么想，好像要逼他马上答复似的，让他俩都觉得不自在，也许现在还不是谈这件事的时间？

“出去走走吧。”

她蓦然一惊，已经到中场休息时间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剧场，欣赏高雅艺术的人还是很多，茶花女的爱情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

周建军夸奖着剧场的音响效果和灯光，他永远不会融入剧情中。“这样多好，不会为任何事伤感。”薄荷希望自己能从他身上感染到更多的理性。

“你说玛格丽特伟大吗？”她在休息厅的黄沙发上坐下来。

“她就是个美女，有什么伟大的？”

“她为了不连累自己最爱的人默默做出了牺牲，这不是很难吗？”

薄荷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她很喜欢和学理工科的人讨论这些纯粹感性的事情，她总是希望他们的回答能更有意思。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看过《茶花女》，”他的话听起来更有人情味，“我一直想和人好好聊聊呢。不错，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确实相爱，可他们的关系根本不平，一个是生色场上卖笑的姑娘，一个是公子哥儿，从他们认识那天起就开始不幸。”

“可是事赶上了，那怎么办呢？”

“玛格丽特一开始就不应该认真，别跟着感觉走，她的结局只能是那样。”

“她可以把这事告诉阿尔芒呀，可她没有，她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意毁了爱人的生活。”

周建军不以为然，他始终不觉得玛格丽特有什么伟大，那种默默的牺牲根本没什么意义。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的看法差远了，薄荷很欣赏他的理性，可惜自己永远不是那种人，永远会因月亮的阴晴圆缺而感叹，永远会因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伤感。不过她基本上是个乐观的人，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完全过不去的沟坎。

铃声响了，人们又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周建军眼里不揉沙子，连身上的一粒灰尘都得掸掉，他觉得爱情的最大害处就是破坏效率，“把一切都搞糟了。”他一心向往缜密而精致的生活。

阿尔芒为了气玛格丽特，故意当着她的面和另一个姑娘约会他对她的爱情狂热到了炽烈的程度，一下子变成恨，时时刻刻都想着怎样虐待她，看到她痛苦，他心里就快活。

阿尔芒不是个虐待狂，他不明白原因，以为自己被玛格丽特甩了，所以像条疯狗似的拼命折磨她，可茶花女始终一声不吭。

玛格丽特终于不堪重负地病倒了，“我要离开的是多么凄惨的一生。”她开始给阿尔芒写信，叙述事情的经过。

有几个花容失色的中年妇女低声啜泣，旁边有个男人说前面那个老头的脖子像沙皮狗浑身的皱褶，屁股跟炸药包似的。

薄荷不知道这些本应看小品的家伙是怎么混进来的，她昨天用易经算了一卦，预测她的婚事，结果抽中“风火家人”，那是六十四卦中最好的一卦。玛格丽特欠了一身债，医生给她放血，那年头的医生除了放血就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债主们带着无情的贪婪在她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清点财产，预备在她死后拍卖。可怜的姑娘还有知觉，每次门打开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以为阿尔芒来了……肖汉会后悔的，他早晚会后悔的！薄荷顿时

觉得嗓子眼里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往上冒，她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周建军会笑她的，像他那样理智的人一辈子流几滴眼泪都会算得丝毫不差。

“你应该换一个无盲区后视镜，要不这样会有死角的。”薄荷转过头告诉周建军，恍然问有一种幻觉，好像在跟肖汉说话。

“想不到你挺懂车的，那种后视镜是什么牌子？”周建军为薄荷打开车门，她不想拿肖汉和他对比，可有时候这是免不了的。

“视清牌。”她扫了一眼他的“公爵王”，“你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怎么没买美国车？比如‘旁蒂克’？”

“美国车废油。”

薄荷喜欢美国车的车型，流线型，车身很扁。她很少想到废油的问题，看来她必须改掉那种一见钟情的作风，无论在哪方面，否则她怀疑自己根本无法进入二十一世纪。

车嗖嗖地跑在二环路上，路灯连成一片，像一簇簇火把。熟悉的感觉追着薄荷，她紧盯着窗外，向每一辆飞驰而过的捷达致意，绵绵无尽的孤独袭上心头，“我怎么会在这儿呢？”一丝歉疚坠着她的心慢慢下沉，肖汉的影子像幽灵一般，从后盖钻出来，敲着她的后脑勺。

最近几年描与婚外恋的小说很时髦，女主人公和她所爱的人在一起不觉得对不起丈夫，和丈夫在一起反倒觉得对不起她所爱的人。那些作者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尝试婚外恋，他们是想把婚姻比喻成传统，现代派主张和情人勇敢地私奔，后现代主张大胆地去爱，同时又不破坏家庭，但两者很难保全，最后女人们重新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那个痴情的男人不是殉情就是郁郁而终。

周建军每次上二环路总是能探索出一条更近的路，可他和薄荷的感情却没有丝毫进展，他觉得鲁迅的话可以延伸一步，“感情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会有。”步入正轨就好，凭他的年龄和阅历不需要发动一场恋爱来锤炼自己。

“你想什么时候成家？”他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好像和一个同性朋友聊天。

“你觉得女孩什么时候成家最合适？”薄荷反问。

“二十五六岁吧，早一点也行。”

他告诉她影院最近在放什么大片、美术馆举办什么画展、哪个保龄球馆有比赛，在几秒钟之内就安排好了下一回的日程，这是近来他常做的“功课”，他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这个人只要肯钻就能做好任何事情。你不难想象他是怎样拿下学位的。

相反，他开车却充满激情，可能是在美国开惯了快车，薄荷觉得前心贴后心，尽管她知道肯定不会出什么事。肖汉开车很有创意，安全而且又让你有骑马的感觉，不是人在骑，而是心在驰骋。

“你是几月几号生的？我有本国外预测命运的书，我可以帮你看看。”

“六月八号。”

“挺吉利的。”

周建军借此问出了她的生日，到时候给她一个惊喜。

路边又新开了几家台湾婚纱影楼，竞争越来越激烈，照出来的却总是千篇一律的美人，那会让人有失落感的。薄荷看到婚纱，心里有点沉甸甸的，旁边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内衣专卖店，灯火辉煌的橱窗又让她感到进一步的困

惑。“早晚是这么一出，晚嫁不如早嫁。”每天撕下一篇的日历敲打着她，其实只要肖汉说一句“你这就跟我走”，她就不会有一丝犹豫。

周建军在有条不紊地说着什么，薄荷支支吾吾地应着，正好她坐在背光的地方，此时此刻，任何人也感觉不出她心中的波澜。

人如果不矛盾就踏实了，可是老天爷总给我们下套。

“我就这样了吗？”如果不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总是有点不甘心，好像还能等到更好的礼物，不过这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小羊说很多人在登记的前一秒钟还等待奇迹发生。“千万别参加集体婚礼，你看见旁边那对肯定会受刺激。”

这种事并不是耸人听闻，有个小护士就泪眼朦胧地向薄荷哭诉过，她那位在登记过程中还想给另一个女孩打电话，结果是人家不在成全了他们。

“交朋友是一次性方便筷子，结婚可就板上钉钉了。”每个冲进城的人都有一笔心酸血泪史，至少，为结婚而结婚是不可思议的。

薄荷想起她遇到肖汉之前对婚姻的看法，简直觉得自己冷酷无情，是超静音中央空调，她现在有点相信算命了，“看不见的手”不仅操纵经济，生活确实扑朔迷离。肖汉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如果没有他，她又会画出什么样的图形？

不管怎么着，这回她倒看清了自己，一个实用主义包裹着的理想主义者。晚上她总是梦见红绿灯和十字路口，那种明显的象征意义搅得她心烦，恨不得在三九天吞下一块冰。如果这会儿还在上学，一切就从容多了。

“今天跑了三十四分钟，”周建军看了看表，“比上回快多了。”

薄荷想不到这么快就到家了，立刻下车有点不礼貌，她怎么着也得说点什么。她家那座灰楼直挺挺地挡在前面，让她感到一种危压。算起来他们认识快一个月了，可没说过什么近乎的话，他当然不能甘于寂寞，总得有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天。

轮到她发傻了，她想起小学时老师检查背书而她又偏偏忘词的情景，好像必须交差似的。前天下的雪还没化，排气管把积雪冲出两条黑黑的小沟，月光又和那天晚上一样朦胧地洒进车里，只是地上的雪有点脏，像假的一样。周建军显然想说点什么，有些失衡的喘息就是个信号。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将薄荷推向肖汉。

不行，在这儿不行！她觉得车轮压在土地爷的背上，引得老人家呜呜直哭。古希腊哲学家的教诲吹着耳朵：“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她和肖汉只见过四回，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说真的，有时候她想不起他确切的样子，见面肯定能认出来，但现在他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悄然落在她面前的玻璃上，让她躲之不及。

“你看，你看，月亮……”她说不下去了，这句话就像一首酸歌的歌词。

薄荷像油炸冰激凌，心里是冷的，表皮却不断地冒热气，就要滴出水来。肖汉冷落她的时候，她心里涌起阵阵不平，被他激起的欲望也曾搅得她坐卧不宁。米老鼠不成就换唐老鸭，可爱情的替代品是很难找到的。她想尝试换头术，上大三时有个半老徐娘让她画像，“给我添上珍珠项链，领口开得低一点。”薄荷照着她拿来的挂历，把她的头安到美人身上，效果还挺不错。

《乱世佳人》里也推荐过这样的药方：斯佳丽搂着瑞特时，脑子里却

想着阿希礼。

一旦要动真格这种换头术就不灵了，周建军是个不错的男人，和他在一起很能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可眼下她已经吃饱了，再看见什么也没有食欲。他的金利来衬衫里露出的汗毛让她感到不舒服，也许稍稍放纵一下能忘记很多事情？

她明白，歉疚是表面的，关键是她没有兴趣，这和道德挂不上钩。有时她也想要是和别的男孩有点什么就会好多了，可是她一见到他们，反而平静得要命。什么是欲望？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感情，”周建军用目光追问着她，“我想，我很喜欢你。”

这话要是肖汉说的，她就可以顺水推舟地告诉他：有时感情是不需要语言来表达的。

可现在她和别人挨得越近，怀里的热情就越少。一如果轻易放弃他，就等于堵死了退路。”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她下意识地点点头，周建军把这理解成女孩的矜持。

夜色越来越浓，夜市上摊贩的吆喝声已经听不清了，薄荷眼里映着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夜风钻进车窗，她的长发像滚滚而来的漩涡流过椅背，你为什么不要我呢？你真够狠的！眼睛里的光点闪了一下，掉在睫毛上像一滴清凉的泉水。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使我无法忘记……”乔丹的大衣上沾满了医院过道里“新吉尔灭”消毒液的的味道，小羊进去半个钟头了，她望着周围有说有笑、故作镇定的人们，觉得浑身热得要命，索性把大衣脱了。

右眼皮一直在跳，她知道小羊早晚得有麻烦，六点多那会儿小羊打电话求救，乔丹手里摸着饭盒，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怀孕了，可绝对想不到会出这种事。

妇科离产房很近，那边婴儿清脆的啼哭令人感动，大概每个人都不情愿来世上历险，一出世就哇哇大哭。

无论什么样的情感，在它的源头总是系着可怕的欲望。乔丹托着脑袋发呆，对面那个男人的目光老是在她的胸脯上打转，让人别扭得要命。平胸的女孩拼命想着如何丰乳，丰满的人又怕自己得什么妇科病，乔丹的家族里至少有两个人得过乳腺癌，因此，当别人赞美她时又给了她一种可怕的心理暗示。

小羊在里边干什么呢？

雪白的墙下边是天蓝色的墙围子，清灰的瓷砖地面刚刚用拖把拖过，医院总是这样枯燥无味，墙上连点装饰画都没有。小羊的 Call 机响了，薄荷呼她，等会儿再回吧。他们四个人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刚才蒙田也问候过她。最好什么也别跟他们说，光想想就够可怕的。

“你赶快到我这儿来，快点！”乔丹接到小羊的电话时正要去食堂吃饭，从中午到现在她一直不饿，特别是出了事以后更没有一点胃口。幸亏她还能应付这一切，小羊家的门半天敲不开，她的心揪紧了，原本就脆弱的末梢循环这时候更加供血不足。听到小羊的声音以后，她的心跳渐渐恢复正常。小羊在打开门的瞬间扑通摔倒在地，乔丹想去扶她，可她下坠的身子死沉沉的。

“你怎么了？”

乔丹望着她死鱼一般灰白的脸，觉得比自己出了什么事还恐惧，她赶快关上门。冷汗像胶水一样粘在小羊的毛衣上，她毫无血色的嘴唇哆嗦不止。

“你吸毒了？”乔丹仿佛挨了一记闷棍，遇见大事她总是要往最坏的地方想，耳边响起一阵尖锐的耳鸣。

“一个灯泡……”小羊使劲摇摇头，屋里热烘烘的暖气快把人烤晕了，她大口大口地喘气，仿佛要窒息似的。

乔丹想把她拖到床上，可是就像拉死狗一样完全使不上劲，没吸毒就好办，一个灯泡？什么意思？小羊根本动弹不得，两腿又着，只要一碰地就会爆发出一连串的尖叫。

“你说话呀，到底怎么啦？”乔丹蹲下身，用手捧住小羊的脸，紧盯着她的眼睛。

“我把灯泡塞进……”小羊说不下去了，慌忙把头甩向一边。

直到现在乔丹还不明白她在那一刻怎么反应那么快，还能是哪儿呢？她恐怖地扫了一眼小羊的下身，小羊的目光证实了她的判断。床边扔着几个同样大小的灯泡，比较小，装在冰箱里的那种。她立时觉得有无数钢针扎进头皮里，怎么可能呢？一个疯狂的念头冒出来，她想试着去掏，可那是绝不可能的。

你疯了吗？她有一大堆问题要问小羊，不过脑子里同时冒出一系列的解决措施。小羊的身体哆嗦不止，她怕乔丹问她什么，因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乔丹暗暗佩服自己的冷静，那也是没法子，如果当时有第三个人，她说不定会吓瘫的。

乔丹出门时没带多少钱，她找到小羊的钱包，用毛巾把小羊前额上的汗擦干，帮她穿好大衣，前后不到十分钟。她身上那股邪劲儿忽然来了，小羊家是简易楼，没电梯，她就背着小羊下了五楼。

面的根本打不着，夏利的司机一听说去医院就扬长而去，你心里再搓火也没心思记他的车号。好不容易碰见一辆两块钱一公里的“大字”，这回乔丹学机灵了，说去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司机爽快地答应时却用看毛片的眼光瞟了瞟她俩。

乔丹理不清纷乱的思绪，感到嘴里有点苦味，她的哲学头脑更加重了她的痛苦，使她身不由己地面对这些问题，并从中分析出点什么。她的影子在墙壁上晃悠着，好像同她一起思考。

“你好！”

有人拍她的肩膀，她蓦然一惊，身后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小羊……直到那人脸上露出笑容，她的名字才从往昔的记忆里跳到乔丹的嘴边。

“刘佳！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还要问你呢，你应该和卡尔·马龙、巴克利、奥尼尔他们比赛呀。”

每个久别重逢的人都要拿 NBA 的大牌球星和她开玩笑，此刻她却一点没有领会这层幽默。刘佳是她的小学同学，刚从北医毕业，分在这家医院妇产科工作。穿白大褂的刘佳显得比同龄人老成。

“没准什么时候我也出国。”

刘佳抱怨说在这儿当大夫太累，学理科的和搞人文的不一样，出国好歹能挣点钱，就是去给人家做试验也无所谓。她拉下口罩，露出一脸的倦色，

一个号啕大哭的妇女从她身边经过，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对什么都见怪不怪是他们的职业特点。

“你等家里人吗？”

“我等一个朋友。”乔丹犹豫了一下，小羊挂号用的是假名。

“就是一个短头发、穿蓝羊毛衫的女孩，你知道她怎么样了么？”

“就是那个……”刘佳把脸凑过来小声问，“是那个把灯泡塞进……”她停顿了一下，终于没把话说完。

“她要紧么？”

“问题不大，来得很及时，用窥具夹出来了。”

刘佳还说了一些医学术语，乔丹明白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凑在一起却令人生畏。

黑夜仿佛是压在头顶上的厄运，乔丹尽量把一切都往好处想。“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你的朋友失恋了吧？”

乔丹点点头。

“她还没结婚，但是这女孩欲望特强。”刘佳的表情像个算命的。

“你看得出来么？”

“你学哲学，应该懂心理学，最近我一直在琢磨性心理，很多事都是从这个问题的辐射出来的。”刘佳把乔丹拉到人少的地方，“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干么？”

乔丹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说：“她太爱那男孩了。”

“她的欲望发泄不出来，又没有新的目标，所以就得失控。”刘佳一边说，一边晃悠着发酸的头，“本周第二起了，星期四来了一个男的，把气门芯塞进下身，都发炎了，也是感情上的问题。”

乔丹感到心里好一点了，刘佳分析得头头是道，看来经常和大夫聊聊有好处，健康的机体首先是由健康的心理决定的，心理有障碍，身体马上就会有反应。

“中国人太不重视心理问题，一谈这些事就拿疯子、流氓扣帽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瞎耽误事，什么事都得从根上挖。就说吸毒吧，当然要加强宣传和打击力度，同时也得研究精神危机问题。上个月还有个男的喝了强酸，用内窥镜一看，食道里边都粘上了，用食道镜扩张，费老劲啦。”

有个小护士冲刘佳招手，她匆匆跑进诊室去了，乔丹琢磨着她的话，想起她采访过的一些人，那个“独身男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她自己，现在她才觉得何平离开她是对的，“我是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当她对这些事还充满好奇时，何平已经预见到了她们的结局。可能跟吸毒似的，好奇心引发了一切，幸亏她更重情。她挖空心思想过一回，自己好像对那些事本身并不感兴趣，她真正需要的就是爱，“从男人那里得不到爱。”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暗示使她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女孩身上。

薄荷又在呼小羊，乔丹跑到护士站去回电话。

“小羊的呼吸机怎么在你那儿？”薄荷问。

“她不舒服，让我帮她回电话。”乔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

“她没事吧？”

“没什么大毛病，有点月经不调，好好歇着就行了。”

表叔靠在沙发上看“日全食彗星同现天空”的录像，薄荷递给他一袋从上海城隍庙带来的五香豆，她还记得海尔一波普彗星的容颜，因为那和她的爱情紧密相连。为什么一提到肖汉就想起海尔一波普彗星呢？可能是他们都大难得，一旦拥有就牢牢地抓住你的心。

周建军去美国出差了，薄荷接到电话顿时感到放松，仿佛看到两座大山之间的一线天。“回来以后我要和你好好谈谈。”他早晚会这么说的，两人认识快两个月了还停留在当初的起跑线上，纹丝未动。这个年龄的男人都想着直奔主题，不可能老这样下去。

春天的甜味悄悄飘进屋子里，灰溜溜的树杈上已然钻出新绿。

她每次位立窗前，就会发现一丝新的变化，不能再逃避了，这么长时间生活就像一张欠债的白条，还债的那一天迟早会来。

前些日子，她养了一只电子宠物，现在好多小孩都爱玩这小东西。你必须时刻关心它，盯着小屏幕，就跟养孩子似的，晚上还要替它关灯。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人需要她惦记，小宠物是个寄托，可它时常在你干正经事时哇哇大叫。没办法，她把那小东西“过继”给别人了，而且她知道心里真正牵挂的是谁。

我国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与 2400 年回归一次的海尔一波普彗星相遇，这次“世纪幽会”引起天文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你中午在这儿吃饭吧。”薄荷对正看电视的表叔说。

又到周末了，她父母去金海湖玩一天，估计很晚才能回来。这是个机会，她得和肖汉好好谈谈。表叔最好在这里，他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屋里有人就好多了，能在暗中给她壮胆。

一个礼拜之内，她又给肖汉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用电脑敲的，可能是想显得更有理智吧。“我能把台阶给你搭到天上，但我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就像炒股一样，女孩应该在接近最高的价位上抛出，否则接下来就成熊市了，人早晚得面对现实，将来我结婚了，就不能再关心你了。你得拿个主意，三天决定不了的事情三十年也决定不了。”标准的机器语言，并不完全是她心里想的，可是一敲出来就成了那副鬼样子。

肖汉那边还是毫无反应，他想什么呢？

“你好吗？这两个月忙什么呢？”薄荷打电话问他。

肖汉听见她的声音很意外，“我呀，嗨，瞎忙。”

“我给你写的信看了吗？”

“没有，我刚出差回来。”

“咱们玩游戏机去吧。”

“再说吧。”

再说就等于没戏，薄荷了解肖汉，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心情特别不好”指的根本不是生意，是……《南方周末》上每期都有一块小豆腐干讲点性知识，信心对男人是很重要的，但有的文章显然夸大了社会压力和心理方面的因素，问题就是问题，如果轻易就能解决，它就不叫问题。

也许我们能客观地分析别人的事，但对自己的亲人却宁可信其无，不

愿信其有，薄荷不想在这事上多停留一秒钟，想最耽误事了，只能使你越来越胆小接下来的那封信她改成手写了，尽量用一些软乎乎的词，帮他树立信心，她一边写一边提醒自己。“你遇到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有的，只不过别人没说或者没意识到。我会照顾你的，也许我还能给你提一些建议，你最后那次来肯定比你前一次来感觉好一点。”

薄荷漫不经心地拌着沙拉，土豆、胡萝卜、红菜头、火腿盯豌豆、蛋清代表理智，卡夫奇妙酱象征着感情，究竟哪个应该多放一点呢？

漠河是日食带上唯一的城市，太阳高度角适中，成为世界最佳观测点。日全食过程中出现的“贝丽珠”使薄荷的心受到一些震动，她停下手里的活，擦干手上的水珠，专注地盯着屏幕。

“你这么一看，人算什么呀。”表叔感叹着。

薄荷却觉得这会儿看到日全食有一层特别的意思，初亏、食甚、复原，整个过程妙不可言，天空变暗时，彗星一展芳姿。表叔给她讲了好些有关的科学知识，可她一点概念也没有，脑子里想着两片嘴唇，太阳和月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日全食的那一刻，她觉得男人和女人融为一体，一种阴阳大爱的韵味飘出屏幕。

女性革命并不是什么空想，也不是要和男人玩抢椅子的游戏，女人不再是谁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要从男人的身体里钻出来，成为和他面对面对面谈话的人。

远处高空作业的民工犹如沾在玻璃幕墙上的甲虫，一声哨响，姐弟俩长得很像，肖汉稍微黑一点，和人初次见面时都会露出有些腼腆的眼神，鼻子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就连扭过头来茫然四顾的神态也一模一样。

个人的顺利并没有使肖滇变得不通人情，她反倒显得更加悲天悯人，上中学时最爱看《红与黑》，她渴望浪漫，但并不套用书中的情节。

楼后面这片空地还是老样子，始终迫不上都市的节奏，那会儿下雨时肖汉就躲在水泥管子里和别人下象棋。他特好胜，被人将死以后马上拽着人家再杀一盘。

太阳一点一点向西边滑去，他俩默不做声，“总得说点什么。”

肖琪的脸颤动着，心头好像有一只小虫在爬，平常时间一晃就过，可现在表盘上的分针就像个胖太太，半天才向前倾斜一下。

“你小时候最爱吃烙饼夹鸡蛋。”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一种隐隐的激情冻结了她的思维。

肖汉坐在歪倒的树干上，薄荷的信揣在上衣兜里，像一簇火焰把他的胸口烧得焦黑。

“我知道你正面临两难选择，捆着发麻，吊着发木，拿着扎手，扔了可惜。”她总是能一针见血他说出他的感觉。

快三个月了，他以为薄荷把自己忘了，于是努力做出轻松的样子。白天好混，有时甚至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当黑夜像一瓢冷水浇在头上时，他才懂得什么叫孤独，尤其在人多的地方更觉得别扭。

“薄荷要你答复她，对吗？”肖琪问。

肖汉点点头，他知道这一刻早晚会来，冷漠的阴影追着他，谁都盼望奇迹出现，不过还是丢掉幻想吧，只有这样你才永远不会垮下去。

“姐，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肖汉庆幸还有个姐姐能帮他度分散在各处的小黑点集聚到升降梯里，轰隆隆地滑到地面上。

今年春天比往常暖和，没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春寒，青草一个劲儿往上蹿，仿佛能听到它们噌噌拔节的声音。

“你最近忙吗？”肖琪尽量用自然的口气问她弟弟，这是没话找话，但是事情总得这样开头。

“还行。”

肖汉很高兴能从家里逃出来一会儿，父母想尽各种办法让他去找薄荷，他走到哪儿，质问和恳求就追到哪儿。

肖琪不想马上谈到薄荷，她把弟弟叫到楼后面这片空地上就是想让他轻松一会儿，算起来他们搬到这儿有十五年了，跟养孩子似的，你天天陪着他瞧不出什么变化，和他分开一段时间你会蓦然发现：时间像飞似的。

肖琪不知道怎样开始这场艰难的对话，弟弟在她眼里永远是小孩，可他在有些事上又老成得出奇，这种一夜之间的成熟使她分外心疼，甚至影响了夫妻生活，丈夫看出来了，不过什么也没说。

她本人可以说一帆风顺，大专毕业后先在机关干了几年，后来又跳到外企，成为令人羡慕的 office 小姐。在嫁人的事上更是走运得让人眼红，丈夫出国时她也担心过，可他不像别人那样写了一封信后就杳无音信，他照样记得她的生日，坚持半个月来一封信。

“你要注意身体，别老想着打工的事。”每次打越洋电话时，她都禁不住两眼发潮，别提有多感动了。

爱情能使人体产生很多诸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这样的有益物质，可是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惰性。分离使肖琪再次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他们成功地越过婚姻危险期。

也不只是因为分开，他们都是那种把生活看得很明白的人，即便掉进染缸也不失本色。

他们暂时还没要孩子，充分享受二人世界的种种快乐。

过最初的尴尬时刻，要不然喉咙里准会发出怪声，“我看出来了，我们俩再发展下去就是结婚，没别的，她和我都是这么想的，可我不考虑这问题，所以没必要再见了。

薄荷是个好女孩，告诉她，我祝她幸福。”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赶快背过身去，五脏深处又有什么东西翻腾起来，他只好就此打住，默默地摇头。

“是吗。”

肖琪喃喃地应了一声，她承受不住那些话背后的力量，它来自末路英雄的肺腑，倏地穿透她的全身。

“男人就这德性，你给他点压力他才能重视你。”

薄荷暗暗想着，肖汉这个人总有惊人之举，他即便在最后一刻也能抓住机会，看来我是当不成女楚留香了。

上午她又打过他的手机，肖汉的声音很软，“好吧，下午我给你答复。”有戏！谁也没给她任何保证，可她就觉得有戏！听到肖汉的声音，她眼前忽然闪现出他俩的身体相拥缠绕的画面，他温热的鼻息告诉她想在一起多久就能有多久。

一瞬间撩拨起来的欲望使她不能静下心来做事，真怕表叔能看出什么来，好在他不是那种特别敏感的人。

“玩会儿五子棋吧。”表叔说。

薄荷看了看周围，地板擦过了，中午吃饭的碗也刷好收进碗柜，对，得做点什么来打发这段难熬的时间。

她精力老是集中不起来，瞧着表叔宽大的额头直想乐。谁能想象得出她和肖汉在车里的柔情蜜意呢？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她觉得自己就跟喝醉了似的，平时不便谈的事这会儿也敢直截了当地问。

“没有合适的也得结吗？一下子可找不到像你这样的埃”他是不是想借着玩笑说出心里话来？薄荷觉得此时气氛正好，如果再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电话。

快停暖气了，不过天气一点不冷，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三点二十，耳中听到街上的车轮碾过的声音。

“你以后也学开车吧，爱车的男人必爱女人。”

“这是什么理论呀，我觉得正相反，男人要是一门心思钻在车上，还有工夫爱女人吗？”

薄荷嘿嘿笑着，要想了解男人的心思还得问蒙田，表叔对男人的了解还不如她的一半呢！

电话机就在手边，她几乎在铃响之后的一秒钟拿起电话，是肖琪打来的，有好长时间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我是肖汉的姐姐，肖汉让我转告你，他说现在不考虑结婚的事，所以也不想和你再发展下去了，他说你是个好女孩，他祝你幸福。”

肖琪的声音很低，竭尽所能想着怎么措词，她知道无论对她还是对薄荷，这个电话都不亚于诀别。

什么！

薄荷使劲喘了口气，仿佛一个被人推下水去又使劲扒住船舷的人，海尔一波普彗星可要 2400 年才能回归一次呢！她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她疑惑地望了望听筒，这玩艺能告诉我什么呢！

“不，我没死心呢！我得和他谈谈，不能就这么完了。”

“是吗？你还没死心吗？”

肖琪松了口气，薄荷替她说了心里话，她就知道薄荷不会死心，而她自己心里也留着一丝幻想。她打这个电话也是为了听听薄荷的反应，有私心是肯定的，可是谁愿意割断一对相爱的人呀。

“你为了他好就得强迫他。”薄荷觉得自己跟一个没赶上末班车的人似的，明知大势已去还要哇哇乱叫。

肖琪竟然纵着她，咳，那么大个人你能强迫他，这不是瞎掰吗？

“一别就是一辈子，”

“他现在还想不到这些。”

“人的境界不一样。”

“他哪儿懂埃”

薄荷稍稍平静了一点，简单说了两句挂上电话。不想再难为肖琪了，她总不能把肖汉的姐姐当成拳击运动员训练用的沙袋。

表叔以为她和人吵架了，她并不解释什么，只是焦躁不安地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表叔见势不妙找个借口告辞了，她也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只听到门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老天！这就是他的答复！他想什么呢！说散就散，他一点也不爱我！

幸亏还有一腔怒火支撑着她，否则她准会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她奇怪这是哪儿来的愤怒，按理说她应该伤心才对。

她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她相信自己还有挽回的余地，肖汉吃醋了，这是他故意激她。分开两个多月了，她也说过一些冷冰冰的话，那能怪谁呢？你多长时间不理我了！

谁知道你想什么呢！

你真是个小心眼，为一封信就不肯原谅我吗？

不行，我非得问问他本人，他不好好说明白我永远也不死心。

他手机开着，声音挺大，比上午冲多了。

“我姐跟你说了没有？”

“说了”

“那不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和那会儿判若两人，再不是那个咬她耳朵的肖汉，可她也丝毫不示弱，那毕竟是积聚了两个多月的力量。

“我全给否了，你上哪儿我上哪儿，我把你所有的路都堵死！”

“那干吗呀？我就不能另有新欢吗？”

“不行！”

“那么不讲理呀。你不是不关心我了吗？你不是要寻找别的幸福吗？”

他吃醋了，再怎么着他也是个凡人，而且岁数还小，凡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弱点。

他俩确实有心灵感应，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觉出来。

薄荷的语气稍稍缓和一点：“你别误会我，你是我唯一的选择。”

他哼了一声，口气仍然很硬：“你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也别再给我写信了！”

“你就这么无情啊！”

“我就这样！”他听了这话，好像受了刺激似的。

“你再好好想想。”

“我就不想了！”

“这不是你心里想的。”

“你听着，咱俩真的不合适，不合适，绝不合适！”他拼劲力气说完这句话，啪地一下挂上电话，如果不果断点，这场谈话将永无休止地折磨他俩。

薄荷的父母将近九点才回到家，浑身沾满郊外的气息。“怎么不开窗户啊，屋里这么闷。”他们说金海湖怎么好玩，就是游客太多，路上尽是大轿车，那边空气也有点污染了……她勉强听了一会儿绿色理论，后来连装蒜的耐心都没有了，谎称自己已经吃过晚饭，然后闷着头躲进画室。

她听到了他本人的声音，讨到了说法，可是仍然没有从激烈的搏斗中醒悟过来。

“哀莫大于心死。”她知道一旦什么都不惦记了有多可怕，她根本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

“他只是出出气罢了，从前他也这样冲动过。”

薄荷刹不住车，她不可能什么也不做就认输，尽管她很清楚这根本不是输赢的问题。

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烦就烦在心里总不是一股劲，有时候觉得他是在耍小孩脾气，可有时候又觉得他的语气不像赌气，“不合适，绝不合适！”

说得解恨呀！

她发现自己又回到老路上，第一次分开后的误会早就解开了，可她心里又沉渣泛起，各种可能性重新轮番折磨着她。疑惑一个，排除一个，她宁可相信这些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只除了分手——她不能接受的结果。

上初中那会儿最怕考数学，有时凭着手感就知道肯定不及格，可心里又无端地抱一丝希望，直到公布成绩，她的心才摔到悬崖下边。

以前那种担心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回……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其实早该想到的，可她一直在逃避，丝毫不愿触及这个问题。他怎么这样啊？他不知道这对两个人来说多痛苦吗？他还是爱我的！从他激动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可这点胜利感丝毫也满足不了她，只好等着空气来舔干伤口。

“一别就是一辈子”，薄荷忽然感到这句话所蕴含的恐怖气氛。

婆娑的黑影在窗帘上徐徐舞动，真正的恐怖不是血淋淋的杀戮，而是在无形的黑暗中等待厄运降临。一个马车夫等在旅店门口，招呼旅客上他的车，在那群人中只有一个男人犹豫了一下没有上车，后来那些旅客全被马车夫害死了。不过，那个男人发现这只是个梦，第二天早晨，他走进电梯，发现开电梯的人紧紧盯着他，原来他就是那个马车夫。这是薄荷小时候最怕的一则故事。

还得写封信，他会回心转意的。四周太安静了，她觉得自己的脚步声落在地上，仿佛压抑许久的叹惜。“情到深处人孤独”，先是对方不理解你，再后来你自己也理解不了自己。

祝你幸福，祝你幸福，没有你我怎么能幸福呢？

她想听点什么，扔在柜子里的小单放机还是初中时参加少年宫绘画比赛得的，上面缠着绷带，好像一个老伤兵。她在一堆沾满尘土的旧带子里挑了一盘郑智化的专辑。老郑的嗓音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有种又老又涩的苦味，加上刺刺啦啦的音响效果，听起来别有韵味。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回不了它的枯萎；是否记得我骄傲他说，这世界我曾经爱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粉尘在台灯下聚了散了，忙碌地飞着，老郑的歌声传到薄荷笔下，变成一行行想要留住时光的文字：肖汉：你好！

我求你好好想一想，别这么狠，很多人一辈子也碰不上一见钟情的事，而我有幸遇见了你，我不能失去你。

我不是一时冲动，不会为漂亮的外表和什么风流气质而动心，打动我的只能是一颗心。男人对女人最深的爱就是克制自己。不过，人很难做到没有一点私心。你真的愿意你喜欢的女孩像小红那样离开你吗？我牺牲你，对别人好，你能甘心吗？你就愿意为别人做嫁衣吗？你愿意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走你的甜酒吗？

有个男人替情敌上了断头台，原来我以为他是神经病呢，现在明白了，他肯定跟我似的，以为那是捡金子的地方呢。我要不是爱你，早就可以体面地退出，一开始就有台阶。你想把我忘了，可哪那么容易呀，直到最后都会想着这件事的，你现在就打发日子，熬到什么时候算完呢？

好女人是有贞节带的，不是铁做的，它是无形的，是对一个男人的感情。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忘不了你，你的魅力还不够大吗？快感就是由大脑皮层的兴奋引起的。

在这些事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到最后的結果都一样，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你不要把我当外人，我不是你的知己吗？我们在一起可能也会吵架，感情也会降温，婚后的感情都会平淡一些，婚前八十分的，滑到六十分还能凑合过，六十分以下就离了。

咱俩是一百分，再怎么滑也滑不到哪儿去。有时认为最不好的结果恰恰是最好的。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别用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会憋出病来的，你的压力已经够大的，别难为自己。

最心疼你的人

一匹黑马在阳光下闪现着缎子般的光泽，漂亮的尾巴逗引着人，薄荷骑着它来到海边，把带着花点的贝壳献给它，可偏偏在这时，岩石后面跑来一匹白马，轻快的马蹄声拨动心弦，紧闭的花蕾在一瞬间开放，薄荷这才知道她要等的是那匹白马，她转身向黑马讨回贝壳，可是白马看到黑马以后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忧郁的背影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谁也别想追上它……影子乱了，黑马从背后奔来，沉重的马蹄踏在她的背上。薄荷哼了一声，猛地翻身，发现自己又做梦了。急促的喘息在墙壁上撞来撞去，仿佛密集的鼓点。阳台门没关严，在风中吱嘎吱嘎地响着。薄荷坐起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眼前依然翻涌着白马忧郁的眼睛。一阵尖利的声音划破黑森森的夜空，薄荷趴在窗口听着，那是野猫在春风中兴奋的尖叫，它们总是躲在谁也瞧不见的地方不管不顾、永不满足地尖叫。

18

薄荷站在西单地下通道口上，望着前边半圆形的黄色电话亭出神，她几乎形成了一种惯性，一看到电话就想拨肖汉的手机号码。

连着一个星期，她真是什么办法都想了，而且绝不重复，在这件事上的想象力和应变能力连她自己都佩服，可是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肖汉那边就是不松口。

空气中弥漫着灰蒙蒙的雾气，地下道的台阶和厅里坐着几个卖艺的残疾人，乔丹和蒙田他们打算在高峰期采访过往的行人，现在的北京人是冷漠还是热情？这些残疾人一天能挣多少？蒙田策划了这次采访，他说能上这期的头条。

薄荷找了张报纸坐在台阶上，丝毫不在乎过路人的眼色。

“我要走了。”那天她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告诉肖汉。

“去哪儿啊？”他冲口而出。

“我不能说。”

“什么时候走？”

“一个月以后吧。”

“换换环境对你有好处，你会找到新的爱人。”

那天晚上，薄荷拿着无绳电话站在窗前，眼泪在灯光下映出五彩的折光，肖汉耳语般的声音悄然掉在地板上，顿时湿了一片，她脑子里只有两句

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还能和你联系吗？”她问。

“那得时间长点，一年……不行，两年以后吧。”

薄荷听到了她的心在一点一点碎裂的声音，爱叫人心疼，如同一个散落在民间的孩子，你能不打听他的下落吗？

不，我宁可庸俗、无聊、自私、冷酷，也不愿意痛苦，因为痛苦就意味着向命运低头，明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你却束手无策，这是什么滋味？执着是她最大的优点，她绝不轻易放弃，把这当成挑战的机会。

“你别愣神啊，抓紧时间抢镜头！”蒙田跑过来，把套在头上的照相机摘下来递给薄荷，他在毛衣外面套了一件土黄色的帆布马甲，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乔丹那边已经开始采访了。

来往的行人像被蒸烂的气锅鸡，一大早就露出一脸倦色，薄荷忽然觉得大家都变成了钞票扎起的电动人，只不过有的人钱多点，有的人少点。夹在忙碌的人流中，她才觉得自己够稀的，现在谁还有时间恋爱呢？

搞艺术的风险比炒股还大，一旦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不过大多数人一辈子灰头土脸，不务正业。

薄荷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命运、她对名利的态度以及她心里的躁动都和肖汉有关，和他在一起她就踏实了，倒不是因为依赖，她能养活自己。她只要每天晚上躺在他身旁，就再也不会躁动不安。可现在，耳朵里总是灌进别人挣多少钱的消息，尽管她不想听，可有时候又违背意愿去打听。了解证券市场的最新消息，觉得自己会在冷门股变成热门股之前就大量吃进，跟意淫似的。

上学那会儿没什么压力，不实指着什么，交朋友、打工都属于加餐，现在可不行了，看书都觉得耽误时间。

和肖汉在一起的那几天，她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头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画家，眼睛和心通着，一下子能看到他的里面。

“早知道这样，真不该放他走。”最后一次太面了，薄荷后悔死了，哪怕是隆重地搂一下亲一下也好啊！为什么那么面呢？有时候感情最耽误事了！他不是说你只要说出来我就给你办吗？干吗不说咱们到后边去吧！

她不由得舔了舔嘴唇，地下道的穿堂风灌进领口，从脚底下蹿上来的热气让人坐立不安，简直想死他了！有时候真不敢想他，那样会精神崩溃的！如果仅仅是精神恋爱或者是身体需要就好了，要是那样，她可以平静地想念他，或者干脆嫁人。可问题是这两个面团揉在一起，只有他才能燃起她的欲望，她有时就像喝了耗子油似的，看见谁都烦，只好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就是灭火器。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你别挂电话，”她显得可怜兮兮的，“我告诉你，香港都回归了，二十一世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二十一世纪也不行，你就别抱一丝幻想了，我说的已经很委婉了。”

“我跟别人在一起没意思，就跟你有意思。”

“是吗？”

“人和人不一样，我只要天天看见你就高兴。”

肖汉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是啊，没在别人身上用过，一下子全烧到你头上了，她也不明白自己的斗志怎么会越来越旺，眼前总是晃动着幅画面：肖汉还在被窝里睡懒觉，她坐在床边吓他一跳。如果有人支

持，她绝对敢。

有个盲人扯着脖子唱《我想有个家》，嗓子一般，但唱得很投入，过路人受了震动，往他面前的小铁桶里扔钱，大多是一毛两毛的，最多的给一块，薄荷赶快举起相机，咋嚓按了几下。

有本心理学读物上谈到钱和性的关系，当然是说男人，还举了好些例子，说股票暴跌的时候，男人根本打不起精神来。薄荷马上和肖琪联系，问她弟弟的生意是不是顺手，说自己不会在乎这些的，就是吃糠咽菜也愿意跟着他。肖琪又当了他们的传话筒，还加上自己的评论，“她是真的爱你。”

肖汉从来没被人这样缠过，一听到电话铃响就头疼。

“也许你有点怕我，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只要调整一下就好了。”她执拗的语气仿佛要逼你就范。

你真逗，我怕你什么呀。

“我谁也不爱了，”

“你不值得为我牺牲。”

“我知道了，咱们并不完全是因为感情，主要是相互吸引。”

“哼，真有想象力。”

她又给肖汉寄去一本自制的画册，里边全是水粉的人体画。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只是急切地盼望他能看到那些画。

“那本画册你看到了吗？我只是想给你留个纪念。”她知道哪种语调能让他生气，尽可能显得轻飘飘的。

“哼，留个纪念！我就这样了，你只要别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肖汉果然很生气，薄荷达到了目的，可心里却更加难受了。你干吗那么固执呢！你只要一点头什么都解决了。薄荷听得出来他当时在保龄球馆里，她知道今天肖汉肯定发挥不出水平，十个球得有八个滚到边上。

晚上是最难熬的，胸口憋得出不来气，她一刻也不能停止地想要他，望着揉皱的床单却全无睡意。喝水是最原始的，但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火，想要破坏一切的欲望随时都会冲破堤坝。

她一会儿想一个办法，如果什么都不灵，那她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肖琪和她一样，都是轻易不服输的人，不相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你应该想办法给我们创造个见面机会。”她磨不了肖汉就磨肖琪，“我想到你们家去找他，他早晨几点起？”

“最好还是让他去找你，你不知道肖汉他能坐那儿不理你。”

“那我就说单口相声，我有思想准备。”

肖琪心里没底，“既然好不成你就别再让人家抱希望了，赶快断了吧。”连她妈也说她。是啊，每抱一次希望就会摔得更重，可她实在说不出口。到最后，这话还是被肖汉的妈妈说了，“你每次来信我们都掉眼泪，他现在不考虑这些了，你别管他了，走你自己的路吧。”

走你自己的路吧！走你自己的路吧！

她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要想不哭出声来就不能说话，只好像老头一样呜呜应了一声。

“如果我什么办法都想了还不管用，那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说是这么说，可一旦束手无策你就会难受得要命，尤其是当你知道你真正爱的那个人是准时。

薄荷正在发愣，有个盲人用二胡拉《二泉映月》，这哀伤的曲调夹在火

热的都市里，显得那样孤独。他是个很瘦的中年人，面无表情，头发有点乱，蓝制服上沾着碎毛线头，二胡拉得相当不错，全部用长弓，每一弓都很到位，两根弦发出低沉圆润的声音，如小桥流水静静流淌。

是天生的残疾还是后天的灾祸？他心里有没有爱情故事？

薄荷走过去，决定抓拍一张照片，有四五个人停下来听他的琴声，《二泉映月》是最让人感动的曲子，好像吃厂鸡鸭鱼肉后喝一杯清茶。幸亏还有这样的街头艺人，让你知道生活中毕竟还有不如你的人。

“我刚才问过那人，他说一天能得十块钱，有时候还不到这个数。”乔丹趴在她耳边说。

“一般残疾人我都给，其他的就装没看见算了。”一个过路人说。

乔丹抓住机会采访，但是没有摄像机捧场，人们只是三言两语；不就给几毛钱吗？谁也没拿这当回事。

蒙田戴上一副墨镜，悄悄走到盲人身边，低声跟他说了点什么，然后挺正式地举起笛子，和那个盲人合作一曲《说句心里话》。一个站着动情地吹，一个坐在地上专心地拉，两人完全溶入到音乐中，根本顾及不到周围的人。薄荷觉得这是她见到的最和谐的一幅画面，可她偏偏又想起那个女老板袒露肉欲的眼神，两个蒙田都挺可爱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铁桶里传出钢蹦儿摔在一起的清脆声响。

地下通道上面有开动引擎的声音，薄荷对汽车的一切声音都特别敏感，针尖大的一点小事也能让她想起肖汉，他的身影追逐着她！

“来生再续缘，与你共缠绵，生生世世相爱，岁岁年年共度他就在这个城市，可你却不能去看他。我爱你，我是爱你的！”

泪水就要冲出眼眶，薄荷出生以后流过的眼泪加在一起也没现在流的多。乔丹以为她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朝她点点头。她再也没什么可顾忌的，就在地下通道里好好想他吧。眼泪噗啦噗啦掉下来，过路给钱的人越来越多了。

生活和飞利普电饭堡一样，需要模糊逻辑，不需要你甲一双慧眼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对，感觉不对。”蒙田沉着脸坐在台阶上，那些围观的人早走了，他还不肯摘下墨镜，飞扬的柳絮钻进他的脖领。

采访结束了，好些人把他当成了盲人，他对这倒不在乎。人们同情的目光被墨镜后面那双画画的眼睛捕捉到了，曲子回荡在心里，甩都甩不开。

“因为我不是他，所以我说什么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蒙田这个人很容易进入角色，导演喊停之后他还出不来，薄荷了解他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必须平等。

薄荷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分散精力，心里都盛满无以排解的思念，还有纠缠不清的自责。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刺激他的话呢？惩罚最爱的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路边的花丛里缀满蔷薇和黄刺梅，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甜香。

昨天下了一场雨，人们担心提前而来的冷雨把这些娇艳的花瓣扫得七零八落，可早晨起来她们依旧在春风中微笑。

乔丹整理好采访记录，他们三个人走出地下通道。一个小男孩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剃得很短的头发跟马桶盖似的，在邮局门口和一个提着黑色垃

圾袋的老太太撞个满怀，花花绿绿的垃圾顷刻洒了一地。

“你干吗哪！叫人家怎么收拾啊！”

小男孩他妈从后面追来，照准他光溜的屁股就揍。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小男孩自己做了错事，还扯着脖子大哭。

说不知道就完事了吗？薄荷这才懂得她给肖汉带来的痛苦，她为什么要怀疑他的爱呢？她总是认为自己付出了对方就必须接受，爱也是一种压力，而且是所有压力中最大的一种。

可一切都这样结束了吗？她怎么也不甘心。仔细一看，街上尽是一对对情侣，幸福的脚步碾碎了金灿灿的阳光。

“画家怎么都爱把女人画得这么胖啊？”

晚上又下起小雨，薄荷在乔丹的宿舍里等着天气好转，树丛中张着鲜艳的桑那张空床迎来另一个舍友，不过这会儿她和男朋友团聚去了。

乔丹床头挂着一张克利姆特的《亚当与夏娃》，周围的装饰色块加强了肌肤的肉感效果。这几天，薄荷一看到人体画就头疼，跟受了刺激似的。

“系里一个副教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乔丹说着从枕头下面翻出一张照片，“是个学国际金融的硕士生。”

薄荷接过照片，一张平淡无奇的脸架上一副白眼镜，大概是这类人的标准形象。

“试试看吧，”乔丹抱着肩膀靠在墙上，“你不知道，在机关里容不下太特殊的人，系里一开会，所有人都瞧着你，跟游街的小耗子似的。”

薄荷点点头，她想起乔丹那会儿打开窗户，一手托着下巴，在风中点一支廉价的绿“高乐”，烟雾中夹着淡淡的薄荷味儿。

“咱们同学里好几个都结婚了，现在女孩一个个又兴早婚了。”

乔丹注意到薄荷好长时间不再提起肖汉了，她什么也没问，总有原因的。她告诉薄荷小羊家里正托人帮她办去加拿大的旅游手续，估计不久她就能走了。

“换换环境对她有好处，她会找到新的爱人。”薄荷把不久前肖汉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一阵紧似一阵的热浪再次淹没了她，“两年以后等你平静下来见你一面”，这也许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精神支柱。如果我到最后都不能看你一眼，那多孤独啊！她给他寄人体画，不正是一种需要吗？枯萎的身体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她最怕晚上，总有一团沉重的力量堵在胸前，叫人喘不过气来，每一次都觉得这回过不去了。

她不能再想他的嘴、脖子和跨栏背心，那简直让她没有任何勇气面对生活。

你来吧！不管怎么着你先来！疯狂的念头再次像利剑一般刺入薄荷的太阳穴，她觉得心像一个迅速膨胀的气泡，越胀越大，就要爆开了。这离他们家不远，只要打车去就能见到他了！她深深地吸气，指甲陷进乔丹的床单里，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你说的那种婚姻革命是真的吗？”她问乔丹。

“当然，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形式并不重要，别人的想法有什么用呢？爱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叫谁都这样。”乔丹指着床头那一大摞书说，“很多书里边都写过，而且我也问过不少人，恋爱的事因人而异。女人总是有一种错觉，以为快乐是由结果带来的，其实爱抚更重要。女人的兴奋点散布全

身，跟男人不一样。”

“小羊以前也说过。”

“《南方周末》谈得还比较深入，说男人把那点事看得太重，其实人类的性生活方式是丰富多彩、因人而异的，和我想的差不多，不过篇幅还大校其实这太重要了，人性的问题不说清楚，还扯什么别的呀？这都是科学！”

乔丹看了薄荷一眼，两个人同时叹了口气。

“有几个人能懂这些啊，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是多少年形成的气候啊！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人家准会说你是精神病，不是躁狂的，是妄想型的。到最后我们只能按照大多数人认可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只好等到人们都能接受的时候，不过那会儿还有没有我呢？”

乔丹沉下头，雨停了，空气仿佛滤过一般新鲜，人们的观念肯定会变，但要以付出时间为代价。

是啊，到那时候还能有我吗？薄荷品着这句话，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迅速地下沉。她还能说什么呢？不成功的爱是更大的伤害，无论你说什么，听上去都像是安慰。

她这会儿很想哭，可是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乔丹一声不吭地拍拍她的手，薄荷猛地转身，两手抓住她的肩膀，一股暖流从心底腾地涌上来，头一次发现乔丹的肩膀竟是这样结实有力！

薄荷慢慢扬起头，日光灯刺得她头晕目眩，她闭上眼，感受着结实的肩膀在她手里的质感，几乎把握不住自己了。眼前晃过许多光斑，最后肖汉从乱影中跳出来，是他！

他是一种光芒，有时候简直想不出他的具体样子，可现在他的影像清晰地跃入眼帘，薄荷觉得她抓着的正是肖汉。

心里的绳子绷断了，她索性不再坚持什么，倒在枕头上呜呜地哭起来，乔丹也许会笑她，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等她稍稍平静下来时，她看到穿衣镜里的自己，两颊添上一抹红晕，皮肤透明得仿佛要滴出水来，浑身像蒸过桑拿一样舒服。

“我该走啦。”她感激地冲乔丹点点头。

“很晚啦，我送你吧。”

穿过七扭八歪的过道，薄荷觉得一切都比来的时候好多了，甚至宿舍楼里的陈腐气味也不再那么令人厌恶。

这是春风沉醉的夜晚，月季的花瓣徐徐落下，隐约飘来桂花的甜香，人们的脚步摇摇晃晃，醉意正浓，醉在这美丽的月色中，稍不留意撞着月季的花枝，引得它又落下许多粉红的蝴蝶。

快熄灯了，大学校园里上演着最动人的一幕：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面和他的情侣依依惜别，趁人不备再来一个抢时间差的吻别。有多少话说不完呢！直到关上楼门，还有一阵阵高跟鞋敲打地面的声音。

“你别看他们现在那么热乎，一到分手时可想得开了，谁也不会拿‘从一而终’束缚自己。”

二十四岁的安·泰勒小姐是绿城的一位教师，她是冬雪中美丽的夏桃，是六月初炎热早晨倒入谷片中的清凉牛奶。一年中少见的几天风和日丽，这样的日子就像安·泰勒，日历上真该用她的名字命名。

奇怪的是，安·泰勒小姐和她的学生——十四岁的鲍勃。斯波丁相爱了，他们一起看狄更斯的《孤星血泪》、到湖滨野餐，立志要当作家的鲍勃每天帮安·泰勒小姐擦黑板。终于有一天，年轻的教师觉得这种关系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她告诉鲍勃他们年龄的差异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说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不按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心智，但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我们得遵守一般社会对年龄和身材所定的标准。鲍勃要搬家了，他希望能来看她，但安·泰勒小姐认为这样不好。鲍勃无奈地问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安·泰勒小姐告诉他，几千年来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两个不该喜欢上的人喜欢上了。鲍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的。

“有一件事我要你记住，”安·泰勒小姐最后说，“你能在生活中得到补偿，你现在觉得难过，我也不好过，但是以后发生的事会把这个弥补过来。”

鲍勃搬走了，一走就是十六年，他一直没回过绿城，等他回来时，已年近三十，并且结了婚。鲍勃把妻子留在旅馆里，在城里到处走了一阵，最后问起安·泰勒小姐。

“那个年轻的教师吗？她一九三六年就死了，在你走后不久。”

“她有没有结婚？”

“没有，她从没结过婚。”

鲍勃到墓地去看她，墓碑上刻着，“安·泰勒，一九一〇——一九三六”他心想，泰勒小姐，你才二十六岁，我这会儿几乎要比你大四岁了。

下午，鲍勃的太太来找他，现在大伙觉得她是冬雪中美丽的夏桃，是初夏之晨倒入谷片中的牛奶，日历上应该用她的名字命名。

这是美国《读者文摘》上的一则故事，三十年代美国总是盛产美丽而忧伤的小镇爱情故事。

薄荷越来越相信命运了，这本《读者文摘集粹》的英汉对照本买回家快十年了，她翻过好几遍，从来没留意过这篇题目为《我永远不忘记你》的故事。真邪门了，昨天她从一大堆旧书中翻出这本，随便一翻就找到这个故事，并且一口气把它读完。

鲍勃是个早熟的男孩，他完全配得上安·泰勒小姐。这篇故事结构精巧，结尾写得棒极了，十六年的风雨一笔代过，让人感叹时光的流逝。鲍勃再回来时已经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你会从生活中得到补偿的。”安·泰勒小姐的话就在耳边，而她却孤独地躺在墓碑下面，一任鲍勃的娇妻取代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故事字里行间饱含深情，让人不由得猜想：作者是不是那个立志要当作家的鲍勃？痴情的人们总是希望小说的主人公是真的。

站在香山脚下，薄荷顾不上欣赏满山春色，一口气把这个故事灌输给表叔。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表叔问。

“三十年代的。”

“我说呢，也就是那会儿，那年头的人懂得克制，所以才有美感，但是痛苦也多。

现在龌龊了，反倒没有那种痛苦了。不过空虚也烦，有时孤独是一种

享受。”

“那太抽象了，像安·泰勒小姐那样可不是一种享受。”

表叔拿着照相机手忙脚乱的，一会儿忘了打开镜头盖，一会儿又把挎包掉在地上。

薄荷笑他，在现在这种心情下，她唯一想到的人就是他。蒙田不行，他的雄性气息叫人心慌；乔丹也不行，薄荷不想把她当成肖汉的替代品，怪了，尤其是那天晚上，乔丹真的能使她想起肖汉。从前，乔丹一提起何平，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她觉得在特定环境下女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一念之间的事。

周建军还有其他的男孩更不行，他们总是让她想到都市的快节奏、汽车尾气、塞车、哇哇乱叫的消声器和一大堆令人头疼的事情。

表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是高人，正如他随意的穿着，不会让薄荷感到雄性力量的压迫，跟他在一起特别放松。

“你以前说人得经历挫折才能深刻，那会儿我觉得笨人才那样呢，聪明人看着别人摔跟头就能琢磨出味儿来。”薄荷对表叔说，“还是你说得对，现在看什么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出来走走好多了，说来可笑，薄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体力上的消耗。翠玉似的山峰连绵起伏，满眼一片新绿，吸进鼻子里的空气夹着松树的清香，《从一而终》的构思已经在她脑子里显露出形状。

薄荷穿着一身牛仔，头发用黑丝线高高扎起一个马尾，走了这么多路，雪白的旅游鞋上竟然一尘不染，枝叶间透进的阳光在她额头上熠熠闪光。表叔帮她拿着包，他觉得薄荷自由的步伐不应受到任何约束。她处于两种状态中：要不旁若无人地只管爬山，山上冲下来一只狼也挡不住她的脚步；要不就总是说她的安·泰勒小姐，仿佛这是她心中唯一的波澜。

“你说安·泰勒小姐是不是想鲍勃才死的？”她停下来喘着气问。

“倒不一定，不过这种关系的两个人中，总是有一个最惨。”

她皱起眉头：“为什么？”

“女老师不是说小男孩会得到补偿吗？这种事都是这样，一开头难受，时间长了就淡了。卓别林说的好，‘时间是最伟大的创作者，它总能写出完美的结局。’”薄荷站在山路上摇摇头，马尾辫来回摇摆，这话听上去是对的，可她心里永远不服。一般说来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但对于特殊的感情，时间反而能加深一切。“你背上绿画夹，咱们到八大处兜风去。”薄荷发现“双清”别墅后面有一片竹林掩映的草坪，如果她和肖汉在这儿多棒啊！直到现在，她还是无法克制对他的渴望，尽管她知道那会使自己多么痛苦。

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面对那种突如其来的热力，薄荷已经摸出点门道来了，她并不过分地去压它们，而是顺着那股劲畅所欲言。

“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主要因为性？”

话一出口，她多少有点后悔，表叔不是文艺圈的，他俩从来没谈过这些深入的问题，好像往人家的清茶里倒了几滴猪油。

“不完全是，不过精神上的爱是要通过性来升华的。”

“你真行啊！”

薄荷想不到这话是表叔说的，印象中他更像个素食主义者。

表叔说话总是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他的脑子是个炼钢炉，轻易不说什么，话一出口就是经典性的。

阳光开始燥热，失去了清晨的含蓄，他的目光里却丝毫没有泄漏心中的热情，谁也想象不出他看足球时那种一泻千里的激情。

薄荷拨弄着地上的青草，隔着衣服都能闻到她身上好闻的味道，他尽量不去细想这些感觉意味着什么，可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她和别人一样有着两片红唇和青春的身体！

他只是在欣赏景色时才好顺便看看她，她的目光总是越过自己的肩膀，望着遥不可及的地方。

她爱着谁，而且很可能有什么麻烦，或者吹了，但她不甘心。

那人是谁呢？

薄荷瞧着下面的山路，不知不觉竟然爬了这么高，想起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真是不可思议，也许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偶尔她也会心有不甘，但思念总是如强劲的风冲击着心，她必须慢慢接受失去肖汉的事实。

她抬头望着山顶，试着把一棵草放进嘴里又不碰到嘴唇，仿佛在轻轻地对肖汉说：“你知道吗？这几天看见多少人哪，可我眼里一个男人也没有。”

“嗯？”表叔听了这话有点发窘。

薄荷噗味一声笑了：“当然不包括你。”

“各位来宾，下面一个游戏和罚点球差不多，由新郎当射手，新娘守门。”从曲艺团找来的主持人嗓门亮堂极了。

刘军把大伙掉掇到密云度假村来，这里的乡镇企业主老王特别热情，今天他儿子结婚，所有人都在被请之列。没想到在这僻静的地方，大厨的手艺却不潮，虾籽大乌参、油炸鲜奶、大红羔蟹、菊花龙凤羹、干贝玉兔、蚝油扒肚、油爆田螺……四大菜系不分门派，同桌亮相。

“这个游戏还要请另外三位男嘉宾参加。”

溜到餐桌下面的小孩争着摸新娘的脚，新郎已经被折腾得满脸通红，大伙兴致正浓，且饶不了他们呢。

新郎捏着巧克力，往五米之外的新娘嘴里扔，总是新娘刚张开嘴去接，巧克力就擦着她的脸蛋摔在地上，让大伙看着着急。

主持人上去拽着新郎说：“不行，新郎这射门水平跟中国队差不多，他这关没过，还得让他接连闯三关。”

他的声音像滴进油锅的水珠，餐馆里的人们全被煽动起来，仿佛重温旧梦，越折腾越高兴。

服务小姐端来一个盘子，主持人解释说这个游戏是让小孩把盘子里的糖抹在新郎脸上，由新娘帮他舔，问她甜不甜。

围在四周的男男女女瞪圆了眼睛，恨不得积极参与一下。新郎眉毛都白了，跟瞎猫似的。新娘也不再躲，索性大方地伸出舌头，大伙觉得有点不过瘾，她应该忸怩一番才好，至少脸应该红点，那样可以延缓这一过程。

秀才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婚礼，看得正起劲，不由得也伸出舌头。刘军看了，乐得肚子一颤一颤的。秀才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本能，本能。”

谁知盘子里装的不仅有糖，还有盐和白胡椒面儿，新郎和新娘对着脸啪啪地打喷嚏，皱着鼻子，伸着舌头，好像两根冒白气的热狗，苦不堪言。

不少人记下这些小节目，准备以后闹别人去。

新郎洗过脸后，主持人又把几根筷子插到啤酒瓶口，这和吃苹果差不多，换汤不换药，有人小声告诉主持人赶快把包袱都甩出来。

“各位来宾，大家酒过三巡，可我们还要歌舞升平。”

主持人让新郎站在沙发上，有人递给他一个鸡蛋，他宣布游戏规则，新娘必须把鸡蛋从新郎的裤腿塞进去，慢慢往上滚，最后从另一条裤腿里拿出来。

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盯着新娘，隐隐地希望鸡蛋摔碎。秀才的位置不好，只能看到新郎的背影，可是他怕刘军笑他，没敢动窝。

新娘照旧很大方，而且动作麻利脆快，一眨眼的工夫就越过了最危险的阶段，大伙心有不甘，希望来个镜头回放。接着是卡拉 OK 大家唱，秀才有点顾影自怜的意思，跟着小声吭唧，朱小东发现一起来的小张老师不见了，找了半天才瞧见，她由刘军的爱人陪着在对面厅里的吧台边喝饮料，当然，旁边坐着肖汉。

“别瞎琢磨了，这种女孩第一眼看不上你就没戏，赶明儿再找一个吧。”

刘军最会见人下菜碟，看准了才上，绝对能套牢，朱小东恰好相反，一猛子扎下去，捞都捞不上来。

主持人挖空心思又想出一个接力赛来，女嘉宾和男嘉宾各出五个人，女嘉宾背新郎，男嘉宾背新娘，大伙赶快搬开桌椅腾出一条跑道，看似悬殊的比赛对女方不利。一声哨响，两路人马齐头并进，女方很快落后。不过赛程过半，形势忽然发生逆转，一位男嘉宾脚底下拌蒜，把新娘摔在地上，女嘉宾趁势超出，最终居然赢得了胜利。

对面那间厅冷清多了，刘军的爱人找个借口溜了，给小张老师腾空。肖汉几乎成了品酒员，他面前放着五听不同牌子的啤酒。

北京啤酒泡沫还行，口味偏苦；燕京泡沫细腻，有股清香味；虎牌偏酸，口感柔和；蓝带泡沫多，发甜；生力啤酒有点杀口。

小张老师看着他把五听啤酒轮流倒入口中，觉得有点奇怪，这是搞什么试验呢？看上去不像借酒浇愁。他穿衣服总是那么得体，仿佛夹在人流中的王室成员。看女孩的样子更特别：蜻蜓点水，点到即止。

“你每天都喝一点吗？”

“不，今天因为不开车。”

他俩都不爱热闹，这里的气氛正适合他们，不过在肖汉身边小张老师总是心跳加速，尽管怕他，还是想和他多说几句话。

肖汉觉得小张老师侧面有点像薄荷，其实她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干什么呢？嘴里的啤酒由甜变苦、由苦变甜，泡沫舔着“他的舌尖，叫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她的眼睛、她急促的呼吸就在啤酒的泡沫里。

他怎么不说话呢？小张老师问过刘军，肖汉比她大两个月。桌上的菜没怎么动，食物失去了美味，她只想和他说话。

小张老师拉了拉领口，这几乎成了她的习惯动作，离他这么近，很难把呼吸调匀，心里的热情不顾一切地要冲出堤坝。

“你能教我开车吗？”

“以后找时间吧。”

肖汉说他要到那边看看，起身走了。这是个礼貌的借口，她应该早点撤就好了，可是……在一首慢歌的曲调里，小张老师的叹借像口香糖一般粘在肖汉的后背上。

天渐渐暗下来了，无限壮美的夕阳为万物镀上金色。正如日出和日落，女人只为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爱而感动。

薄荷每次爬香山都是从西边上，经过山脉中部的玉华山庄到鬼见愁，这回是从半山亭这段游人很少的山路上去的。山色空蒙，寒鸦万点，风忽悠悠地吹着，孤独悄悄爬上心头。这两天不知走了多少路，大运动量的消耗暂时把欲望压下去了，却无法排解越来越深的思念。

表叔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薄荷只是在他稍稍停顿的时候应一声，能清心寡欲就好了，可这只是说说而已，上午他们走进卧佛寺时，咿咿呀呀的诵经声听着难受，她看见卧佛也觉得恐惧。

傍晚，香山的翠色更浓，快爬到山顶了，夕阳在枝叶间跟随着他们，她又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山里有点凉，她把浅蓝色小碎花的丝围巾重新系好，路上经过好几处墓地，她都让表叔去看看那是谁的墓，好像对这些事特别敏感。

薄荷从来没亲眼看见过死人，衰老和死亡是抽象的概念，似乎遥不可及。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和时间斗吗？当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用百年倦眼看待一切时，什么都无所谓了，何必纷争？何以思念？

眼睛一闭，你将沉睡多少年哪！这是人一出生就面对的问题，可她从来都没认真想过，好像和自己无关似的。蒙田说如果艺术能使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感，那它就成功了。

爱，就是这种伟大的艺术，和你最爱的人在一起，你根本不会孤独无依，即使想起这些事也不会害怕，因为爱的精神代代相传，他会陪着你一次又一次的轮回转世。

你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的爱人，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死亡不过是跨过一道门槛，从此岸到彼岸，如果你仔细留意，还会和他再相聚，把爱当成一种宗教吧，有了爱你再也不惧怕任何事！

爱人和被人爱是最重要的。

夕阳隐没在松林之间，他们终于爬上山顶，眼前一片苍茫，永定河水向西面大夹谷间奔流，卢沟桥隐约搭在河上。

《从一而终》将是薄荷最好的作品，她已经预感到这一点，它们憋在胸口里，仿佛顷刻间就要爆炸出来。她隐约能看见，但它们很难，很大。

“天才都是短命的，如果我能完成这件作品就不错了。”

虽说是春天，可晚上山里还很凉，两岸的山石吸附着水库里飘上来的阵阵湿气，远处传来清冷的狗吠。

肖汉检查着他的捷达，散热器软管有点漏，威哥帮他用地带扎紧。然后他们又加了点润滑油。

“明天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回去，我现在什么也不惦记了，就想回家和老婆好好过日子。”威哥一边说，一边吐着烟圈，好像卸下一个大包袱。

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有时候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差别都很大，不过有些事是恒久不变的，比如感情。

肖汉望着宾馆里的灯火映在天上的红光，琢磨着威哥说的话，那会儿在缅甸威哥总是想家。

“要是没人对你好，挣几千万几百万有什么用埃”肖汉点点头，幽黑的山石之间亮晶晶的，仿佛镶嵌着爱人的眼睛。暮然间，心灵的闸门敞开了，热情的浪潮澎湃而来，那是他所有的青春和梦幻。

明天说什么也得给她打个电话！

好几次他都这么想，最新型的手机可以由声控拨键，而他能用目光拨

键。那会儿当他想薄荷的时候，眼睛一扫，那八个键就能舞动起来，她最懂他的心思。

一天中最难受的那几个钟头，他总是想一定得给她打个电话，可是天一亮，一切都恢复成老样子。“晚节不保”是最尴尬的，中国足球队总是吃这个亏。

这是为了他俩好；昨天电视里还在播《赵氏孤儿》，默默地走自己的路吧，时间总能安排一切。肖汉深深地吸气，点着打火机，跳闪的火焰照亮他的脸，他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这火光不只带来虚幻的美景，它在祝薄荷幸福，由衷地祝福。

20

“婚前财产登记太有必要了，中国人一听这个就吓坏了。”穿苹果绿毛衣的女孩很洋地耸了耸肩，她两个月前刚拿到绿卡。

周建军的同学过生日，请大家在国贸吃自助餐，他委婉地说明咖啡和红茶是免费的，如果要其他饮料，最好自负盈亏。

西餐厅里灯火辉煌，映射在不锈钢容器和玻璃杯上，空气里飘着花香和酒香。薄荷感觉到人们都在注意她，夹在这伙人当中，她显得特别校“你可能有点不习惯，”“苹果绿”对她说，“我们这些从外边回来的人请客都是自助餐，特别是这么多人。这样经济、卫生，还很随便。”

薄荷往盘子里夹了一块法式鹅肝酱，周建军在对面冲她微笑，应当说他很不错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是这个圈子里的佼佼者，可是他也有不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他没能分散薄荷对美食的关注。

一般说来，薄荷挺能吃，而且显不出来。不过跟肖汉在一起就面了，倒不是不好意思，说不上来那个劲儿，她看着他就高兴，再香的吃的也比不上他。

薄荷还记得那回她只喝了一点汤，好像都没怎么动筷子，傻死了！她熟练地使着刀叉，好吃的东西都尝过一遍，这回全都补上了。

“北京风沙太大，绿地少得可怜。”

有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说他已经是在加州为他和妻子买好了墓地，周围环境特别美，绿草茵茵，衬着白色的十字架，以后再不会有什么烦恼。

是啊，人们总是要安排好安身立命的所在，薄荷不是也在寻找退路吗？她一想到结婚就头疼，可是一辈子孤独地生活也挺可怕的。也许结婚以后想法就变了，对女人尤其如此，可她不敢轻易做试验，因为那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肖汉了。虽然他们一直没见面，可心还连在一起，“我想办法不忘记你。”那个叫鲍勃的小男孩曾经对女教师说。时间是最能安慰人的，它不断流逝，遗忘就像逐渐积聚的尘埃，遮盖了一切回忆和痛苦。

但愿吧，不过她不会草率结婚的，一个本该容两个人睡的床上不能有第三个人。一切顺其自然吧，不要强迫自己干什么，否则就像扎进肉里的刺，你越拔它陷得越深。

男人们讲着在外边开荤的故事，女人们也大谈性革命一次成功的经验。

女人能嫁老外，男人绝不能娶洋妞，还是在国内能找回点自信。

“婚前不把财产的事说清楚，离婚的时候就搅不清了。”“苹果绿”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别以为就男人吃亏，女人也一样。”

她怎么还没结婚就惦记着离婚呢？

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吗？薄荷夹在这伙人中忽然感到格外孤独，仿佛永远找不到归宿。

“这些人有点怪。”薄荷坐进车里时还想着那些人的脸，几乎如出一辙，一样的讲效率，一样张弛有度的笑容，概像有的时候逛商场，你分不清哪个是塑料模特儿，哪个是导购小姐。

“都挺实际的，对吗？”周建军猛地启动，车像飞一样窜了出去。“过了三十岁，又是从国外回来的，看什么事全一样，最后都是 money。”

“是吗？”

“当然，不过我们和国内那些暴发户不一样，我们有了钱知道该怎么花，不会干砸酒、烧钱的蠢事。”

周建军抽着从美国带来的阿斯特烟，他喜欢晚上兜风，偶尔在人少的路段试验一种新的转弯技术。

他说北京变化很大，刚回来时一个朋友告诉他美国有的东西这儿都有，他挖空心思想了好些，朋友都说是小菜。

“有夫妻保健品商店吗？”他觉得这回准能把朋友问祝朋友大笑，说这话时他俩的车正好停在白塔寺的“亚当夏娃”店附近。

薄荷跟着干笑，她发现如果不费劲地想点什么就得冷场，跟他玩游戏机、打保龄球还成，如果……有时候和他在一起反而挺寂寞，她能读懂他的目光，那意思是说她多少有点不解风情。《从一而终》完成一多半了，两个月以来，她每天蹲在画室里画画，有时被颜料熏得直掉眼泪，简直注意不到季节的变化，从光秃秃的树杈到浓荫密布只是一瞬间的事。

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边作画，一边浮躁地盯着窗外了。

想把《从一而终》画完全靠毅力，她推掉了一些挣钱的机会，这回豁出去了，她和自己的耐心斗，和一切徒劳的感觉斗。

画画的事总是搁在心上，把她搞得很烦，但也挺充实，为了创作的需要她天天回忆那段生活，原以为感情宣泄完了，肖汉就会从她的记忆里淡出，可那感觉就像不加花椒、大料的谭家菜，越煮越有味儿。

和周建军约会就像礼节性的会晤，这是一种心理安慰，明知道它解决不了什么，可有时也得摆着。

晚上开车漫游，心里飘过一丝虚无缥缈的惆怅，生活就是如此吗？再没有一点波澜和刺激？伸着脖颈的街灯，钢化玻璃大厦、自行车队从身边悄悄滑过，薄荷扭头一看，不知不觉他们快到海淀图书城了，天府饭店、海淀体育中心……对，是这一带，肖汉家就在附近。

薄荷几次让周建军把车停下来，有个老大爷热心地为她指路，她想站在他家楼下看看，一切太凑巧了，她总是能凭着运气靠近他。

“你要找什么人吗？”周建军问她。

“嗯，听说前边有一片废墟，我想在那儿没准能找到点感觉。”

周建军摇头笑了笑，他总是像肢解一头烤全羊似的分析她，每一个细节都不漏过，然后把前后矛盾的地方找出来，考虑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实际上，生活的最大奥秘就是你永远无法预测它，何必自寻烦恼

呢？

他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句革命年代批评人的话来形容薄荷，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昼短则夜长，昼长则夜短，追求效率就缺乏激情，薄荷担心她的创意会破坏他的井井有条。

薄荷没有注意他的表情，径自下了车，月色朦胧，整个夜晚像一部科幻片，或者是阿波罗登月。

这是一座军队大院，里边的建筑物都是三层一栋的，而且一层只有一家，楼后面的空地挨着建筑工地。薄荷从一个小孩那里打听到了他家那栋楼，这里的夜晚静悄悄，她脚底下绊了一下，是个雪碧的易拉罐。肖汉家住三层，薄荷选了一处较好的地势盯着窗户，他家的灯亮着。

这会儿他应该在家！薄荷深深地吸气，她觉得血冲上了鬓角，一股强烈的焦躁情绪袭上心头，我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能上楼去看你呢？从分开到现在，我有多少话要跟你说呀！

有个黑影在窗前晃了一下，那是他吗？她心里一紧，血液收缩得快极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混沌不清的，只有这柔和的灯光是真实存在的。他干什么呢？也许正穿着那件可爱的跨栏背心，她好像能闻见他屋里的烟味。

好吧，这回你可安静了，没人打扰你了。我要是你呀，风格已经出来了，就坡下得了，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呀！

思念像针尖一般一点一点刺着薄荷的心，从他家窗户里仿佛能放下一道梯子，她只要上去，一切又都和从前一样了。她紧紧地抓住旁边的树干，不停地用手指蹭着粗糙的树皮，抵御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渴望。

昨日重现，他们的嘴唇迅速吻合在一起，仿佛扑扑跳闪的火焰，一生何求？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感觉了。

薄荷又想起十六岁时写的那首《献给爱情》，浅黄的灯光犹如颤动的水波渐渐向她涌来，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青春和梦想都在那扇窗户里。她觉得她比从前更爱肖汉了，现在她明白为什么那会儿肖汉坚决不见她了，只要四目而视他们就会被那阵奔涌而来的浪潮冲垮。

我写那些信不是为了让你难受的，肖汉，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每一个白天，每一个黑夜！

大事上总是他拿主意，她懂得他这样做的道理，可她无法心平气和地听从他的决定。

“祝你幸福！祝你幸福！”这声音缓缓飘来，冲击着耳鼓，几乎使她失去自制力，眼泪没有在眼眶里片刻停留就像笔直的箭头冲到地上。

她做的错事够多的，可肖汉始终那么宽容，这更让她难受。她应该温柔地对待他，不该说任何刺激他的话，她伤害他就等于伤害自己。

晚风拍打着薄荷的肩头，她很长时间不再打扰肖汉了，准备等着岁月默默将头发染白。可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和她一样，肖汉不会因此摆脱痛苦。他俩的悲哀凝固在这里，外面的世界依旧精彩，太阳东升西落，婴儿的血液兴奋地流淌，工体照样会有激情一刻的射门。

她贪婪地望着肖汉家的窗户，一阵狂乱的念头使她想不顾一切地冲上楼去找他。咱们什么也别想了，能在一起就行，我都快想死你了！

她因为不顾一切的冲动说过多少蠢话呀，没有绝对的把握时，再不能伤害他了。

工地上的声音渐渐大了，照明灯的强光淹没了窗口淡淡的黄光，推上

机碾碎了薄荷的梦，她知道不能整个晚上都站在这里，好像又一次要与他诀别。

我的画快画完了，这是献给你的，你是我灵感的源泉。

她听见按喇叭的声音，那是周建军在催她。时辰已到，肖汉！

肖汉！我得走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在一起呢？

薄荷的眼睛睁得很大，把肖汉家的窗户装在里面，然后，她不得不赶紧闭上双眼，生怕它们丢失在空气中。

她听见自己沉重的脚步声，路灯下面聚了一堆蛾子，周建军把车开过来一点，车灯晃得她头晕。

“你干什么呢？站在楼下面能找到什么感觉？”

21

“想不到你抢在我前头办画展啦。”

热情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蒙田快活地蹬着平板车，蓝白条的人造棉衬衫没系扣，软乎乎的下摆随风飘荡，后背洇湿了一大片。

薄荷觉得坐平板车的感觉棒极了，她穿着白色的 D&G 圆领衫和桔红的沙滩裤，一手撑着平板车的边沿，一手扶着那堆用麻绳捆好的杰作。

她的小型画展在隆福寺旁边的当代画廊举办，为期一周。宣传费、场地费得自己掏，大部分是她挣的，家里还支援了一点，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你真行啊！”蒙田夸她，脚底下蹬得挺有劲。

“这算什么呀，我交钱了，就算什么画不摆，展厅也归我。”

“现在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作品。”

路过美术馆时，他俩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看，那是他们心中的圣殿。当代画廊和美术馆只隔了一条马路，但好像离得很远很远。

《从一而终》完成了，薄荷心里却有点失落感，创作的过程要比结果更有意思，这大概就是男女的差别。一旦停下来，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年她和肖汉看球那天，穿了一双有点小的皮鞋，大脚趾的指甲被压紫了，后来鼓起来等着一点一点脱掉，现在还剩下一点，那是往昔岁月的痕迹。

蒙田帮她布置展厅，他比自己办画展还兴奋，为了哪幅画挨着哪幅画的一点小事大伤脑筋。

“这幅是乔丹吧？”们指着一幅人体画说。

“你真行埃”

“别忘了我可是透视眼，我给你搞个心理测试吧。”他总是在聊天的时候才有灵感，“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别多想，最好是冲口而出。”

“马，白马。”

薄荷立刻想起了梦中的马。

蒙田后退几步，眯着眼睛看效果，又问：“如果有两个苹果，你喜欢外表美观的还是好吃的？只能选一个。”

“好吃的。”

“弗洛伊德的徒弟们搞的这些玩艺挺准的，好吧，待会儿我会把谜底告诉你的。”

蒙田弯下腰准备把一幅 85X101cm 的画挂到墙上，薄荷以观察模特儿的眼光瞟了他一眼，他的肤色挺健康。想到这里，她赶紧转移视线，当人们头脑走私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原始的东西，也许这人对你并没什么吸引力，不过仅此而已。如果只为了一个结果，你会大失所望的，因为那是最简单不过的生理学概念，就像当你腮帮子特酸的时候还要硬挤出一丝笑容一样没劲。

“你走进一个林子，前面是一个湖，你会干什么？”蒙田接着问。

“我试试这湖水凉不凉，如果感觉不错，我就跳下去游泳。”

“你在林子里看见一所房子，虚掩着门，你会进去吗？”

“我喊几声，如果没人答应我就进去。”

“你走出房子，看见一个骑白马的男人，他冲你招手，你会有什么反应？”

“他好看吗？”

“嗯，大概是好看的。”蒙田回过头来看她怎么回答。

“欣赏一下算啦，冲人招手的好好像不可靠。”

“后来你走了一段路又碰到一个湖，你会干什么？”

“我还是一样啊，试试水温就跳下去。”

蒙田用衣服蹭掉手上的汗，打开一罐“红牛”，喝了一口，眼前这些画让他感到惊讶，虽然笔法和用色还不太熟练，但充满了激情，甚至辨不出性别。一般来说，女孩画画下笔总是发软，没有骨架撑着，可薄荷却画出一股力量，尤其是那对天使的画，他简直有点嫉妒，因为激情是无法超越的。

“刚才问那么多事你还没解释呢。”

薄荷见蒙田一直发愣，知道他准是被那幅画迷住了，他识货，可他才不肯轻易夸奖谁呢！

“嗯，对了，先从动物说吧，”蒙田把“红牛”放在地上，甩甩耷拉到额前的头发，“你喜欢的男人像马，马在西方人眼里可是最完美的，有力量、忠诚、英凯...一旦你了解它，它就显得极通人性。”

“苹果的事我明白，一听就明戏了，好吃的代表内涵，对吗？”

“你真聪明。”

“林子里的湖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湖代表你前半生，你这人有胆量，也还谨慎。第二个湖当然就代表后半生了，你还是一如既往，到老了也不保守。你走进那所房子说明你好奇心很强，你没跟骑马的男人走说明你婚后没有外遇。”

“幸亏没说错话埃”

蒙田把所有的画都摆好了，窗外的阳光与画布上的阳光交相辉映，波光流泻，那耀眼的光芒令人目眩。他俩一语不发地盯着那些画，有什么东西从画布里飞出来，是跳动的火焰，是金灿灿的光点，它们超越了生活本身的含义，一个人竟然能把爱情不加掩饰地涂在画布上，就像雅尼一首乐曲的题目——《爱是一切》。

薄荷环顾整个展厅，她想不到把所有的画挂在一起会是这种效果。她清楚地看到这几个月她是怎么过的，从来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感觉，每一笔都记录着她的思念和伤感。

不过最后她走出来了，从那幅天使的画中就能看到一种超越的力量：两个天使在魔力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要拥吻对方，尽管他们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但你已能感受到最后一瞬间的狂喜。他们赤裸的身体袒露着无限的情欲，可清澈的眼神却是无欲无求的。那将得夷止的激情像还未离弦的箭，

你能想象出它的力量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天哪，我画不了。”好半天，蒙田才喃喃地说。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蒙田安排的，他说到对面的小饭馆随便吃点什么，薄荷一进门就看见靠窗的桌边坐着三位女士——女老板、刘小姐和王小姐，这当然不是巧合。

朋友就是笔财产哪！乔丹明天会找一批人来捧场，她还要亲自给画展写一篇评论。

小羊去加拿大之前叮嘱乔丹一定要替她给薄荷订几个花篮。

“我早说这小家伙行。”女老板还没看见薄荷的画呢。

王小姐大概又经历了不少风雨，眼睛上出了些褶，这回双眼皮倒真有点像假的。薄荷夹在他们当中，想起去年聚会时自己的快乐心境，心里涌起一丝淡淡的感慨。

天热，谁也没想吃什么，只是不断地喝饮料，大家都盼着凑一块聊聊。墙上竖着贴了一长溜儿红纸条，用毛笔把餐馆的特色菜写在上面。

软木塞儿怎么没在？

“蒙田什么时候办画展啊？”刘小姐问。

女老板不等蒙田回答就抢着说，“大姐支持你。”

“当然啦，大姐是我的启蒙老师嘛。”

“这小猴崽子，多机灵！”

大家说笑着，蒙田不失时机地建议她们这几天去看看薄荷的画展。王小姐想说点有趣的小故事调节气氛，可是软木塞儿不在，没有烘托气氛的因素。

“他要跟我离。”女老板扫了天花板一眼，觉得事情掩盖不了，还不如早点摊牌。

大家有点吃惊。也不敢多问什么，蒙田来回拍苍蝇。薄荷注意到女老板比以前还爱打扮，受挫的女人总是靠打扮来找平衡。

“那孙子放不出一二点的屁来。”女老板要了一瓶孔府家酒，“想不到他来这么一手。”

软木塞儿不想再受冷落了，他要通过这事表示点愤怒，有一回他横极了，简直就是暴力起源于家庭的最好概括。刘小姐说他只不过是吓唬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在更年期耍点脾气是男人的最后一搏，别理他，熬过这段就万事大吉了。

“看来他这回要玩真的。”

女老板心事重重地晃悠着玻璃杯，蒙田说他练童子功，滴酒不沾，只喝雪碧，女老板对他的态度不如以前那么放松了，心高气傲的女人永远需要一个三角结构：她是顶角，丈夫和她的梦想是两个底角，缺一不可，哪个撤了都会失去平衡。从前她有软木塞儿当锅底儿，可以由着性和别人调笑，现在可不行了，她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荡然无存，对蒙田更加依赖了。

薄荷喝了一口橙汁，她和周建军和平分手了，既然已经知道只是个心理安慰，何必还摆在那里呢？再下去她就应付不了啦，她无法想象那种没有梦想的日子。周建军人不错，但他俩不是一路人，他从一开始就看走眼了。

角落里有个穿黑T恤的男孩留着和肖汉相同的发式，很长时间了，肖汉依然散发魔力，相同的发式和着装都会使她心里产生一丝震动。

他怎么样了？

不知从哪天起，满大街都在放任贤齐的《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她总是在和自己演电视剧，肖汉不仅仅出现在她的梦里，他与薄荷如影随形，清晨和她一起上路，夜晚挨着她的脸颊和她相拥而眠，她把手搭在他的跨栏背心上，那是她一天中最安逸的时刻。歌里唱“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而他俩是留住你的心留不住你的人。

“一会儿咱们去隆福寺逛逛。”刘小姐望着街对面热闹的人群说。

“咳，”王小姐叹了口气，“有时候觉得买衣服根本没用，现在连一个为了他而打扮的男人都没有。”

“都说爱情是夏天里的冰淇淋，冬天里的老棉袄，我看正好相反。”

蒙田喜欢在人们情绪压抑的时候发表点高论，实际上这是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他没有机会，所以总是过客。薄荷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一对男女就像一个图形的两部分，只有正确地拼在一起才完美无暇。人们来世上走一次就是为了寻找和他相配的图形，有人一辈子找不到，有人找错了还不知道。

爱情治愈了她的浮躁，她觉得自己那点本事且练呢。一碗汤里香气四溢的是浮油，它浮在面上，但只是调味剂，海米永远沉在下面，但它才是这碗汤的精华。

王小姐和刘小姐去逛隆福寺了，走的时候还在谈论泰森和霍利菲尔德，蒙田陪着女老板聊天，薄荷一个人回展厅看看。窗外市声盈身，火辣辣的阳光烤着窗棂，薄荷踮起脚尖轻轻走在瓷砖地上。

阳光使画框镀上金边，薄荷的画就是她的日记，她奇怪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简直要从画布里冲出来。她觉得自己正站在冒着白气的莲蓬头下，恰到好处的水珠像肖汉的手抚摸着她。

明天她父母也来看画展，他们总是对她那么宽容，仅仅一点成绩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

她要继续求学，已经定好了，学心理学。好多人以为她头脑发昏，她觉得很有必要，换一个角度能攀上更高的台阶。国外有很多人选择生命中的某个重要时期，从事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第二职业，在第二春中挖掘出个人的最大潜力。

当她环顾四周时，目光总是会落在那对天使身上。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展厅里，她可以毫无顾忌地想他。是的，他需要时间，时间可以滤掉那层冲动，将爱情化作恬静温馨的清泉，她要耐心地等待如沐甘霖的一刻。

薄荷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简单——追求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没得到也不会后悔。

你去买彩票，招揽生意的人花言巧语让你觉得今天肯定运气好。于是你动了发财的念头，买到手却发现什么奖也没中。你的目的不是买一张彩票，而是想发财。那种感觉既失望又生气，大呼上当，而当你去买一张报纸，你清楚自己的目的，也知道自己将得到什么。

看完报纸后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买一张报纸。

“换换环境对你有好处，你会找到新的爱人。”

他耳语般的声音擦着她的脸颊悄然掉在地板上。薄荷把自己想象成肖汉，月光伴着捷达，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把嘴唇凑上来……天使从画布里飞出来，满屋飘着松节油的香，房顶仿佛被掀开了，金

灿灿的阳光冲进来，她听到天使拍打翅膀的声音和他俩的悄悄话：“你的劲儿真大。”

“我能把你胳膊掰折了。”

